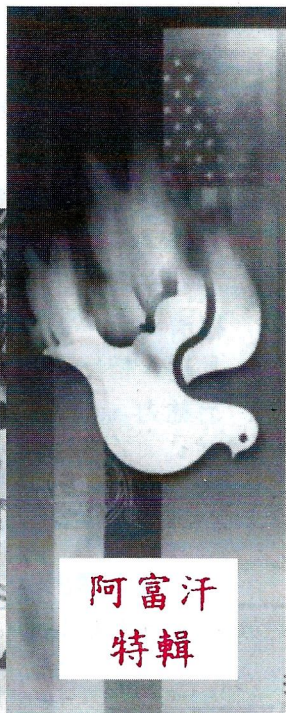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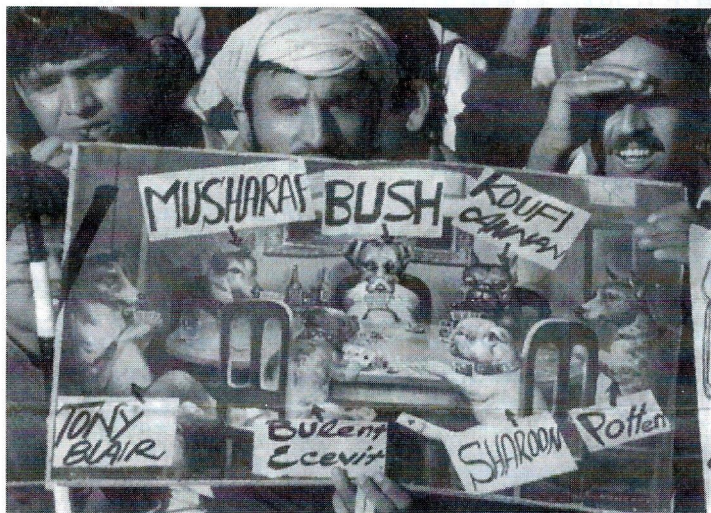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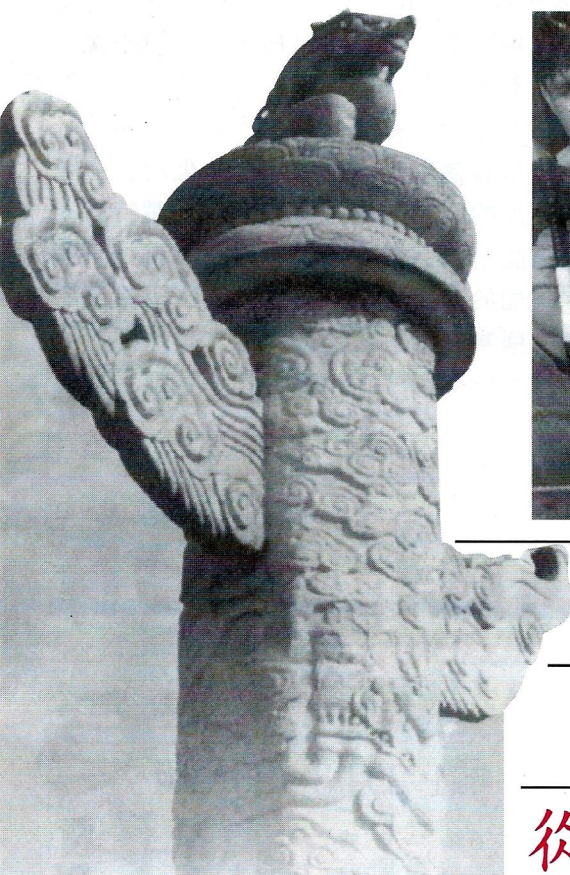


再論中國加入世貿的利與弊



阿富汗
特輯

從董建華的競選工程談起

紓解民困 港府責無旁貸

從三份文件看中共內外交困

美帝侵略阿富汗特輯 恐慌籠罩世界經濟

巴西工人黨勝利 菲律賓局勢及其前景

以色列要摧毀巴勒斯坦經濟

資本主義與社會需要對立 歐盟擴展東歐

台灣立委選舉結果的意義和影響

從董建華的競選工程談起

仲明

2001年12月13日，董建華正式宣佈競選連任，角逐第二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一職。

翌日，多份報章重點報道由多間香港大專院校學者主持的「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的一項「民望調查」結果。被訪者中有56%反對董建華連任，情況與過去半年來的同類調查結果差不多。

有趣的是，反對董連任的原因，大部份都不屬於經濟問題。這一項發現，與坊間流行的說法可謂大異其趣。相反，董建華民望低落的原因則包括：個人政治魅力、政治思維、政治保守、偏向商界利益等因素。

制度性暴力

負責選出第二屆特首的選舉委員會補選，整體投票率只有約19%，創特區成立以來歷次選舉的新低。

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居然厚顏無恥地在結果公佈後說，「常說要多些民主、多些自由」的界別專業人士，應該多反省」云云。

這種掩耳盜鈴的說法，實質上是胡說八道。

在眾人明知特首選舉只是一場戲，所謂的「選舉」根本就是一場鬧劇。不參與這種遊戲，實不足為怪。在沒有全民普選為基礎的選舉中，根本談不上民主。香港只是彈丸之地，教育程度又不低，民眾的社會參與應該至少享有選舉政府權利才是。但現在，正由於基本法施加的限制，港人不單不能普選特首、就連立法會也未能全面直選。這種種限制，就如一個外在的制度，強加於市民的頭上，無論港人喜歡或不喜歡，都要在這種制度下被人強行剝奪其政治權利。

這不是制度性的暴力？還可以怎樣描述這種政治制度的怪胎？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28卷 第4期 (總第207期)

2001年12月31日出版

出版人：十月書屋

編輯：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督印人：陳昌

地址：九龍觀塘敬業街65號敬運工業大廈14樓N座

電話：9846 3428

傳真：2346 5268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郵地址：october_review@yahoo.com

Address：G.P.O.BOX 10144, HONG KONG

Tel.No.：(852) 9846 3428 Fax：(852)2346 5268

E-mail Address：october_review@yahoo.com

承印：藍馬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鰂魚涌華蘭路十四號

益新工業大廈16字樓C座

電話：2563 1068

定閱：(本地) 每年港幣八十元

(外地) 平郵：每年US\$15

空郵：亞洲US\$18

其他US\$22

Subscription Rates:

Hong Kong: HKD\$80 per year

Overseas Surface Mail: US\$15 per year

Air Mail (Asia): US\$18 per year

Air Mail (Others): US\$22 per year

【十月評論內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孫明揚的「正氣」，實質是狐假虎威，是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幫兇。真不知道他心目中的「自由、民主」是些怎麼樣的東西。

萬惡之源——基本法

香港當前的民主進程，又或者可以說是無甚進展，源自基本法有關政治制度的規定。表面上看，中央政府曾經三令五申，要恪守基本法中有關一國兩制的設想，其主張之極端，見諸於甚至連港區人大代表也要迴避特區施政的問題。而另一方面，香港特區政府亦不單不敢違反基本法的條文，更甚者，董建華及其班子更是唯馬首是瞻，向北京交心惟恐不及。按這種情況，基本法中有關香港政制在未來的發展，大抵已成定局。

基本法第45條規定，特首可經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政府任命。最終目標是由一提名委員會提名後經民選產生。但基本法中沒有規定何時才生效。

另外，基本法附件一規定，特首由選舉委員會選出，委員共800人，當中包括指定界別的代表。直至2007年都是如此。

這就是多年來被批評為小圈子選舉的模式。既由800人選出，其他6百多萬人就被排拒於門外，無權決定行政長官由誰出任。

正因如此，近月來，當董建華宣佈參選後，有團體邀請他出席論壇，他都三番四次拒絕。理由是他會辦一個800人的選舉論壇云云。

相信連小學生也明白，800名學生站在操場聽校長宣佈或訓話還可以。要求800名有頭有面的權貴在數小時的論壇中提問及討論未來的行政長官的施政，則似是天方夜譚了。

董建華及他的選舉班子充分顯露了他們的態度。不是他直接的選民，就休想在他的面前出現，更遑論提問、質詢、挑戰他的施政？

他心裡知道市民沒有權利選他，所以擺出一副無須向市民大眾負責的嘴臉。雖然，他口中念念有詞，說是服務大家。但觀其行，大家心裡明白這些都是鬼話連篇而已。

一個連人性化也欠奉的政府

自許為建港者的民建聯主席曾鈺成，在《明報》撰文為董建華護短，題為《教育不可能是「反董」議題》，行文中批評反董連任大聯盟搞教育論壇來反董是非理性的討論。並引述董的施政報告內有關經費大幅增加來說明董建華對教育的重視。最後，他更上綱

上線，提問「教協反董，符合教師意願？」明顯是借題發揮而已。

但只要人們比對一下，在居港權爭議中不能入讀本地學校的無證兒童的遭遇。再看看陳日君主教明言不惜公民抗命也要收錄這些學生。人們不禁要問，除了保安局長劉淑儀對學校要拉要鎖的恐嚇外，董建華有沒有說過一句話？小孩子的教育是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董建華連站出來哼一聲也沒有。這就是曾鈺成心目中的對教育的重視嗎？

在教育問題上，有一個普及和分殊的觀點。倘若董建華對教育的重視算作惠及我們下一代的話，那群不幸的兒童也可以、而且應該得到分殊的對待才是。萬一法例不容在正規學校上課，為什麼不可以透過辦學團體、社會服務機構等辦一些學習班、文化班、外語班等，令這群兒童不致於完全失學？

曾鈺成曾是教師、校長，難道連這些也不懂嗎？筆者看倒不是。他甘心為董建華的專制政權當遮羞布而已。

未幾，董建華再在港大九十周年校慶的晚宴上高談闊論其「新精英」主義的論點。再一次引來連篇不絕的評論，各方不斷猜測董建華所指何事。但無論新或舊的精英指的是什麼，董建華商人出身，他這一次卻用另一個極端來分殊，精英就是精英，完全沒有普及的意義。

他一方面對不幸的居港權訴訟中的兒童不說一句話；但又要大搞他的「新精英」。事情不是大白於天下嗎？他根本就從來脫離群眾，他的說話和行徑，與「何不食肉糜」有異曲同工之妙。

當陳主教說不惜要公民抗命時，突顯了董建華連施行一個人性化的政府也沒有能力。

當董建華連一聲也不哼的時候，人們有理由相信特區政府不單不是為市民政府，而且更是連人性化也欠奉的政府。

筆者斷言：教育絕對是「反董」的議題。

當董建華年前還在大言不慚地說要將香港建成十多個世界第一流的城市的時候，比對一下目下的情況，人們只能看到，董建華連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的教育也不照顧，滿口胡言亂語的「新精英」主義，不禁令人汗顏，到底香港在董建華及其行政領導班子管治下，還有沒有人性化的一面？

是「非殖民地化」的過程嗎？

95年2月的《財富》刊登了一篇引起爭議的文章，題為「香港已死」。當中的說法有很多由反共觀

點引伸起來的錯漏。筆者反覺得有趣的一點是說：「香港已淪為北京的殖民地。」

香港在一些地方的確出現了「非殖民地化」的情況，主要體現在教學語文的政策。母語教學得以實施，是其他各地非殖民地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另外，不斷流傳的什麼董建華與政府高層官員不協調的說法，也視之為非殖民地化必經的陣痛。甚至節日假期的更替調整、英國國教再不受重視等等也是這過程的一種反映。

但是，筆者要特別指出，倘若上述的所謂抵制「殖民地心態」的措施，是建基在消除貧窮、體現社會權力和資源更平等分配的話，「非殖民地化」的過程才算是真正開展。

現實上，回歸至今，董建華的施政是這樣子嗎？

人們只見特區政府的施政左右搖擺。既有全面推行母語教育在前，但不久又有英語教學的中學，至最近，再有語焉不詳且遺害可能甚大的「新精英主義」。倘若特區政府的教育改革是「非殖民地化」的一步，那麼，舊政權的精英要去，新的精英又從何而來呢？可能，董建華的一句口頭禪提供了一些線索。他常常請客人、記者等多到祖國了解。或許，他心目中的治港良才可在此中尋？

至於社會狀況方面，全球性經濟、特別是亞洲的經濟衰退雖然是時局的大背景，但特區政府做了些什麼呢？倘若殖民地時代長期存在社會不公平、不公義，而新政權要著手處理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相信普羅大眾是會歡迎的。不過，從八萬五房屋政策出籠，到八萬五沒有了，再到連串托市的措施開動，橫看豎看都不似是更公平的財富、資源再分配。同時，特區政府的勞工政策、處理失業問題的政策、以至政府牽頭的外判工作、私營化和瘦身計劃等等均加劇貧富懸殊的情況。不單沒有什麼措施幫助貧困失業的市民，反而向打工一族步步進迫。特區政府近年的施政絕對沒有朝向改變殖民地時代長久存在的社會不公、資源分配不均的方向。相反，特區政府著意要保護的是金融、銀行、地產等界別的利益，置低下層市民於水深火熱而不顧。

筆者無意在此認定董建華背後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議程。作為一個大資本家、自稱以儒家思想治港的思想來說，董建華試圖與殖民地時代的東西保持距離，是一個政治上的取態，歸根到底是一個向誰人效忠的問題。

他向一個號稱「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效忠，少不免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搞了點貌似「進步」的新意

思。但可惜，他的行政主導思想完全是奴才的表現，壓根兒沒有市民大眾參與的份兒；既沒有社會動員，也沒有推進政治發展，讓普羅大眾有發言權。結果，香港現時的局面是政府干預大大增加，民間的普遍看法是，特區政府無論從憲政到柴米油鹽都與市民對著幹。特區政府、特別是董建華的民望又焉能不跌至谷底？脫離群眾的政權又怎會有好下場？董建華現時唯一的政治資本就只有中央政府撐腰而已。

另一方面，中共今天已是一個以「三個代表」為建黨理論之一的政黨，連資本家也可以入黨，實際上已叛離了自稱的工人階級政黨。再加上入世過程中向市場進一步開放，不難見到中共與工人階級的利益已是愈行愈遠。董建華所代表的華洋資本家利益所得到的禮遇，自是更上一層樓，不可同日而語。因此，特區未來數年的施政，只會更進一步向民族資本家、跨國公司傾斜，普羅大眾的生活難望有改善的機會。

香港往何處去？

今天，在董建華宣佈競選連任的時候，香港的悲哀，主要倒不是經濟衰退引發的問題。人們只要想一想，特區政府坐擁數千億儲備，只要適度擴大公共建設，提供社會急需的服務，如興建公屋、醫院、學校、環保設施，增加社會服務設施、安老院、托兒所等等，都可以創造大量職位，濟市民之急，改善市民的生活水平。為什麼董建華的政府不這樣做？非不能也，實不為也。對於資本家及其代理人來說，此時正是裁員、減薪、加工時、兼職化、扣福利的大好時機。他們又怎樣會放過這樣的機遇？

今天，香港落得如此田地，正好由董建華的競選工程所顯露的一樣，他連政綱也不用、亦不會向市民公佈，有的就只是選舉宣言中的幾項關注事項而已。

悲哀的是，市民面對著這樣的一個窩囊廢、連自己要施什麼政也不用說的現任行政長官兼候選人，莫奈他何！先有國家領導人的欽點，後有資本家的聯手支持相「挺」，結果應該是，董建華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不用選也已當選！

當前，橫擺在市民面前的，是官商聯手步步向市民進迫，這正是董建華競選的真實內容。他背後代表的正是華洋資本家的利益，還有，那個早已背叛工農群眾的中共官僚制度。

香港市民應該堅決反對官商聯手的進迫，不單保衛自己生活的權利，而且更應反對基本法施加的限制，爭取由市民全面普選的政府。

反對小圈子跟指定推選， 爭取一人一票普選特首！

振言

假民主的把戲

香港第二屆行政長官「選舉」開鑼報名後，多日來只得董特首一人出場，看來不會有人願意出頭點綴場面，陪他競逐。這是由於中聯辦主任姜恩柱首先公開挺董，再由國家主席表態支持董連任，人選已由中央欽點好了。

中央這次預先公開表態，是對特區事務的干涉。這樣的毫無顧忌，全不掩飾，是否反映他們對推選董連任不夠信心，恐怕臨時殺出黑馬，橫生枝節？這至少是想為董造勢拉票，以最高票當選，「證明」欽點有理。

但這樣一來，將會阻嚇其他原本有意陪跑者卻步，也剝奪了市民聽取各參選者辯論不同施政主張而可能有點選擇的機會，從而造成一人唱獨腳戲，「自動當選連任」。

實際上，即使中央不這樣自我暴露，由800名選委推選特首的規定，就已經事先為中央屬意的人選「度身製造」了工具和保證。這個選委會的大多數，都是社會上層名流、富商鉅子或其代表，與董特首的大資本家背景和 political 取向相同，利益相投；加上一向唯北京馬首是瞻的政治人物，便構成很大的多數，不會違反北京發來的意旨。難怪人大常委曾憲梓揚言，董特首將可得到800票中的700票支持。這又一次表明：這樣的小圈子推選是一種假民主鬧劇！

在北京表態後，香港的捧場、跟風人物，便大舉出動造勢挺董。

民意的某種反映

但這種造勢並沒有掩蔽董建華民望下跌、對他的不滿上升、反對他連任的人數增加等事實。這些，從以下的幾個民意調查訪問結果可得到部份的反映：

1. 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在11月以電話成功訪問了759位成年人，結果發現被訪者有56%反對董連任，與半年前所作的調查比較，上升了12%；支持的只有16%，減少了6%；對董不滿意、非常不滿意的有75%，上升了18%，滿意、非常滿意的有25%，下跌了11%。他們反對董連任的原因，絕大多數認為他欠缺領導才能、政治上

較為保守，以及過去政績不佳（見12月13日《成報》報道）。

2.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民意調查，在11月以電話訪問了1千名成年市民，結果顯示對董的支持度不合格，只得49.7分，雖比上月微升了0.4分，但比4月間的調查下跌了5.7分（《東方日報》12月12日報道）。

3. 《星島日報》在12月11日委託進行的民調顯示，受電話訪問的408位夾心階層人士，不支持董連任的有51%，支持的有34%，無意見的有15%；而對董的平均得分則為4.7，也不合格（見12月14日該報）。

但是，由特首特別顧問葉國華主理的香港政策研究所的香港政治信心指標調查，在12月上旬訪問了819人，發現對特首表現的指標，由上月的79.3點，攀升至89.9點（但也只到所規定最高指數200點的45%），很短期內上升了13%。而中大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劉兆佳認為，短期內的「民望上升幅度不會太明顯」的（同上12日《東方日報》。）有立法會議員懷疑，後一調查的短期民望急升，是為董連任造勢。

承認過去施政有失誤

董建華在參選連任演說中首次承認：「我清楚知道（工作）有不足之處。例如，在政策的落實方面，確實存在問題；在推動改革方面，沒有充分評估社會的承受能力和平衡各方利益，以及未能妥善地安排各項改革的優先次序；在掌握民意民情方面，仍然需要做得更加細緻。」但即使是這樣輕描淡寫、修詞溫和婉轉的說法，也不僅僅是指工作上不足，而且是失誤的問題了。但他對自己過去聽取民意「不足」的「反省」，卻在幾天後多次無理拒絕出席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辦的論壇的邀請所揭破：原來仍舊是不願聽不同的民意的！

儘管江澤民在表示支持董連任時，要為董辯護，說「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任何人都不可以保證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對的」（12月15日《明報》報道）。這等於是說，董特首也有不對的地方。也正因為如此，北京領導層要被迫提早公開挺董，以圖有助於提高他的民望。

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在大力挺董時，企圖不點名地

暗指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爲首的前朝過渡來的高官末和董特首合作，成爲4年來施政的障礙，爲董開脫4年多來施政上缺失的責任，將之推卸在董領導下的港府高層官員身上，這是轉移目標爲董「抬轎」而蓄意誤導市民的做法；但無意中也承認了：這幾年來特首施政中有嚴重的缺點以至錯誤。

以上這些引述都或多或少地印證了民間對董的批評是有事實根據的，不少民意調查（例如前面所引的一些報章報道）對董民望和支持（包括對他參選連任的支持）比率低，也是真實地反映了現時的民意的。

爭取回自己應有的權利！

本來，香港行政長官人選的好壞、合適與否、有無能力擔任，直接關係到全港市民的切身利益，關係到香港社會的各方面發展前途，必須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直接民主選出，才是真正能代表絕大多數民意、確保能爲後者和香港社會利益服務的。但香港的特首產生卻與此背道而馳！

今天世界的大潮流已是民主自由逐漸取代著過去那樣的個人專制獨裁。試看現時各國還有多少個專制暴君仍在獨裁統治？有多少國家、地區的人民已能運用其選舉、被選、言論、出版等基本民主自由權利？這是有目共睹的。

就以華人社會的台灣來說，那裡的人民經過長期的奮力爭取後，早已基本上能夠運用上述這些權利，自由地選出他們的各級和台灣最高權力的領導人，表明中國人也是有能力這樣爭取到的。在香港，市民經過努力爭取後，雖然能夠選出一部份的立法會和區議會議員，但對於握有全港最高實權的領導人，卻不能由全體市民民主選出；他們這種應有權利，卻爲特意安排的選委會所奪去。這是香港走向民主化進程中的重大缺憾、恥辱和障礙，必須全港市民努力奪回這項權利權力，消除這個缺憾和障礙，爭取到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特首和全體立法會議員。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再接再厲，這個目標是一定可爭取到實現的。

2001年12月26日

紓解嚴重民困 港府責無旁貸 微波

當局帶頭推動失業潮

香港的民眾困苦，半年來已越來越非常嚴重。港府與大機構對此實在責無旁貸。

爲了加緊推行「瘦身」，財政司司長宣佈今年度的財政赤字可能高達600億元。依照過去的「例牌」做法，當局每次在制定新財政預算時，總是大大地低估收入、高估開支及赤字，以打響他們的如意算盤，但結果卻總是證明財赤是被大大高估的。這次的估計也難以令人相信。

但高官們卻以這類的手法，製造政府各部門必須「資源增值」、「瘦身」的「理由」。當局在半年前又呼籲私人機構「瘦身」，由此掀起洶湧不停的裁員潮。

藉口要「資源增值」，港府各機構首先紛紛帶頭變相地裁員和減薪或凍薪，不少部門實行工作外判（今後將會普遍推行），以便使原有大批僱員離職而失業（例如財政司指令建築署在未來5年把9成工作外判予私人機構，3年內削減3成人手。連培育爲人師表的教育學院，也推出了強制退休計劃，粗暴地「送走」30多名講師，

迫得他們要起來抗議，向社會提出控訴。

香港是百分百的資本主義制度，資本家唯利是圖，只謀求追逐最大的利潤。因此，在「9.11」後，經濟不景嚴重惡化，他們更加要跟隨政府，爭先恐後地對職工實行裁員減薪。壞消息幾乎無日無之，連年年賺大錢的大機構也爭相效法。即使是港府公佈的保守數字（它們總是比民間團體和工會等的調查所得低很多的），也一連5個月逐月上升，最新的是9至11月的失業率達5.8%，失業大軍增到20.5萬人，各行各業職工的失業率都在上升，而且有6成以上失業者失業超過6個月，意味再找到工作的機會更微；半失業的比率也從2.6%升到2.9%，就業不足的人口接近10萬人。當局更明言以後的失業率還會繼續上升，從而再創歷史高峰。

加劇社會兩極分化

港府高官一方面大呼人人要同舟共濟，共渡時艱，勒緊褲頭忍受困苦；但另一方面，自己卻一直享有豐厚的薪津福利待遇。特別是，在當局管轄下的公營機構，其高層人物的薪酬更爲奇高，遠比其他發達國家的同類高

層為高，以致激發市民普遍不滿，要求大幅予以減低。例如，現時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年薪為900-950萬元（比美國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高出6倍），每年還要加薪平均6.7%，這種待遇是由港府財政司決定的；九廣鐵路楊啓彥去年為600-650萬元（比英國鐵路主席及行政總裁高出1倍）；房屋協會執行總幹事500萬元；機場管理局行政總監350-400萬元（比英國民航局主席高出4倍），強積金管理局行政總監426萬元。他們從公帑取得的收入，比諸香港基層公務員的平均年薪，更高出幾十倍。人們的「理由」是要向私營機構高層看齊。這種懸殊情況，確是令人無法接受的。實行這樣的薪酬制度，也是政府及公營機構開支龐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年前市民要求高官應該減薪，高官的回應初時是拒絕，後來在壓力下轉移矛頭，提出要檢討整個薪酬制度，意圖把中、低級公務員的薪酬也「一視同仁」地加以調低，這種手法是可鄙的。應該大減薪酬的是高層人員，而不應是中下層人員。

香港特區政府在回歸後實行的偏重資產階級利益、輕視低下階層權益的政策措施，大大增加了貧窮家庭的數目，他們收入不敷支出，很多家庭都跌進赤貧戶之列。大半年來申請綜援及失業救助人數逐月飆升，說明這個趨勢的急速發展。

這種發展又更加使香港的貧富懸殊日益惡化，估計未來幾年仍會繼續惡化。據民協11月中公佈的調查發現，逾8成被訪市民認為，本港的貧富懸殊問題已達到嚴重或非常嚴重的境地。據統計署資料顯示，目前反映本港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高達0.525，與世界銀行公佈的各區域系數相比較，本應是中度發展地區的香港，卻相當於低度發展國家的水平（如馬里和尼日利亞分別是0.505和0.506（見11月16日《蘋果日報》載）。而系數越高，表示貧富懸殊越大，也顯示大多數人民的貧困越嚴重，民間怨憤越深。

一方面，是受薪勞動者工作權利在裁員減薪大浪潮下得不到法律保障，最多只得到數額有限的補償，卻很可能長期陷於失業中；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卻盡力維護資產階級大財團集團的利益，有特設的法律條例週全地保障其利益。比如一些壟斷性公用事業可獲得13.5%利潤率的法例，便是顯例。儘管香港電燈公司去年獲利40億港元，但它利用當局的法例，隨意擴充設備，不必要地造成電力大量過剩，以製造未達到合法利潤率的藉口，實行再加電費。而港府則以協議規定為「理由」，任聽它在現時的民生十分困苦時期，電費不但不減，反而任加無阻。這是港府維護大集團利益的最新事例。

壓搾弱勢社群

在政府的美麗「資源增值」藉口下，對於社會福利的一些開支也巧立名目予以緊縮。例如要福利機構被迫接受一筆過撥款制度，致使有關機構也要緊縮人手，員工的工作量及壓力大增，工傷數字由98年6百多宗倍增至去年的千多宗。而社福機構為了節省資源，以及累積較多資源，出現阻攔員工報工傷或不承認是工傷的情況，使員工健康受損。（見12月27日《成報》報道）

不少政府機構又繼續推出它們的增加民困的措施。例如，房委會雖然經過多年大力壓搾窮人脂膏而累積著數百億元財政盈餘，最近仍推出新的辦法，建議收緊公屋及居屋申請資格，把入息限額下調17%，使1萬個輪候冊上的家庭會被剝奪資格，每月要花5千元以上租住私樓，從而令許多低下層市民更加貧窮化；而這樣調低入息限額，又可增加富戶數目，製造加租的口實。同時，房屋局又迫令房屋協會在1年內兩次調低公屋入息限額1至2成，以拉近後者與房委會所定限額的差距，藉此剝奪低下層市民住屋的需要，更為未來減建公屋鋪路。因此，引起多個基層團體的聯合譴責、強烈反對。

近幾年來，絕大部份消費物價指數都向下調，如食品、住屋、衣履、耐用物品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減低；但公用事業如水、電、燃氣、交通等費用卻仍在持續上升，表明後者為了繼續獲取厚利，竟不顧市民大眾的困苦加深。這迫使立法會8個政黨於11月中聯合通過動議，要求政府爭取公用事業減價，以及政府減低水費和排污費，以紓解民困（職工盟更提出加入學費、醫療、牌照等政府收費，但未被列入）。可是，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對此的回應卻使各黨派大為失望，他的新聞秘書又表示，希望大眾明白政府目前面臨很大的財政壓力，在作出任何決定時，都要平衡各界的利益。即是說，要照顧政府和公用事業財團的利益。這是政府只顧財團、不管民眾疾苦的不負責任又一表現。

更有諷刺意味的是：剛剛在8大黨通過上述動議之後幾日，港府的郵政署長陸炳泉仍然公開重申：該署會按計劃於明年4月增加本地郵費，以此姿態同他們對著幹。

香港政府的上述許多錯誤政策措施，既然大大加劇了民間的困苦，就更加有責任立即改變它們，而採取紓解民困、保障廣大市民權益的有效政策措施，動用大量財政盈餘去援助他們度過當前困難、幫助失業者重獲工作；同時，應該對獲得巨額利潤的公司和高收入者徵收累進稅，以彌補財政開支。

2001年12月28日

台灣立委選舉結果的意義和影響

軍行

12月1日，台灣舉行立委、縣市長選舉，台灣人民可以自由地投參選者的票，比之大陸同胞半個世紀以來被剝奪了這種選舉權、被選舉權，是很大的進步。但這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參選政黨如果財雄勢大，花得起浩大的競選費用（包括請客、送禮甚至買票等等），動員得了龐大的人力助選，那就會勝券大增；反之，工人、農民等勞苦大眾，缺乏了這些條件，又無有力的組織，便會無法參選，更難以獲勝。因此，多年來每次台灣的選舉，只見到傳媒報道各大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政黨在角逐、決勝，卻不見有報道代表工、農大眾利益的政治組織參選消息。

這次的選舉也是如此。選舉結果，是幾個台灣黨派的席位重新此消彼長，這種變化將對今後的台灣政局產生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給人以又一次的啓示，因此，值得加以關注和評析。

選舉的重大結果

一是民進黨躍升為立法院內的第一大黨，從原有的67議席增加到87席，高於其他政黨（雖然在縣、市長方面從原有的12人縮減為9人，但其影響仍比不上立委增加的重要）。這是民進黨繼去年從國民黨手中奪得總統職位而執政之後的又一次大勝，使它能在立法院內握有組閣權；如果它加上「台灣團結聯盟」所得的13席（原為1席），並拉攏到新一屆國民黨本土籍和其他無黨籍立委的10多席，便可構成立院的多數，掌握到台灣的行政、立法權力，不再像1年半來時常受制於立院內國民黨佔多數的阻撓。由此可見這次勝利對民進黨的重要意義。雖然，在民進黨近年執政期間，台灣經濟大幅下滑，失業人數飆升，民間怨氣大增，這本來很不利於民進黨的；陳水扁在選前提出組成「國家安定聯盟」，就是反映民眾要求安定的情緒和壓力；他又在人民壓力下把「戒急用忍」政策鬆綁，進一步容許台商大量到大陸投資，同時避提「台獨」的問題，而改提「台灣人支持台灣人」的口號，再配合上它的較強大組織、動員力量和競選策

略，等等，都可增加投民進黨的選票。

二是國民黨輸得慘重，從原有立委的108席跌至68席，比它在選前預估可獲90席低得更多（儘管它在縣、市長方面增加了1人而與民進黨相同），結束了它50年來控制台灣立法院的不光彩歷史。這樣慘敗的原因是：它從大陸入台，壟斷了統治權力，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長期欺壓台人，榨取台灣的民脂民膏，加劇了台灣籍與外省籍人民之間的敵視、對立；它近年來不斷在立法院內幾乎事事都反對民進黨，加劇了台灣政、經局面的困擾不安；而且在這次選舉前全力攻擊陳水扁及民進黨，進行黨爭政治，引致許多選民的反感，更增加了陳水扁競選策略的效應。特別是國民黨內部的連續大分裂：宋楚瑜的退黨另組親民黨，李登輝被它撤銷黨籍而另組「台聯」，都大大削弱了國民黨的原有力量，拉去了大量的高層人物、黨員幹部和票源。這樣的內外交困，更使它在選戰中的得票率不斷大幅下落，成為這次的大輸家。在選後，它更會面臨繼續分裂、不少立委退黨的威脅，可能日漸成為次要的政治勢力。

三是宋楚瑜領導的親民黨成為大贏家，從原來的19席立委激增到46席，縣、市長也新增了2人，在立法院內處舉足輕重的地位。宋楚瑜以他任省長的「政績」本錢，運用的競選策略不同於國民黨的傾力從事「口水戰」，而強調台灣的經濟發展、政治安定，他標榜親民黨要成為忠誠的在野黨，秉持中道思維、專業問政與理性制衡，以這種策略爭取民心，更能爭得國民黨的票源，親民黨的當選立委也大都是前國民黨的要員，使國民黨大大分化（但宋楚瑜本人在競選立委席位中卻落敗）。

四是「台聯」的崛起。如前面所述的，李登輝被國民黨撤銷黨籍後，即策劃組織「台灣團結聯盟」參選，這個黨的《兩岸政策綱領》宣稱：「台海兩岸關係的現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並存於世界」〔這是「兩國論」的變相說法——引者〕。「現狀如有任何改變，必須……透過公正、公平、公開之

投票程序，經由『中華民國』人民共同決定」；同時主張「發展兩岸關係，應該遵循『台灣優先』的原則」（以上引文引自《文匯報》8月5日嚴峻的《「台聯」的「台獨」本質》一文）。在選後，李登輝又發起成立「群策會」，先後兩個組織的目的之一是分化國民黨，拉攏後者的高層人物。在群策會成立酒會上，國民黨副主席蕭萬長、王金平不理連戰的反對，竟也出席了酒會，似乎預示出國民黨可能再有分裂的跡象。

五是新黨敗得最慘，它從原有的8席劇跌到只得1席（雖然新增了金門縣長一席）。它一向明白主張兩岸統一，與北京關係密切而良好。它這次慘敗，反映出台選民對它這項主張的排拒和疏遠。台灣不少論者都預測新黨會日趨「泡沫化」。

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從上述的選舉結果可以看出，台灣民眾的本土化意識和訴求正日益增長，加上「去中國化」的煽動，因此，對來自大陸的「外省籍」國民黨和主張統一的新黨的支持大幅下跌，對民進黨的支持則不因其年半以來台經濟惡化而減退，反而選上它成為立院第一大黨。

根據上述的客觀事實表現，很多海外輿論和評論家都已指出：這次台灣選舉結果反映的是本土化、台獨勢力上升，這一點台灣在野黨也都承認。但與此看法相反的是：中國國務院台辦發言人張銘清，在選後第4天的新聞發佈會上，「多次被問到如何解讀主張統一的國民黨和新黨慘敗，而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加上台灣團結聯盟的立法院席位破百。他堅持表示，這並不能代表台獨勢力的上漲、支持台獨的民意上升。……這次選舉結果也證明台灣的主流民意是在發展兩岸關係，反對台獨。」（12月6日《明報》專訊）他的答覆完全不能解答上述記者的多次提問，表明他只是閉著眼睛不看事實，只是一廂情願地自說自話，重彈黨八股舊調。

北京當局似乎吸收了去年總統選舉時的如下教訓：在選舉時及選前以軍事威脅企圖阻嚇台灣選民不投民進黨票，結果卻適得其反，幫助了陳水扁勝選。因而在這次選舉前保持靜觀其變的態度。但儘管這樣，仍不能阻止台灣人民本土化意識的上漲、民進黨

的繼續獲勝。其中原因之一，很可能與北京官員不久之前對台北赴上海人員諸多打壓有關。

上月在上海舉行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台灣派李元簇參加，但遭北京以他是「前副總統」而非經貿官員為「理由」，不許他出席（但11月28日《文匯報》報道「有1千位政商界高層人士參與」，證明也有政界人士出席，北京的「理由」是難以成立的）；雖然獲准參加的台灣代表團，又遭京官禁止發言。結果他們都離開大陸而返回台灣，使台灣代表席位空懸。此外，台灣記者在記者會上向中國外長唐家璇提問時，後者以她用中共而不用中國名字，借題發揮、小題大做地斥責了一番。這幾件事都顯出北京高層對台灣的歧視、打壓，盛氣凌人，在許多台灣人民心目中難免產生反感，間接影響了主張「一國兩制」、兩岸統一的參選者選票。

儘管張銘清如此堅稱，他同時又一次敦促民進黨應首先承認92年兩會共識，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以恢復兩岸對話。在去年陳水扁就任總統後，北京宣佈不與民進黨打交道了。在這次民進黨大勝後，張銘清提出恢復對話，似乎暗示北京當局的僵硬態度可能已有改變，在台灣政治形勢已有轉變的壓力下，難以繼續不與台灣當局「打交道」了。

不過，最近響起的「去中國化」口號，卻意味是主張離棄、排除大陸的影響、政策，「中國」一詞似乎只代表大陸，台灣不包括在「中國」之內。這項主張如果得勢及推行，將給兩岸關係的改進蒙上不利影響。

台灣絕大多數人民現時盼求政局安定、經濟振興，前者不想惹起對岸的干涉和軍事威脅，後者需要與大陸經濟交流合作，尤其是工商業資本家需要擴大到大陸投資、通商。

在兩岸都入世後，大陸的門戶將進一步大開放，台灣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也將會擴大其對大陸同胞的影響，與今後西方國家的政治影響等因素共同產生作用。在兩岸同胞相互關係日益密切、友好的推動下，最終將會達成兩岸的和平、民主統一：對這個前景是有理由樂觀的！

2001年12月18日

再論中國加入世貿的利與弊

張開

經過15年的談判，中國對世貿其他成員國作出了最大的讓步，終於得到加入，成為這個組織的成員國了！申請成功之後，在北京官員出動宣傳機器的極力讚揚下，中國洋溢一片勝利歡騰和歌功頌德聲音。在30個月之前，筆者曾根據中美所達成的協議，以《中國加入世貿的利與害》為題，加以評論（見《十月評論》99年第2期）。現在，再讓我們根據報章所披露的具體資料，估量中國入世將會帶來的利與弊、產生的各種影響。

利益

香港《文匯報》在接納中國入世次日的社論中，以《中國融入世界經濟主流意義深遠》為題，大讚入世的重要意義時指出：這意味著中國在世貿這一「經濟聯合國」中，將享受成員之間多邊、穩定、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有利中國在平等公正的原則下進行國際貿易與經濟合作，合理解決貿易爭端，從而更好地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這將極大地推動中國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這也意味著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國際化進程將義無反顧，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亦將跨越一切障礙。」這就是說，中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全面化已大大加速，儘管社論仍然官式地續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

就具體的獲益行業來說，入世後，中國將享受在紡織品服裝貿易領域的一體化待遇，包括美、加、歐盟、土耳其等國家和地區，將於2005年正式取消對中國的配額限制，中國出口的部份有關貨物毋須申請簽發許可證。這將使紡織廠可能成為最大得益者。

其次是電子業，中國是全球增長最快的廉價電子生產國，尤其是家庭電子產品，其運到海外市場的貨量，將隨著中國入世而大幅上升。（1）

入世後，將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國民生產總值有所增加。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未來5至10年內，每年將增加兩個百分點（北京有兩個組織則估計為2.94個百分點）。有關的估計自然會是很樂觀的，以顯示中國入世所將獲得的好處。

中國科學院持續發展戰略組首席科學家牛文元認為，總體來講，中國入世肯定是利大於弊，這主要體

現為：將在共同的遊戲規則下，參與資源、人力資本、市場的優化配置，中國擁有的（人力）比較優勢和市場潛力，將得以發揮。未來5到10年內，將為中國提供3千萬至4千萬個就業機會。（2）

弊害

儘管他這樣堅信，但跟著仍然指出：入世後的陣痛也不可避免，最主要的衝擊集中在農業、國有企業和現行的產品質量標準等三個方面。（3）

衝擊（應該是打擊）主要由於中國大幅削減進口關稅率，非常有利於海外工農業產品傾銷到中國，中國工農業產品很難與之競爭。

國務院稅則辦公室副主任王偉表示，中國工業品關稅率的總水平，從2002年初起4年內，由現時的15.3%降到12%；70%以上的稅目稅率都有不同程度降低，其中低稅率（10%）的稅目大增，達到總稅目的一半。300個信息技術產品平均稅率降到5%左右，其中100多個實行零稅率。到2005年，中國關稅稅率結構將發生顯著變化，稅率高峰將大幅度削減，稅率高於25%的稅目將比現在減少50%，稅率高於25%的稅目僅佔不到總稅目的5%；稅級之間的差別明顯趨於平緩；98%的稅目達到承諾的約束水平，稅率總水平將下降到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以下（9%至10%區間）。汽車入口關稅將在2006年7月前，由目前70%至90%一律降至25%，預料會吸引更多進口車進軍內地市場，令中國汽車業帶來更高挑戰，其中國產轎車的壓力最大。（4）

對工農的打擊

這種外來打擊加上內部進行改革，將使數千萬工人失去國營企業的工作。（5）而據12月10日《星島日報》報道：國家人事部人才研究所副研究員黃亨煜表示，入世後失業大軍將衝擊市場。據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報告，目前城鎮登記失業人口已經達到一億二千萬人，同時，政府機構改革還將裁員約四百三十萬人。去年全國的真實失業率突破百分之九，明年失業率仍會升高。這些數字還不包括農村中的剩餘勞動力，如果考慮到入世後中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

競爭，許多農民將進一步失業，估計全國的失業人數將達一億七千萬人，約佔全國勞動力的百分之二十八，這一個數位是非常驚人的。

上述的《星島日報》報道北京那些報告數字，幾乎達到令人難以相信的高度。如果是真實無誤的，那表示失業問題確已發展到空前嚴重的程度了！

「三農」所受到的影響更大。9億多農民一直由於自然條件差，農業要靠天吃飯，生產並不穩定；以戶為單位耕作，生產力水平低，比不上西方國家農業的集體化、機械化生產，後者產量既多，使成本及售價降低，質量又較好。比如以大豆為例，進口大豆比國產大豆價格要低15%到20%，出油率要高兩個百分點，而稅率只有3%。（6）

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曾培炎也承認：中國人多耕地少，加之分散經營，導致農業成本居高不下；國外質量好、價格低的農產品進入中國市場後，對中國同類農產品將形成強大的競爭壓力；此外，現行的農業管理體制存在一些弊端，削弱了中國農業的國際競爭力。（7）

根據中國與世貿主要成員國美國所簽訂的協議，中國是在01年1月起開始逐步調低農業關稅，中國入世後，農產品關稅調低的幅度將更加明顯。到2004年，農產品進口的平均關稅由目前的20%至30%左右，降到14.5%至15%。到2006年，部份農產品如大豆油、油菜籽油，中櫚油的關稅配額將全部取消，進口關稅並將分別一律下調到9%。

農業是中國入世後受衝擊最大的行業之一，美國農業部部長維尼曼表示，美國農民將立即享受到中國入世的好處。美國對中國的農產品出口自此將成倍增長，即每年增長20億美元（約156億港元）。（8）

在這種影響下，農民的收入將會普遍地減少，生活更難改善，受影響的農民人數實難以估計。據《北京晚報》報道，有兩個組織進行的調查認為，入世將（為城鄉）帶來近1,200萬個就業機會（這與前面所引牛文元的估計數字少了一大半以上），農業將大約有960萬人向非農業轉移。（9）

此外，外國觀察家相信，大批農民可能被迫由鄉村走到城市，屆時必須為他們創造新工作。這又將加重城鎮本已非常嚴重的失業問題，並增加農村的過剩勞動力及半失業的農民人數。難怪朱鎔基並不諱言，他擔憂農民在入世後的生計。

入世後，外資金融機構可在各城市設立，經營人民幣及外匯等業務，不再受地域及服務對象的限制，開放了一向的這個禁區，使國際金融資本在中國市場

活動。

逐步開放保險市場，夠規定年資和資金的外資保險公司可以在華設立分公司或合資公司（外資股不超過50%），經營財產或人身保險、大型商業風險等業務（但港、澳、台的保險公司則未夠條件進入內地保險市場）。

中國已廢除原有兩條禁外資涉足國內電訊市場的法例，而依照入世承諾，開放外商投資所有通訊服務業，並在年內逐漸取消傳呼及增值服務項目的地域限制。

以上這些行業的開放，將使在中國的海外投資和吸收外資的數量大大增加，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在中國的活動更加活躍而有力，在重要的領頭的經濟領域大起作用。

向資本主義化更進一步

中共中央吸納外資購買國企股權的政策也與此相配合。

在01年7月曾開始實施國有股減持方案，結果引發深滬股市連續暴跌，中國證監會迫於各方壓力，於今年10月宣佈暫停。這顯示原定所要減持的數量不會很少。最近朱鎔基重申今後仍要恢復減持，以之用作充實社保基金。

為引入外資促進國有企業改組，「十五」期間，中國將選擇一批大型國企，向外資出售股份。符合條件的大型骨幹企業，還可以分期分批在境外股票市場上市。（10）這是進一步把大型骨幹國企也開放給外資購買股權。

國有企業改革的狀況，從國務院經濟體改辦副主任邵秉仁的如下表示中可部份地看到：「企業財產組織制度和經營機制發生了深刻變化；據統計至99年底，國有企業按公司法改成公司制的已佔81%，國有小企業有三分之二已透過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資、出售或破產等改變其經營機制。

單一投資主體正向多元投資主體轉變：至01年6月底，境內滬深兩地的國有上市公司已經達到1,128家，其中國有股份持股的佔51.16%，即經過20年的改革已有一半左右的國有企業已轉化為由其他主體經營。（11）

以上這許多變化或轉化到的「其他主體」，相信主要就是私有企業和外資企業；入世後這種變化會更快和更大，結果是國有制經濟在全國經濟中的比重會被降到非主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私有制經濟，儘管國家每年都投入巨額資金到國有企業的基本建設和改

造方面。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官員承認，為因應入世而「變法」之後的中國經濟制度將「更加市場經濟化」。

（12）這樣的「市場經濟化」顯然是資本主義性的。難怪民營（「私營」的修飾代替語）企業的老闆和專家學者，在11月底的《中國民營經濟論壇》上高興地普遍認為：中國民營經濟正在成為中國經濟主體，中國入世，民營經濟將是最大的受惠者。」「世貿組織就是市場經濟」。（13）

在農村，中共似乎也有意推行土地所有權的私有化，「理由」是：為了改進農村的生產力，應對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的衝擊，上引的曾培炎對此提出的辦法，除了要實施「科教興農」、大力推進農業科技發展外，還包括：加快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推進城鎮化，深化改革；最後一點的改革是要在穩定承包關係的基礎上，鼓勵有條件的地區積極探索土地經營權的流轉，使農民在享有土地經營權的同時，也擁有對土地轉讓、入股、抵押的權利，使土地政策更加符合生產力發展和市場化要求，為推進農業產業化和小城鎮建設提供條件，使農民擺脫土地的束縛，拓寬增收渠道，從體制和機制上保證農民利益的實現。（14）這似乎意味要在農村逐步推行有關土地的這些權利，走向土地所有權的私有化。如果真是這樣，則是中國農村的社會經濟制度的一個大倒退。

財產所有權公有制，是構成中國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以至將來可能達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條件，而實行計劃經濟和對外貿易壟斷權，則是這樣的社會的兩大主要支柱；中國如果沒有這些主要條件和支柱，則顯示她並不是這樣的過渡社會性質。今天入世後，這些條件都正在消滅，而日益離開社會主義的目標（假如這些條件和目標基本上有存在於中國的話），倒退回資本主義社會了。加入世貿的最大不利，就在於此。

人民的不滿和反對

正因為客觀上在入世後存在或可能帶來的許多弊害，中國人民對中共這一政策措施便必然會提出不滿的、反對的意見，其中包括入世的弊害遠大於好處的意見（有如前述的筆者30個月前寫的有關文章評析所得的意見）；但在官方操縱了一切傳媒的現實下，人民卻很難聽到或看到有關的反對意見。不過，中國新聞社北京11月20日電透露：「本月中旬，中國入世已塵埃落定，但圍繞入世的利弊之爭還在延續。」這反映出有關歧見依然存在和爭論激烈。

在各級黨政幹部中，對中國應否入世及其利弊，也是有歧見以至反對意見的。這點從朱鎔基在12月9日省部級幹部的有關座談會的強調中可以看出來：「各級領導幹部必須正確認識加入世貿組織的重要意義，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決策上來。」「既不能誇大對中國的衝擊，也不能低估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必須看到，一些行業、企業和產品短期內受到衝擊是不可避免的。能否做到利大於弊，關鍵取決於我們的工作。」（15）

而尤其重要的，是在入世後引起對工業、農業、社會服務業等勞動人民的打擊，造成他們失去工作崗位和謀生手段，影響其收入及生活等。他們將會被迫起來反抗，以爭取其改善生活等應有權益和就業權、生存權；他們特別需要反對世貿組織被作為帝國主義者操控、壓榨發展中國家的工具，抗議全球貧窮一體化，對抗資產階級為追逐利潤而剝削、犧牲工農大眾利益的資本主義全球一體化，而與世界各國人民到處舉行反對世貿組織的鬥爭行動相互配合，相互影響推進！

2001年12月25日

註釋：

- （1）12月11日《文匯報》報道。
- （2）（3）中新社北京11月20日電。
- （4）12月18日《文匯報》
- （5）11月11日《文匯報》載10日路透社電。
- （6）11月12日《文匯報》轉載《瞭望》文。
- （7）11月19日《文匯報》。
- （8）11月13日《明報》。
- （9）11月14日《東方日報》。
- （10）12月26日《文匯報》。
- （11）11月7日《文匯報》。
- （12）12月12日《明報》。
- （13）12月10日《明報》。
- （14）11月19日《文匯報》。
- （15）12月10日《文匯報》。



福州街頭的水果攤擺滿了各種進口水果。「入世」後，中國消費者將可買到更多質優價廉的進口農產品。

從三份文件看中共面對的內外交困

張開

中共15屆6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加強和改進黨風建設的決定》；在這之前大半個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已作出《關於進一步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意見》；兩者與《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已先後向外發佈。這3個文件互有關連，從中可反映出中共目前所面對的黨內外重大問題和困擾，以及中國社會的不穩定情勢。本文現對這些文件分別加以評析。

又一次的改進黨風《決定》

《決定》首先解釋它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說：黨面臨著許多新情況新考驗；經濟全球化發展，「各種矛盾錯綜複雜，各種思潮相互激盪，敵對勢力加緊對我國進行滲透和破壞活動。」

在黨外這種新情況的同時，「黨的作風方面也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在一些地方、部門和領導幹部中，教條主義、本本主義滋長，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盛行，弄虛作假、虛報浮誇嚴重，獨斷專行、軟弱散漫問題突出，以權謀私、貪圖享樂現象蔓延。」

中共的黨風不純、惡劣，存在已久。早在半個世紀前，就已進行整風運動；以後幾十年來，已提出過許多次類似的「運動」，但過後不久又故態復萌，而且變本加厲。在進入大城市，尤其是成為執政黨以後，黨員幹部所享有的政治經濟特權日益膨脹，金錢與特權相結合，使貪污腐敗更加嚴重而普遍。上引的「滋長」、「盛行」、「蔓延」等發展，便是明確的承認。這些情況，與市場經濟造成的社會矛盾尖銳化，貧富懸殊擴大，更加引起了人民的日益不滿，威脅著中共政權的穩定性，迫使中共高層必須設法加以防止。

中共高層對政權穩定問題的憂慮，可從以下的披露反映出來：據國務院一名高層人士最近指出，美國「九一一」事件後，中國面對入世後的挑戰（至少應該說是「衝擊」），保持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穩定非常重要。總書記江澤民對此非常重視，近期已先後8次在重要場合強調保持穩定是「重（點）中之重（點）」，要求做到「穩定確保發展，發展促進穩定」（11月30日《明報》特稿報道「消息人士透露」）。中共作出這次的《決定》，可視為要「確保穩定」的新措施之一。

但要使政權穩定，就必須消除造成人民不滿的根

因，即，特權官僚層的存在，及從而產生的貪污腐化、橫行霸道等行為，而這些都是中共本身不能自我改革做到的，幾十年的歷史經驗對此已有清楚證明。最新的反腐敗經驗，是4年前中共15大確定以反腐敗為目標，而兩年前的中共中央紀檢會也定下2000年為實現這個目標的「關鍵一年，要集中力量」、「加大力度」去進行反貪污腐敗工作（見本刊2000年第1期筆者的《與權錢結合的貪污腐敗》一文的評論）。但經過了將近兩年，《決定》仍在重複過去的論調、主張，列舉許多「以權謀私」、「貪污腐化的現象，承認這些現象仍在「蔓延」；近年來的重大貪污腐化醜聞仍不時有揭發，這些都表明中共的貪污腐敗「源頭」並沒有被觸動過。

作出這個《決定》的另一個原因，是企圖藉此打壓黨內對中央右傾路線政策的反對意見。儘管《決定》惺惺作態地重彈黨八股舊調，說要「發展黨內民主」，「保障黨員民主權利，拓寬黨內民主渠道」，但跟著又強調全黨服從中央、全體黨員「不得公開發表同中央決定相反的意見」，「對公開發表反對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的言論，經教育不改的，要清除出黨。」同時，又明令「禁止參與各種非法組織和非法活動」。它重申，「必須堅決克服各種錯誤思想傾向的干擾」，「主要是防止『左』」，「『左』主要是思想僵化，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這些話都反映出，現時在中共內部確實存在著上引的情況，表明黨高層所遭遇到的黨內反對言行是強烈的（特別是江澤民提出吸納資本家等入黨以後），否則不會如此寫出而對外公開。

道德建設綱要的實施

在上述《決定》發佈17日之後，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佈了前述的《綱要》，要求各地區、各部門把道德建設放在突出位置來抓，認真加以執行。《綱要》循著一貫的官式公式，先歌頌這種「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現時顯現出良好態勢，「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為人民服務精神不斷發揚光大」；但接著又指出：「我國公民道德建設方面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社會的一些領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範，是非、善惡、美醜界限混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

端個人主義有所滋長，見利忘義、損公肥私行為時有發生，不講信用、欺騙欺詐成為社會公害，以權謀私、腐化墮落現象嚴重存在。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有效解決，必然損害正常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損害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最後一句的全國性的「必然損害」斷語，恰恰揭破了它前述的只在「一些領域和一些地方」存在的掩飾說法。

這些問題其實正是中共日益擴大推行市場經濟所必然產生的惡果之一，特別是享有權力的黨員幹部隊伍中發展得最嚴重（這個文件對此所作的描述，比之前述的《決定》較多、較具體）。但它無力清理自己的隊伍，卻把「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作為公民道德建設的基本要求，是每個公民都應當承擔的法律義務和道德責任。」這是企圖要每個公民把「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當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在這些漂亮的「理由」下，忍受當前所遇到的「個人利益」受到損害的犧牲（例如，下崗失業工人、因中國「入世」而被裁減的工人，和受西方農副產品傾銷打擊的農民，等等）。可是，中共一方面要人民愛社會主義，另一方面自己現時所推行的路線政策，又恰恰是日益背離和危害社會主義理想和目標的；單是在這一點上，便證明它是道德建設的破壞力量，更不要說它的官僚制度所造成的巨大破壞了！

社會治安的治理

社會治安問題的嚴重惡化，是《決定》所非常關心的「新情況」之一，「各種矛盾錯綜複雜」尖銳化，促使中共中央、國務院在《決定》作出之前的9月5日，先作出有關《意見》（這個文件延至11月18日才向外發佈）。這是繼10年前作出同樣性質《決定》的「進一步」發揮，也意味是社會治安惡劣的「進一步」發展。以下，讓我們引證它對此所作的較具體敘述：

目前，「我國仍面臨著錯綜複雜的國內外環境，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主要是：敵對勢力加緊對我國進行滲透和破壞活動，境內外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和暴力恐怖勢力相互勾結，利用所謂民族、宗教、人權等問題製造事端，企圖破壞我國的社會穩定。『法輪功』邪教組織不斷策劃和煽動鬧事，嚴重擾亂社會秩序。一些地方社會治安形勢相當嚴峻，帶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和流氓惡勢力橫行，爆炸、殺人、綁架、投毒、拐賣婦女兒童等重大惡性案件時有發生，盜竊、搶劫等多發性案件居高不下。不少地方人民內部矛盾突出，群體性事件增多。」

其實，造成上列許多「敵對勢力」和加緊活動的，

正是中共的一系列錯誤方針政策：它違背馬列主義的民族政策，剝奪了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實行大漢族主義，引致它們的離心傾向以至獨立要求；它言不符行地剝奪了宗教信仰自由，對信仰者橫加壓制（如對法輪功修練者），引致後者被迫起來不斷爭取其應有自由權利；它剝奪了廣大人民的民主、人權，禁制他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示威、遊行、罷工等應有自由，導致他們不得不起來爭取；它實行的市場經濟政策、國企及機構改革，唯利是圖，盡量裁員減薪，犧牲了工人的實際利益，尤其是使他們大量下崗、失業；它長期推行犧牲農民利益的政策措施，造成「三農」的困難，農民生活難以多大改善。這些是上述的「矛盾突出，群體性事件增多」的原因。而所謂「群體性事件」，就是工人、農民的集體反對中共、爭取自己權益的行動，這意味工人、農民的這類行動正日益增多。

以失業問題來看，今年6月中的中國新聞社報道：

「北京一家市場調查公司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中國老百姓目前最想的是找一份好工作，而失業依然是大眾最關心的問題。

該項由北京零點公司於今年4月在中國10個大城市所做的調查顯示，42.4%的受訪者，對下崗及失業問題表示關注。

另外，有40.25%的受訪者關注到社會保障及醫療制度改革，擔心生活質素可能因而受到影響。

根據國家統計局今年3月發佈的數據，截至去年底，中國城市的失業率為2.1%，約有659萬人失業。但外電則指，目前中國城鎮的失業人數其實已超過2千萬人，有學者更指中國城鎮的實際失業率超過20%。」

上舉報道反映出中國城鎮人民目前所受到的下崗失業、生活困難的普遍威脅，是中國社會不穩定的表現之一，也是對中共政權的威脅因素之一。另一種社會不穩定表現，是民間怨憤以極端方式發洩，各地的爆炸事件增多。今年的重大人為爆炸案，海外已知的便超過10宗，死亡260多人，傷200多人。就在本文完稿之時，二日內便發生廣東省湛江、江門和陝西省西安等地共有近30次爆炸。

前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意見》指出，「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關係到黨和政府在全體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關係到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關係到國家的長治久安，關係到黨的執政地位的鞏固，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願望和要求。」由此可見這個問題的日益嚴重性。要有效解決上述的中國當前各種嚴重問題，必須像前面所指出的，從造成它的根本因素（源頭）著手，徹底廢除中共的一黨專制——官僚制度，從而廢除它所推行的錯

誤路線政策。否則，企圖只是重重複複發佈黨八股說教式的空洞、官樣文件，要全體黨員幹部以至全國人民「貫徹執行」，都是白費心機、徒然無效的。

對於實際有效的解決道路——實行徹底的政治民主改革，這3個文件都沒有隻字提到。即使是起碼的一般

政制改革，《決定》也明確地加以拒絕，說要「堅決抵制西方多黨制和三權鼎立等政治模式的影響。」由此又一次證明它對此的死硬立場。

2001年12月15日

中國輸出廉價勞工往以色列

保庭斯

在以色列台拉維夫中國外勞的一次勞資糾紛，暴露了中國國營企業向資本主義國家輸出廉價勞工，並且奪去中國工人談判權的做法。在2001年3月，有170名受僱於台拉維夫Dori建築公司的工人舉行示威，抗議不獲發薪，被中國使館警告，要是工人非法停工，有可能會被遞解回國，並且在中國受審。

來自上海附近一個村落的木匠工人林懷策（Lin Huaice）在中國見工時，被許以月薪350美元，食宿優待，工作輕便。爲了討得這份工作，他必須放下2,500美元按金。爲了籌措這筆錢，林懷策從四方調度，甚至連父母的殮葬費也動用上了。

林懷策在2000年1月抵達以色列，聯同其他169名中國同胞，在台拉維夫中部豐田廠工地上的Dori承包有限公司屬下工作，不過，卻是由中國公司負責他們的支薪和食宿。林懷策與其他中國工人每日工作長達11小時，中間罕有休息。食宿方面，他們住在一些像貨櫃箱的茅屋，附近一帶隆隆交通聲音，徹夜可聞。

林懷策等人工作了15個月，所得工資等於零，每月只得50-100銀幣（約24美仙，港幣二元）；這個數目，僅能撥次電話回國。中國公司供應的伙食，每日只有煮菜，但寒微的工資也不能夠買食物補充。工人經常被送到街市撿拾菜莢和生果。

2001年3月28日，工人在議論後，決定放下工具，前往位於台拉維夫的「工人熱線」中心投訴。負責該中心的漢娜·佐哈爾說，「他們的境況比奴隸好不了多少，這卻是發生在台拉維夫、靠近我們，在我們這裡，以我們之名做的事，這使我感到汗顏。」

另一位中國工人傅舍（Fu She）表示：「我們剛來到以色列，中國公司便把我們的護照收起。我們企圖投訴，但公司恐嚇我們，說會把我們遣回中國，那樣我

們不僅損失工資，甚至連按金也沒有了。對我們來說，失去那2,500美元，不啻就是宣佈死刑。中國許多人在等著這筆錢啊。」

工人一再要求發薪，但得到答覆，說到年底才有薪水。當工人開始了罷工，中國使館的官員便向工人發出威脅，要他們復工；這些官員甚至企圖下手攔阻「工人熱線」的代表，不讓他們與中國工人會面。

後來，中國使館官員和承包公司的代表對「工人熱線」表示，中國工人在以色列的工作條件雖然看來像奴隸，但他們是嚴格依照中國政府的規定受僱的。

中國使館官員又向工人提出威嚇，說他們倘若不立即復工，便會被遣回中國。

4月17日，罷工者及他們在中國的家人，均收到中國公安局發出的信件，表示工人在回國後，會被收監，最高可被監禁7年。信件說，罷工者假如舉報其他罷工者或補償過失，或會將功贖罪。信件又說：「你們的行爲不僅破壞了你們所屬的建築公司的規條，而且也違反中國合同法的刑事法律，」「按中國法律規定，你們不是隸屬在以色列法律之下，而是隸屬在中國法律之下。所以，破壞有秩序生產的工人可以被判以長期監禁，喪失政治權利。」

罷工的結果，乃是工人獲得發回工資，數額並且比原先應允的多，但仍然比當地的最低工資還低。在五一勞動節，中國罷工者與以色列猶太工人、阿拉伯工會人士、羅馬尼亞外地勞工，一同在「工人熱線」會址慶祝。西岸也派出一支巴勒斯坦工人代表前往參加，但被以色列軍隊攔截，返回原地。

（史丹譯自《工人國際報》2001年10月號）

美帝侵略阿富汗特輯前言

《十月評論》編輯部

布殊領導下的美帝國主義者，利用9.11事件為口實，在英帝等國家統治者的支持下，終於向阿富汗發動了侵略戰爭，經過幾個月的任意狂轟濫炸，把阿富汗幾乎全部的重要建築物、公用設施，和無數的房舍、田園等破壞蹂躪；尤其殘暴的是殺害了不計其數的阿富汗平民百姓（據轟炸開始後不久的報道，阿國平民因此而死亡的人數，已超過9.11事件的死難人數），並且非常殘酷地折磨、虐待被俘的阿富汗等戰士。倖而生存下來的數十萬以上逃離炮火的難民，擠迫在環境非常惡劣的難民營中，過著飢寒痛苦交迫的非人生活，因此而死的人每日以百計。這是美帝向貧窮弱小國家人民犯下的又一宗滔天新罪行。

而且，布殊還利用反恐怖主義為藉口，聲言要進侵其他國家，製造更多的殺害平民、蹂躪別國的極惡罪行，不斷暴露出美帝的極端反動本質。

這種侵略、殺戮罪行，受到了美國國內和世界各地廣大人民的嚴正譴責和強烈反對。

《十月評論》在9.11事件後，曾作出了評論（題為《必須阻止美國發動戰爭》），附在當時已印刷好的秋季號內發出。隨後，我們特別選譯出許多篇美英等國肯為普羅大眾說話的報章報道和評論，構成本期這個特輯，以提供讀者研究。這些譯文原文幾乎

都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出發，站在人民大眾和國際主義的立場，表示了他們對這些事件的態度。作者們在譴責9.11恐怖襲擊殺害了無辜人民的同時，更加嚴厲地譴責美英等帝國主義者的無比殘暴地殺害平民的戰爭罪惡。

即使美帝能以大石壓卵般的強大力量，推倒了塔利班政權，但也加劇了阿富汗和其他國家廣大人民對美帝等統治者的憤恨，會強化後者們的鬥爭意志；而且，美軍還要繼續遭到阿國武裝份子的游擊式襲擊。在將來阿國內的戰事漸趨平服以後，美帝為搶奪對阿富汗的勢力範圍和石油資源，與俄國、中國等國的矛盾和勾心鬥角也將日趨尖銳化。

美、俄、中等國的統治者，在幾月來強調加緊反恐怖主義的藉口下，又乘機加強剝奪自己本國內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加強打壓境內少數民族爭取自決權甚至分離權的鬥爭（例如美帝之對國內少數族裔美籍居民及進步人士、俄國之對車臣人民、中國之對異議者及「疆獨」「藏獨」份子等等）。這類鎮壓反過來又會加劇統治者與被統治、被壓迫者之間的矛盾、鬥爭，增加社會上不穩的程度，最終不會讓統治者的圖謀得逞的。本特輯內所響起的各國民間反對聲音，也多少可為這種發展前途提供了說明。

美國人民的呼聲

蔚然輯譯

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布殊政府立即宣佈美國要同恐怖主義進行一場戰爭，使整個國家陷入了一片所謂「愛國戰爭」的狂熱之中。在做好一切戰爭準備之後，布殊政府即於10月7日對阿富汗發動了最猛烈的空中襲擊；經過一個多月的狂轟濫炸，阿富汗的

塔利班政權終於退出了首都喀布爾及重要省份和據點。但戰局並不因此而告結束。相反，在各自得到美、英、俄、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等國支持的阿富汗各派政治軍事集團卻在厲兵秣馬，要進行一場新的廝殺。阿富汗的亂局無疑還要延續下去，人民的苦難

將會更加深重。

儘管布殊政府一意孤行，借911恐怖襲擊事件發動了戰爭，但美國人民從一開始就表示了強烈的反對。從史梯夫·布龍（Steve Blom）的以下文章介紹的情況可以知道，美國人民是怎樣對待911事件的。布龍的文章說：

對比之下，與布殊政府不同，美國從綠黨到有明確信仰的革命組織的傳統左派都譴責恐怖份子的罪惡行為，但它們都反對用戰爭來反對恐怖主義，反對對穆斯林和阿拉伯人民進行種族主義的戰爭。

在美國，不單是左派有反戰的思想感情，舉例說，美國教會全國委員會宣稱：「我們不要憤怒和復仇，不要不分青紅皂白犧牲無辜的生命來進行報復。」

9月14日，一個以「不以我的名義」（Not In My Name）命名的團體，包括有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參加了芝加哥發起的守夜祝禱活動。在「NIMN」的標幟上，用英文、阿拉伯文、希伯來文寫著：「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拒絕彼此為敵！」

據報道，9月16日，俄勒岡州波特蘭市有2,500人參加反戰集會。

在底特律市的主要街區有許多阿拉伯居民，在9月17日有幾百人舉行遊行，他們的旗幟上寫著：「阿富汗人民是我們的兄弟姐妹，不要戰爭！」

9月15日，紐約工會廣場的守夜祝禱的主題是：「伊斯蘭不是敵人，不要戰爭！」

在第二個星期五，9月23日，從工會廣場向城中心曼哈頓進發的反戰遊行隊伍吸引了成千上萬人參加。

紐約市其他屬於左派組織的團體舉行400人的集會，號召在10月7日舉行大規模的抗議遊行。

全國有130多所學院和大學參加了9月20日的行動。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校園，據說有4,000人參加一個集會。集會的主題是：反對任何軍事報復，反對種族主義的報復打擊，反對壓制公民自由。

同樣的呼聲成了各反戰力量聯合起來的政治基礎。它們都懷有這樣的思想：通過經濟和社會正義在全球尋求和平，和反對恐怖主義。

9月29日，從三藩市到華盛頓，從西到東，橫貫整個國家發生了全國性的遊行示威，學生們紛紛從校園走到街上，成了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在華盛頓特區

和三藩市，就有5,000-10,000人參加反戰遊行。另外一些城市如匹特斯堡、賓夕法尼亞、麥迪遜、威斯康辛、德漢姆、北卡羅林納、哥倫布市、俄亥俄、芝加哥、紐約，都發生了反戰抗議遊行。

工人積極份子和正式的工會組織也呼籲反對戰爭。產聯——勞聯的三藩市工人委員會通過一項決議宣佈：「911悲劇事件是比一次戰爭行動更為殘暴可恨的罪行。我們哀悼這次可怕事件中失去的生命，我們宣告反對致力於利用這個悲劇進行軍事行動的努力，這只能引來更多的殘殺和喪失更多的無辜生命。我們反對這樣的思想：認為全體國民都要一起來懲罰少數人的惡行。轟炸和軍事打擊會引起無窮無盡的循環復仇。這在美國在全世界只能帶來更多的無辜人民的死亡。」

這個委員會批准了9月29日在三藩市舉行反對戰爭的抗議行動。

在紐約，許多工會的負責人和積極份子約100多人在一封信上簽名。這封信宣稱：戰爭必將傷害無數的無辜平民，加強美國盟國殘暴的獨裁政權，和加深全球的貧困。——這正是美國和它的盟國曾在諸如伊拉克、蘇丹、以色列等，以及在佔領地如前南斯拉夫、拉丁美洲所幹過的事。戰爭使那裡的人民遭受苦難。

這封信還要求：

——不要戰爭。為少數幾個犯罪者用戰爭來懲罰一個國家和人民是錯誤的。和平要求全球社會和經濟的公平、正義，而不是復仇。獨立的國際法庭要不偏袒地進行調查研究，逮捕和把對911事件負有責任的人交付審判。

——反對種族主義，保衛公民權利。停止用恐怖行動，按照法律限制來反對黑人和僑民，保衛公民的民主權利。

——援助窮困的人，不要援助貪得無厭的人。政府援助受害者家屬和安置工人，而不是援助有錢佬。重建紐約市要關懷工人健康和 safety。

史梯夫·布龍的文章報道的上述情況，使我們足以了解美國人民的正義呼聲。而布殊政府違反人民的意願，一意孤行，在這個本來就是多災多難的國家阿富汗投下了數千個巡航導彈和其他殺傷力和破壞力極強的炸彈，使數千以上的無辜平民遭到犧牲；使數百

萬人民流離失所，成了無家可歸的難民，陷於貧困、飢餓、疾病的無窮盡的痛苦之中。

在千百萬人民在戰爭中受煎熬的時候，是誰得到了好處呢？有文章《美國軍火企業又「火紅」起來了》報道說：

91年的海灣戰爭，99年的科索沃戰爭，曾使美國軍火企業「火紅」了兩次。自911事件後，投資者預計政府大幅度增加軍費開支，紛紛購買軍火公司股票，使股價一路攀升。投資者希望從中受益，軍火企業則希望賺上一把。

9月17日，紐約股市關閉一周後復市。與大盤整體股價急跌相反，作為世界第三位的軍工企業雷神公司的股價上漲27%。軍事裝備供應商阿萊恩特公司的股價漲幅達20%，另一家軍火企業通用公司的股價上揚9%。

10月7日，布殊總統對阿富汗實行軍事打擊的當天，生產遠程隱形轟炸機的諾思普羅公司的股票以107.60美元收盤，創下了三年來最高紀錄。

目前，美國國防部正在向號稱世界第二的軍工企業波音公司訂購能運載坦克到世界各地的C-17大型運輸機60架。諾思普羅——格魯曼公司已經得到五角大樓採購「全球鷹」無人駕駛偵察機的訂單。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與國防部簽訂合同進行無人駕駛飛機的電子系統的研製。該公司還想得到聯合攻擊機的訂單，據說總數為3,000架，價值2,000億美元。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已經通過布殊總統提交的2002年度的國防預算，總數為3,435億美元。這巨額的數目無疑將有很大一部份落入軍火企業的腰包中。

以上的情況表明，在美國政府對阿富汗的軍事打擊中，美國的軍火工業是最大的受益者。

美國政府向公民自由權利宣戰

施來伯

隨著「9.11」恐怖主義襲擊之後，布殊總統和兩黨國會正以復仇的威脅一步步地推動戰爭機器，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布殊及其內閣中的高層官僚斷言：美國將利用恐怖主義者殘害6千無辜美國人民，發動一系列「暗的明的行動」去反對沒有指名的「敵人」，其中就包括在國內壓制公民自由權。

媒體大肆宣傳愛國主義和武力外交政策，這種氣氛已滲透到仍受著嚴格控制的政治辯論中。各主要大報刊出醒目標題號召復仇。

《紐約郵報》、《紐約每日新聞》以及《費城每日新聞》都在大喊大叫「復仇」、「我們已處在戰爭中」；《紐約郵報》頭版還刊出正面的本·拉登相片，要求活捉或處死本·拉登。

但所有這些要求流血的喊叫聲並沒有反映出數以百萬計普通美國人民的感情。許多美國人民站在燭光旁守夜，哀悼死者，並呼籲和平和忍耐。

全美國學生率先組織師生以反戰為中心的研討會及集會示威，9月20日，大約在150個校園裡舉行全國學生行動日。9月中旬，紐約、三藩市、伯克萊三市舉行了和平集會，有數以千計的人參加。9月29日，華盛頓、三藩市、洛杉磯、芝加哥以及其他城市舉行集會，10月6日紐約和三藩市舉行和平集會。

我們的民主權利正受到打擊

政府正在構建政治框架，以便對我們的民主權利發動大規模攻擊。美國司法部長阿什克拉夫特急忙提出立法建議，要讓聯邦調查局竊聽電話，竊聽口聲傳遞（即電子通訊）以及網絡系統成為合法化。加利福尼亞州民主黨參議員D·范斯坦也向國會提出同樣性質法案。這種竊聽行為在今天來說是非法的。太平洋貝爾電話公司一位僱員報道說，聯邦調查局已發出命令要對1500聽起來像阿拉伯姓名的人進行竊聽。甚至在被劫持的客機中乘客發給親人的生離死別電話，

也被記錄在政府非法的竊聽器中去。這是繼1995年俄克拉荷馬城受到轟炸以來又一次公民自由權遭受到的嚴重壓制。

經過中央情報局培訓的沙特阿拉伯的富翁本·拉登成了「9.11」恐怖行為的首要目標，布殊宣稱不惜任何代價要處死或活捉本·拉登，據說他隱藏在阿富汗。布殊斷言：塔利班政府要求美國拿出確證之前，不能採取軍事行動的提議是「不能接受的」。美國政府已下令要重型轟炸機去製造空中打擊的恐怖悲劇。

美國軍政界要求撥款萬億美元去購買武器。爲了美帝國主義的利益，他們便利用這大筆撥款去充當世界警察，去扶持已處於極度困難中的美國大公司。以色列狂轟濫炸巴勒斯坦無辜人民，迫使他們放棄自決權，屈服於猶太復國主義；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屠殺政策和敢死隊的活動，在美國政府看來都不算做恐怖主義。美國決定派地面部隊前往蘇聯中亞地區各國進行干預，也不算做恐怖主義。

華盛頓在這一帶地區有它自己的戰略意圖，包括獲得石油資源、天然氣管道的特許權，以及取得更長期的軍事基地，並支持親資本主義的前蘇聯斯大林主義官僚集團去鎮壓即將到來的群眾總動員。

嚴格限制外來移民權利的可怕法令也已實施了。數以百計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移民者在機場遭到武裝警察的拘捕審問。聯邦調查局和國家安全局把這些移民與恐怖主義份子連繫起來。阿拉伯人與南亞移民被警察從火車、飛機上拖出來，並用槍支頂著他們拘禁起來。同樣例子還可在洛杉磯找到，一位埃及婦女和錫克族的汽油站站主都被種族歧視份子槍殺了。美國當局的行為連同媒體歇斯底里的戰爭販子叫囂，正表明這些狂人要採取行動來反對阿拉伯和穆斯林社區。

實際上，新的鎮壓措施是用來反對美國工人及其被壓迫者同盟軍起來作鬥爭，而他們必將動員起來捍衛他們的生活水平。

群眾反戰集會

當國會的戰爭聲明發佈後幾天內，反戰力量便開始動員起來了。

9月29日的抗議活動，規定在華盛頓特區、三藩市、洛杉磯及芝加哥舉行。華盛頓的抗議活動是由國

際行動中心召集的，原先口號是反對布殊的抗議活動，後來把中心轉到反對美國戰爭威脅，反對對公民自由權以及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社區的進攻。數以百計的小組參加了這次動員大會。

10月6日群眾性反戰活動，計劃是在紐約和三藩市舉行。三藩市的集會和音樂會，原先是爲了要求釋放穆米亞·阿布·賈馬爾的，但也轉變爲以反戰爲中心。

在每一次抗議示威活動中，地方當局都強迫推行新的法規來禁止或嚴格限制這些抗議。9月29日三藩市警察不准反戰集會超過一小時。他們還嚴禁在熱鬧市區遊行示威。

9月20日那一次在新海灣區的聯合集會是由許多組織發起的，其中包括社會主義行動派、國際社會主義組織、綠黨、國際交流組織、美籍阿拉伯人反種族歧視委員會等。這次集會還倡議要在10月7日舉行師生反政府政策研討會，和10月20日的群眾抗議活動。

現在看得很清楚了，美國統治集團及其同盟軍已決定利用「9.11」恐怖主義襲擊來壓制人民對軍事干預的反抗，以維持他們的世界秩序。爲了達到目的，他們已發動一場世界性政治危機，其後果將在許多年中會給人類命運帶來決定性的影響。

在未來幾周中，將是對所有爲保護民主和人類價值的人們的一個決定性考驗。我們迫切需要的是要建立基礎廣泛的聯合戰線，組織群眾行動，去面對真正的恐怖主義者，去粉碎美國力圖建立的死亡和破壞的武器庫。

（蕭明譯）

X X X X X

意大利反戰力量壯大

夏理

2001年11月10日，意大利政府支持者想顯示社會支持戰爭的力量。不過，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者用強大的力量，再一次顯示了自己的實力。在這一天，支持政府的示威者是4萬人，而反對全球化的反戰示威者共有7萬人，進佔了羅馬的街頭。

9.11事件引發種族主義恐怖 沙瑪

9.11事件中紐約、華盛頓有數千人死亡。美國領導人，接著是加拿大領導人，當即動員「國民」準備同「敵人」作戰。他們懷著神秘而又恐懼的心理把「敵人」說成是「阿拉伯人」和「伊斯蘭教徒」。使用「我們」（註）和「他們」這種13世紀殖民時代的說法來進行動員，是依靠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花言巧語來支持的。總理克雷蒂安告訴我們說：「西方世界要進行反擊！」。

同時，新聞界的權威人士欣然同意《地球與郵遞》的專欄作家瑪加麗特·溫蒂的觀點，認為：世界要就是由我們用「共同的文明」來構造，要就是屬於他們「嗜殺成性者的世界」。她說：「我們的世界」是「寬恕與和平的社會」。他們的社會「提倡大屠殺」。我們崇尚「禮儀和法治」。他們相信「流血報復和聖戰」。他們反對我們的戰爭是「邪惡，一定要制止」。我們對他們的戰爭是「正義的和必要的」。

假若有人問及何以不論是誰都參與了這次血腥的襲擊呢？另一位《地球與郵遞》的專欄作家瑪爾考斯·格告訴我們：「這樣想是天真的」。他爭辯說：「『西方人』要找到9.11事件背後的理性解析，這是極大的浪費時間」。恥於對不愉快的歷史的無知，他所描繪的「敵人」是頭腦簡單的邪惡勢力，沒有理性，沒有思想，他把這次恐怖事件說是由那個「不受限制的暴力佈置」發動的。

製造這些虛假的「我們」和「他們」的區別祇是為了一個目的，這就是為了易於在9.11事件現場以外遙遠的地方對沒有防禦能力的人民發動一場戰爭。美國某一位官員說：「我們能夠接受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使許多人喪失生命，這當中就是哀悼在美國喪失的數千人的生命。真的，不對「他們」發動戰爭，這就是「沒有愛國心」，是「難以想像的」，或者甚至是「不文明的」。

《紐約每日新聞》專欄作家安·柯爾特說：「這裡沒有時間去細心探究某個人直接捲入這次特別可怕的襲擊事件，……我們將侵犯他們的國家，殺死他們的領袖，和使他們皈依基督教。」一個給加拿大廣播公司打電話的人表示：「殺死那些對9.11事件負責的人是必要的，消滅犯罪者的『基地』，以保證一勞永逸地把這類人消滅掉也是必要的」。

我們住在美國和加拿大的，與「敵人」同根、甚至同「敵人」還有所牽連的人，這次襲擊事件使我們

肉體和精神的安全，立刻和經常遭到了難以忍受的衝擊。我們這些來自南亞和中東的人（8大強國的領導人正把殺氣騰騰的目光轉向到那些地區），特別是如果是一個伊斯蘭教徒，或者看似伊斯蘭教徒，都會被認為是「暗藏的敵人」。我們中的一些人曾經為「多元文化主義」動聽的貓叫聲所誘惑，相信加拿大和美國就是我們的「家」。現在我們這個「家」受到恐怖襲擊，我們就被看作是如平常所說的外來人或外國人。

在加拿大，在伊斯蘭學校上學的孩子不得不留在家中，避免受到襲擊，加、美兩國的伊斯蘭和巴基斯坦組織都接到恐嚇信件和恐嚇電話。伊斯蘭寺院和非基督教的禮拜堂都遭到破壞。在芝加哥，300個遊行持者手持美國國旗，高呼「美國！美國！！」，襲擊了清真寺。在漢密爾頓，安大略，一座印度教的廟宇被焚毀。在多倫多商業區，一個伊斯蘭婦女候車回家，一位婦女走過來對她喊道：「假如我有槍，我現在就把你打死。」在紐約市，一位戴頭巾的錫克教徒被三個人追趕，為了自由和安全，他扯下頭巾塞進公文包才沒有被認出來。在紐約長島，一個75歲的老人坐汽車追捕從巴基斯坦來的一位青年婦女，在此之前十分鐘，對她的請求人們還幫助過她。就在這個時候，在美加兩國，到處都對我們高喊：「滾回你們老家去！」「不讓他們來！」。在「我們」和「他們」，在地球的「北方」和「南方」，在「富有」與「一無所有」之間的邊界上，要有更多的安全，難道就是這樣的結果嗎？

在9.11事件的後果中，我們看到了對難民地居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山姆叔叔文明的種族主義思想，仙女般的好人要對嗜血的、未開化的、對禮儀和人的生命毫不關心的「他們」進行一場正義戰爭。這不是巧合。要在「他們」中，包括居住在美加兩國的人，找到對世界人民的不安全遭遇負有全部責任的「敵人」，這是合理的。但，這個不安全的根由並非來自「殺戮慾」或者「預謀的暴力」，而是來自對越來越貧困、環境破壞的不斷擴大、居無定處和殘酷迫害的現實所作的罕有聳人聽聞的新聞報道和攝影機。

一位住在紐約市的傑出知識份子、被驅逐的巴基斯坦人愛德華·沙依德說得好：「伊斯蘭」和「美國」都不足以當作一面旗幟來盲目崇拜。某些人會這樣做。但對於未來幾代人來說，應當批判而不祇是譴

責他們進行的長期戰爭和帶來的痛苦。應當研究不公平的、反抗的、互相依存的歷史，應當爭取老百姓的解放和擺脫偏見，「別人的惡行」不足以作為任何公正的政策的基础。探究恐怖的根源當然不是立即就能說得清楚的，這需要容忍和教育。這比繼續擴大暴力

和痛苦的投資更有價值」。

（蔚然摘譯自加拿大《新社會主義者》2001年10月號）

（註）「我們」英文為us。U.S.也是Uncle Sam的縮寫，Uncle Sam 就是山姆叔叔，即美國。

越戰退伍軍人組織就9.11襲擊的聲明

美國「越戰退伍軍人反戰組織」全國辦事處

9月11日的恐怖份子襲擊，震驚了美國全國和全世界，令人忿慨。世界貿易中心兩座大樓及五角大樓局部，在短短數小時內成為灰燼廢墟，幾千人受傷、失蹤或死亡。消防員、緊急救護人員、警察和平民百姓展開了英勇的搶救行動！

繼驟然而來的衝擊和聳人聽聞的情緒過後，開始冒出了還擊和復仇的憤怒呼聲。總統向國際恐怖主義宣戰，國會旋即迅速投票，給予白宮無限制的回應全權。可是，誰該為9.11襲擊承擔責任？我們該向什麼人開戰？

政府發言人迅速指向阿蓋達及其居住在阿富汗的領袖本·拉登。總統要求阿富汗政府交出拉登及其各副手，否則將要面對攻擊；與此同時，五角大樓在該地區開始部署軍隊、戰機和艦隊。

事態迅速發展及朝向為美國向阿富汗作出龐大軍事攻擊。現在，是我們看看政府正在把我們推向哪裡的時候了。戰爭能夠把須對罪行負責的人繩之於法嗎？龐大的軍事行動能保護我們，免受到更多的攻擊嗎？

我們同意國會議員芭芭拉·李所說：「軍事行動將無法防止國際恐怖主義對美國進一步襲擊。」使用龐大軍事力量只會令暴力因循升級，令更多無辜平民遇害，帶來更多滅亡，綿綿無盡。

阿富汗20年來已經歷盡外國佔據、內戰和宗教壓迫的摧殘，英國和俄國軍隊分別皆無法征服這個國家。我們目睹越南和阿富汗許多雷同之處，但我們應該從越戰中汲取的教訓，在今天正被人置若罔聞。

我們是美國本國的退役軍人組織。我們曾經親歷戰爭，目睹了軍事力量所能完成和無法完成的事。我們深知戰爭對兩陣雙方的人，及居於戰爭所在地的人所造成的影響。我們聽到政府堂皇響亮的、向男女

服役人員訴求支持，這些人員現在正被征戰，送赴戰場。但我們也曾經目睹，許多從越南和波斯灣戰爭歸來的，慘受肉身和精神傷殘的人員，政府是怎樣的掉頭不顧。

我們懷著對軍事服役中人的團結精神，及對我們的家人親友的熱愛，採持以下立場，責無旁貸地說出來：

- * 我們譴責9.11襲擊，要求負責者承擔責任，並將他們繩之於法；

- * 我們哀悼犧牲者，並對死者的家屬親友的哀痛，感同身受，寄予同情；

- * 我們譴責針對阿拉伯人、回教徒和移民的仇視和暴力，譴責人們對這些社群因其種族、國籍和宗教而備受威嚇；

- * 我們不相信軍事主義和戰爭會帶來正義和安全，我們反對美國在阿富汗或其他國家作大型軍事干預。

在更根本的層面上，我國必須正視刻下登臨我國土地上的暴力，在其背後的理由。憤怒和仇恨的種子早在多年來一一散播。

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大財團支配中東，以從中東石油中盈利。過去50年來，美國一貫支持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土地，並且在其他阿拉伯國家扶植腐敗政權。美國持續陳軍沙地阿拉伯，伊拉克人民在經濟制裁下飽受煎熬，都使中東人民對美國的怨恨火上加油。

美國的外交政策——仍將建基在大財團的剝削和軍事支配上有多久，我們便將有多久的繼續在亞洲、非洲和南美洲低度發展的貧窮國家製造更多仇敵。唯有建基在社會正義和經濟正義的對內政策和外交政策，我們才能達致持久的安全及和平。

2001年9月27日

（史丹譯）

用社會公義反對恐怖主義

（美國）團結社

〔以下聲明是由美社會主義組織「團結社」的政治局發出〕

「團結」譴責不論任何方式任何情形使用恐怖來對付平民的行為。今天，這首先而主要是意味了我們必須譴責脅持民航客機和炸死數以千計生命的可怕行動。我們像其他人一樣，在這個大規模的屠殺行動當前啞口無言，同時也被紐約街頭人民的團結互助而深深受到感動。

我們作為美國帝國主義的革命反對派，是依賴社會上的人民，尤其是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的覺悟，而與這個剝削的制度和支配全世界的制度來對抗。我們的鬥爭方法，與使用恐怖主義武器來反對社會的那些人所使用的方法，完全沒有共同之處，不論那些人是生自美國本土的國家恐怖主義者，如法西斯份子蒂莫西·麥威，或是那些宣稱代表全世界被壓迫者的種種力量。

9月11日的襲擊行動，是反對全人類的世界級罪行。我們毫無保留的譴責這項行動，譴責進行這項行動的禍首，不論他們到底是什麼人。在世界貿易中心被燒成灰燼的數以千計的工作人士，就一如1998年在坦桑尼亞和肯尼亞的美國大使館被炸而死的數以百計的非洲人一樣，是與帝國主義的罪行無關的。

這次襲擊除了殺害了無辜的人民之外，對於爭取社會公義的鬥爭——從巴勒斯坦人民爭取自決的鬥爭，到反對全球資本主義機關的群眾動員，也施予了大的打擊。

由我們自己的政府所造成的恐怖行動，也必須同樣受到譴責。由美國向以色列國防部供應的美國F-16戰機和直升機戰機，把巴勒斯坦的難民營和村鎮夷為平地。美國向巴格達進行的空襲行動，蓄意破壞平民百姓日常生活極為需要的濾水庫和電力系統。而對付伊拉克的禁運，已經造成每月5千個伊拉克兒童的死亡——這個死亡人數，是和估計死在世貿中心的人數大致相若。

社會公義界人士必須不能忘記，9月11日也是近

代史上其中一項大型恐怖活動的28周年：由美國贊助的智利皮諾切將軍的政變，建立了一個用大型謀殺來對付工人運動和全國人民的政權。

進行9月11日襲擊的人是與被壓迫人民的鬥爭全無共同之處。而悲慘的現實是，世界上有許多人——那些在美國統治的世界之下，失去了能看到自己和子女能有較好的未來的希望的人，竟會為這次暴行的「成功」而鼓掌。我們應該謹記的是，那些受到種族歧視和全球資本主義的機關所壓迫的人民，是受害者而不是那些恐怖主義者。

所以，至為重要的是，美國人民必須不能放手讓美國政府任意任為，在無所不包的所謂打擊恐怖主義的名目下，對受著美國支配的全球資本主義下的受害人，任意進行報復。

重申最重要的一點：美國政府的罪大惡極，是無法用殘害美國的平民百姓而得到糾正。同樣的，不論是那個政府最後須對9月11日的罪行負責，美國對該國進行軍事報復而使到該國的人民受害，也將無法使正義伸張。我們呼籲所有人民，抵制由新聞媒體和美國政府為了讓美國的政治建制和軍事建制取得任意胡為地發動新一輪的大型暴力而刻意營造的歇斯底里。

我們所有人都應該懼怕而不是接納那借助國家安全之名而嚴厲限制民主權利的威脅；我們所有人都應該反對指向阿拉伯裔美國人的騷擾，對阿裔美國人的醜化；都應該反對爭取全球公義的抗議活動所可能受到的鎮壓。新生的壓制勢無可免的將指向美國本土的勞工權利。唯有人民有抵抗的意願，才能遏阻對民主自由和公民權利的壓制。社會公義界的成員，現在一定不能藏身噤聲，而是要為民主和我們的鬥爭的價值挺身而出——我們的鬥爭，是要爭取一個珍重所有人的生命而組合起來的世界，而不是為利潤而組合的世界。

（史丹譯自《國際觀點》2001年10月號）

阿富汗革命勞工打雙重戰爭

——亞道爾訪問記要

巴蒂

〔受訪者亞道爾是「阿富汗革命勞工組織」的中心領袖。訪問者是《工人鬥爭》編輯巴蒂。本訪問在2001年11月11日喀布爾被攻陷前，在巴基斯坦東北部城市拉合爾進行。本文因篇幅關係，有刪節。〕

問：是否能逮捕到拉登和塔利班的重要領袖？

答：拉登的體重只有55公斤，要捉到這個人並不困難。同樣的，要攻陷喀布爾和沙里夫也不困難。美國在這個地區有一個長遠的計劃，它要同時給「北方聯盟」一個教訓，那就是：沒有美國的支持，「北盟」既不能征服阿富汗，亦不能守著她。而且，美國要在阿富汗有強固的根據地，用來制衡俄羅斯和中國。

在塔利班內部也可以看到分歧。外交部長慕瓦奇領導有一支溫和派。由於塔利班失去人民的支持，所以塔利班撤退的可能是真實的存在。

問：塔利班失敗後，會有一個強固的新班底嗎？

答：即使塔利班完全倒台，它內部也會有派別在外來的壓力下加入新統治班子，而其他支持蓋爾達的一派會加入游擊隊。未來，是有可能組成一個有廣泛基礎的政府，不過，要談到一個穩定而長久的政府嘛，那就說不上。這個用強力建立的政府，即使有或沒有前阿富汗國王的參加，也只會是看管美國的利益，而不會是看管阿富汗人民的利益。

巴基斯坦出於一己利益，會保衛新的班子；不過，我們認為，她再沒有能力一如既往在金錢和軍事上支持新政府。不過，巴基斯坦會盡力確保自身的利益。伊朗方面，則是恐怕前阿富汗國王的上台會令王朝復辟，危及伊朗。

所以，未來的阿富汗政府是不能夠解決人民任何問題，也不會是一個代議制的政府，而會是在國內外衍生矛盾。新政府將是一個依賴性的政府，不夠力量

去維持和平，並且只會維護美國利益，及從輸出石油受益。油管不會途經伊朗運送，因為那條途徑非常昂貴。所以，油管最有可能是途經巴基斯坦，而利潤將落在美國人的口袋，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所得無幾。巴基斯坦希望能成為中亞細亞的通道，這個目的不會實現。

阿富汗的各部族的期望假如不能實現，他們會由內戰去訴求。地方部族和美國之間，會因種植罌粟花的問題而成為矛盾衝突的焦點。

很清楚的是，美國不信任巴基斯坦。巴國的情報局不能向美國提供具體的情報，使美國不能在短暫時間內取得巨大勝利。美國在1992年納希——烏拉克政府倒台後，讓巴基斯坦放手為所欲為，而巴國反過來鼓吹恐怖主義。這一次，美國不會讓巴國放手妄為了。因此，巴基斯坦和美國間的關係將會緊張。

問：你們的黨對新班子有什麼看法？

答：我們的黨不支持任何強加下來的班子。新班子將保衛美國利益，阿富汗人民的問題不會得到解決，而且這也不會是新班子的議程。前阿富汗國王奢談的選舉和過渡政府只是個幌子。阿人民可能經歷大屠殺和愚民政策後，輕信前阿富汗國王之言，以為他是另一個出路，但他們不會受騙很久的。

我們的黨從1964年以來便反對前阿富汗國王扎希爾，他本人和他政府殺害了我們數以百計的黨員。我們不會站在一旁垂手不理，我們會盡一切力量暴露前國王的技倆，鞏固階級力量，以在阿富汗建立一個真正的群眾政府。現在，有數個團體支持前國王，認為他比較不那麼壞。我們是在進行雙重的戰爭，希望勝利歸於阿富汗人民。

（史丹摘譯自《國際觀點》2001年12月號）

阿富汗左派呼籲國際捐助

「巴基斯坦勞工黨」和「阿富汗革命勞工組織」緊密合作，決定聯手發起「支援阿富汗工人運動」。它們向全世界左派組織呼籲，支持這個運動。「蘇格蘭社會黨」在近期訪問該兩組織時，共同商議了這個運動，「蘇格蘭社會黨」並決定積極予以支持。

這個運動的主要目的，是支持阿富汗工人掙扎求存，把物資捐給阿富汗境內的工人，及位於巴基斯坦難民營的阿富汗人民。

回教原教旨主義者長期鎮壓民主權利和人權，使阿富汗的左派組織殘缺不全，許多人爲了爭取社會主義而犧牲，也有許多人轉入地下，或流亡外國。左派人士的親屬備受回教原教旨主義者虐待用刑，及判以死刑。帝國主義者的所謂勝利，沒有改變這個狀況，宣揚社會主義的活動照舊的困難。

支持阿富汗左派的掙扎求存，促進阿富汗的左派

組織，有需要國際間積極支持。「巴基斯坦勞工黨」積極支持阿富汗左派多年，刻下計劃出版一份普什圖語〔阿富汗官方語言之一〕的月刊，宣揚阿富汗左派의思想和策略。

「巴基斯坦勞工黨」已經開始收集衣物、藥品、毛毯、鞋子及食品，通過「阿富汗革命勞工組織」及其他阿富汗左派組織到難民營派發。請支援這個運動。捐款請存到下列銀行（美元戶口）：

Education Foundation Donation Account
number 017967128 Standard Chartered
Grindlays Bank, Gulberg Branch, Main
Boulevard, Gulberg Lahore Pakistan
或Email: labourparty@gmx.net

（史丹摘譯自《國際觀點》2001年12月號）

帝國主義停止侵略阿富汗！

第四國際統一書記局

9.11自殺式襲擊造成的可怕大屠殺，絕對不容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及其同盟者作爲借口，向世界上其中一個最窮國、最山窮水盡的貧國進行可鄙的轟炸。在過去10年來，美國自封爲這個行星上的執法者，自己既是法官又是訴訟人，它走上這條道路已經愈來愈無節制。在10月7日，美國憑著所謂一個「犯罪證明」而向阿富汗發動大規模侵犯；這個「犯罪證明」只向過它最親密的盟友展示，並且得到其盟友參與和支持這次侵略。這場進犯，勢將爲阿富汗繼1979年蘇聯入侵以來帶來再一次血腥遍地、血流成河。當年出力幫助塔利班奪取喀布爾政權的美國，再一次用支持此一個原教旨主義者來反對彼一個原教旨主義者，這一次，它支持的是「北方聯盟」。這表明了美國對民主原則和婦女利益是完全漠不關心；美國

只在它的戰略性利益受到威脅時，才假惺惺的掉下鱷魚眼淚，聲稱堅持民主原則和維護婦女權益。喬治·布殊和「北約」、沙地王國和車臣的劊子手俄國聯手，組成一個多麼美妙的民主同盟！

這次進侵阿富汗之與1991年波斯灣戰爭的不同處，乃在於這次是要在殲滅拉登的網絡之餘，要把塔利班政權推翻。美國對伊拉克是選擇維持薩達姆·侯賽因的政權，因它恐怕侯賽因的倒台會在該地區「引起動盪」。而在阿富汗這個作爲石油要道和中亞細亞的通衢要津聞名的國家，美國的首要目的，就是在喀布爾設立一個馴服的政權。爲了制約世界上最強有力的國家愈來愈侵略性的行爲，現在比過去更刻不容緩，要用更大規模的動員來反對這場10年來最大規模的帝國主義戰爭。與此同時，也有必要反對隨著這次

進攻而發生的、對民主權利和社會權益的攻擊。

帝國主義這種行爲，只會助長盲目恐怖主義的傾向，而盲目恐怖主義的受害人，將會是進犯者國內的平民百姓。只有驅除「恐怖主義」的最終目的，即，以美國政府承擔最大責任的、在全世界橫行無忌的不

公義，才能結束「恐怖主義」。

第四國際統一書記局

2001年10月8日

（史丹譯自《國際觀點》2001年11月號）

反人民的軍事復仇行為

——阿富汗戰爭的分析

第四國際執委會

1、由美國發動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一般認為是對9.11恐怖主義襲擊的一項反擊，但實際上這不是一場合法的自衛行爲，而是反人民的軍事復仇行爲。借口要懲罰他們的統治者，而事實上是全體阿富汗人民遭到了轟炸和炮擊，正像昨天的塞爾維亞人民以及從1991年以來直到今天的伊拉克人民的命運一樣。這場侵略戰爭也決不能根絕「恐怖主義」。

正好與此相反，以帝國主義國家恐怖主義來回應恐怖主義，這只能增強了受壓迫人民的憤慨和怨恨的情緒，並且會在那些與壓迫者具有同樣藐視人類生存的人們中間，培養出恐怖主義盲目性。

這已是美國的第三次侵略行爲了。這次侵略恰好發生在這樣的時刻，即自1999年以來美國的軍事支出再次有了升高，並且是在所謂「冷戰期」的平均水平上穩定了好多年之後。11年內，美國第三次使自己投身到新的、大規模的帝國主義侵略行爲中去，這就充分證實了在後冷戰期內，美國所選擇的道路是霸權主義的，是干涉別國內政的行爲。緊接在科索沃戰爭期間所採取的步驟之後，這是又一次重大的新步驟，這一步驟旨在把北大西洋條約組織轉變為無任何地理限制的干涉主義的軍事同盟。

2、儘管世界各壓迫者國家的勾結是多麼地令人厭惡可鄙，但他們決無可能為其屠殺手無寸鐵的市民的殘暴行爲辯護，更不能說他們的大規模屠殺的恐怖主義性質要比9.11事件更輕些。

這裡所談的問題，不僅是革命的人道主義，不僅是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鬥爭的道德優勢的基礎，而且也是這種鬥爭的覺悟性及其戰略的先決條件。

要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只能依靠兩個先決條件：（1）被統治國家裡受壓迫人民的群眾性動員；（2）統治國家內部的人民動員起來，反對由他們自己的政府所發動起來的帝國主義戰爭，並給政府施加壓力。

根據這一觀點出發，像9.11這樣的恐怖襲擊具有雙重的破壞作用：（1）由於這種恐怖襲擊是通過陰謀手段而實現的，因此將會留下混亂的概念。

（2）不加區別地屠殺他們所反對的國家的人民，他們實際上是把這些人驅集在他們自己政府旗幟下，並允許他們的政府加強好戰的和鎮壓的路線。

這些恐怖主義襲擊，絲毫沒有起到反帝的作用，甚至連間接的反帝作用也沒有。採用集體恐怖是反動政治和反動運動的體現，是違反各民族的基本權利的。本·拉登式的原教旨主義者是支持和維護資本主義利益的。他們現在或過去都是與資產階級派系以及若干反動的國家機構結成聯盟，如沙特君主國和巴基斯坦、蘇丹等獨裁政府等。這些集團所需要的是要把穆斯林群體的說教強加於人，而這些穆斯林群體是有宗教狂熱症的，是反西方而不是反帝的，是反猶太民族而不是反猶太復國主義的。他們所需要的是要把極端反動的神權政體如塔利班政權強加於人，他們利用

巴勒斯坦民族的事業，來掩蓋這些反動目標。

3、與此相對稱，帝國主義政府以及附屬國內的資產階級獨裁政權，以根除恐怖主義和維護他們自己國內的市民權益為名，實際上只能使他們的市民承擔更嚴重的風險。暴力若為非正義的政治、社會活動服務，則必將帶來更大的暴力。壓迫者採取的手段越帶有毀滅性、粉碎性，則被壓迫民族中便會湧現出更多的特殊殘酷份子，他們作好準備要採取更極端的手段，把更大的痛苦加給對方，這就必然會針對毫無自衛能力的廣大市民群眾了。

真正要徹底根除恐怖主義，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就是要根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包括政府實行的恐怖主義以及恐怖主義集團和恐怖網所實行的恐怖主義。如要真正實現這個目標，其條件便是要徹底根除由肉體暴力所持續進行的非正義的政治和社會活動。

必須在世界各地創造條件，使民族自決權能名符其實地付之實現，每一國家都有公民自由權和政治民主權，每一民族都有自決權，並在法律、和平基礎上重建國際關係。

對於人類生存的關懷或尊重，是不能有挑選性的。必須一視同仁：譬如，

（1）對伊拉克的禁運，在過去10年中造成100萬伊拉克人的死亡；根據聯合國統計數字，今後每年還將不斷地有10萬人的死亡，其中半數為兒童，這種禁運必須廢止。

（2）由銀行和富有國家政府強加給被統治國家的債務必須取消，因為這種債務給被統治國家帶來飢餓和貧窮，並且阻止它們的發展。

（3）我們必須大規模地生產，及時地配給可以防止愛滋病流傳的藥物，愛滋病已在世界上最貧窮的地區，特別是在非洲的人口中起到極大的破壞作用。

4、襲擊美國的9.11恐怖主義狂熱症，有其特殊的傾向性和特殊的根源，這種特殊性是由美國政府自己所培育、所支持的。美國及其石油基地沙特君主國（這是世界上最落後、最反動的國家）在反對進步的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鬥爭中，早已宣傳推廣並利用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這種利用在過去20年中為共同支持阿富汗的原教旨主義派系而發展到頂峰。當他們在扮演原教旨主義巫師門徒這個角色時，就這樣專心致志地培訓出那批恐怖主義者，而今天這批恐怖主義者正好運用美帝親自教導的方法去反對他們自

己。

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總是不斷地暴露出他們的犬儒主義和虛偽性。當原教旨主義以反西方的面孔出現時（例如在伊朗），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便以保民主和女權的名義，把自己打扮成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們並沒有說過一句話來反對最專權的專制主義。但當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以沙特君主國面孔出現時，他們也沒有說過一句話來反對最可恥的女權迫害者，這是因為沙特是帝國主義開發阿拉伯半島資源，或世界主要石油儲藏地的特殊工具。

5、石油，作為資本主義體制的主要資源，作為生態不平衡的重大因素，歷來是帝國主義在制訂世界這一地區政軍的主要動力。如果掌權的政府與老布殊、小布殊政府一樣，是石油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則上述這一事實，便顯得更加突出了。

這就是美國把「反恐怖主義鬥爭」變為一種借口，以便推行與此目的毫不相關的反人民策略。美國單方面獨佔了世界法官、裁判和行刑者的權力作用，力圖將它的法令強加到世界其他各地，而另一方面將其自身置於法律之上，國際管轄範圍之外。開始時，美國把侵略阿富汗戰爭說成是一種「憲兵行動」，旨在推毀數千「恐怖主義者」的網絡。

但這次行動的真正目的很快就暴露出來了：那就是把各類原教旨主義者和各種反動派安插在喀布爾政權內，而這一政權還要對美國政府俯首貼耳。總之，這次「憲法行動」的真正目標，在今天看來很明顯，就是把美國政府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所作的努力推向最高點，那就是加強對這整個地區的統治，操縱阿富汗，形成一個地緣政治的結構圖，使其與鄰國巴基斯坦互為補充。最初，其主要目標是加速蘇聯政局的不穩，自從蘇聯解體後，美國石油公司及其政府的目標，就在於把中亞的石油等礦物燃料穩操在他們自己手中。

唯有這些政治和經濟上的構想，才能說明為什麼受到轟炸的不僅只是「基地」組織網絡。為了要控制阿富汗，大小城市以及市民集中地區都受到美、英空軍轟炸，藉口是「反恐怖主義」鬥爭。轟炸的直接後果不只是大量的死亡人數，而且還為真正的人道主義災難創造了條件，那就是有數以萬計的受害者相繼出現。除此之外，帝國主義在現代「恐怖主義戰爭」中的出擊目標，是帶有星雲狀性質的、會導致暴力的不

斷升級，其後果是無法估計的，特別是使用核武器，其後果更加危險，但美國統治集團早已討論使用核武器了。西方列強的侵略行為，正把戰爭導火線引進好幾個穆斯林國家，其中巴基斯坦是最薄弱環節，因此巴基斯坦正在創造條件，要使宗教狂熱份子能掌握國家政權，而這個國家卻擁有核能力的。

6、今天，國際激進左派在好幾條戰線上，正面臨著最迫切的鬥爭任務，我們的口號是：

（1）立即停止對阿富汗的野蠻轟炸，保護阿富汗婦女權利，保護阿富汗人民自決權；

（2）緊急動員起來，結束由以色列發動的反巴勒斯坦人民的國家恐怖主義，結束持續侵略、屠殺行為的升級，維護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權益；

（3）取消對伊拉克的致命性禁運；

（4）迫使俄羅斯普京政府停止對車臣人民的屠殺性侵略行為；

（5）我們譴責帝國主義列強把壓力施加給正在進行協商的巴勒斯坦、哥倫比亞和愛爾蘭，譴責他們威脅著要把這三國作為世界性「反恐怖主義鬥爭」的軍事目標；

（6）反對種族主義，維護政治避難權，我們譴責原教旨主義恐怖，毫不妥協地反對各種形式的宗教狂熱主義；譴責所謂「西方優越性」的說教。聲討日益高漲的種族主義——這只會使僑民社區承受無法忍受的壓力；

（7）我們要組織反擊來反對西方國家對公民自由權和民主權的正面攻擊。現在不再僅是外來僑民社區成為警察監視的目標，毋寧說已擴大到整個社會運動中去了；

從西雅圖到日內瓦，又從布拉格到哥德堡，不斷高漲的強有力的反對新自由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運動正遭受破壞，這就是鎮壓措施升級得到確證和加強；

（8）反對大規模解僱。經濟危機卻被利用來作為解僱的借口，與此同時，各國政府正在日益擴大公共資金的支出，以彌補某些資本主義部門收入的下降；

（9）為核裁軍及大量削減軍費支出而鬥爭，代之以增加社會支出和大規模開發資金；

（10）反對在世貿組織框架內開展新一輪協商的計劃，因為這計劃旨在擴大對農業和服務行業的新自由主義進攻，而且是以犧牲全球最窮苦居民的權益為代價的；

（11）隨同對資本流動的控制和徵收稅金，要求消滅逃稅現象和洗錢網絡。

在尊重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群眾動員及其動機的多樣化同時，國際激進左派有義務把反對各不同方面的資本全球性進攻的群眾鬥爭，大力地推向前去。

2001年10月29日

（蕭明譯自《國際觀點》2001年12月號）

帝國主義者必須從阿富汗撤走

（英國）《社會主義展望》社論

10月7日（星期日）巡航導彈連同重型轟炸機上的導彈，像雨點般落在喀布爾、坎大哈、賈拉拉巴德等城市。10月8日上午，英國內政大臣傑克·斯特勞向世界宣佈說，轟炸不是持續幾天，而是持續幾個星期的。

這次空中襲擊是由美國首先發動，而幾分鐘之後，英國也就宣佈加入了。

《社會主義展望》的立場，是堅定地站在反對九·一一對紐約、華盛頓和賓州的襲擊，因為這種悲劇性的生命犧牲，決不會增強全世界勞動人民為爭取解放和正義而作的鬥爭的。

但另一方面，我們同樣堅定地聲明：對阿富汗的軍事進攻，決無可能彌補九·一一事件中的生命損失。

對世貿中心大樓的恐怖襲擊毫無進步意義，也沒有反帝的性質。這不僅因為用這種方式大規模殺害機構職工是反動的、是不可饒恕的，而且還因為這樣做會使世界政治形勢轉而有利於布殊政府和美國的右翼份子。

九·一一事件反而使布殊的總統地位，從本因涉嫌選舉醜聞，而籠罩上不信任的陰影中加強起來，使他因拒簽京都有關氣候變化條約和制訂「星球戰爭導彈防禦」計劃而陷於日益孤立的國際困境中擺脫出來，並加強了他那不易攻破的總統地位。根據民意調查，九·一一事件反而使布殊的支持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這就允許他抓住了世界性主動權，增強了美帝國主義的各級的權威性。一個反動時期正在威脅著社會主義者、進步勢力以及民族權利和其他權利的保護者，他們所面臨的是有可能遭到嚴重失敗的挑戰。

就阿富汗人民來說，經過數十年的苦難和橫遭鎮壓之後，戰爭肯定會引發起反人道主義的災難。轟炸的規模越是擴大，時間越是拖長，直接死於炸彈、導彈的人數，必在幾百幾千以上，而逃離家園的阿富汗難民，則必以數十萬計，他們面對嚴冬的到來，不是死於飢餓，便是死於寒冷。

爲了轉移人們對轟炸所引起的後遺症的議論，布殊和貝理雅假惺惺地充當人道主義救濟品的慷慨賜予者，象徵性地空投一部份糧食，這實在是太拙劣的偽善者。

大轟炸開始前一個多星期，塔利班曾提出要把本·拉登交給在阿富汗境外的某一法庭去審理，但多數媒體都服服貼貼地不予報道。而塔利班僅有兩個並非主要的條件，第一要有伊斯蘭法官參予，第二要提出確實證據，證明本·拉登與九·一一事件有關。

但美國從沒有認真地對此建議作出答覆。這就足以證明美國政府對法律審判並無興趣，橫蠻無理地拒不提供本·拉登的犯罪證據。

美英自稱是阿富汗人民的解放者，即把他們從塔利班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但事實是西方的軍事戰略加強了本·拉登和塔利班的統治，而現在他們又要把謀殺團和強姦犯的「北方聯盟」推出來取代塔利班的位置了。

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相信，這次戰爭會比以往軍事干涉，給阿富汗被壓迫人民帶來更積極後果。塔利班的反動政權是可以推倒的，但任何違反阿富汗人民願

望而借助境外勢力來拼湊一個政府，只會造成不斷的流血事件。

戰爭剛剛開始，但早已威脅著要把戰線擴大開去。勞工運動必須從布殊向全國致辭中提高警惕，布殊說得十分清楚：戰役範圍要遠遠超過阿富汗。美國政府致聯合國安理會的信中強調「反恐怖戰爭」不僅限於阿富汗，也要在其他國家進行。美國的鷹派官員們早已叫囂著要把戰爭擴大到伊拉克、敘利亞甚至蘇丹等國去。

美國統治階級早已做好準備，要利用「反恐怖聯盟」來推行一系列反動政策，如打擊公民自由權，嚴格限制外來移民等等，這種反動措施在我們英國也是十分熟悉的。

值得注意的還有其他進攻方面：美英利用九·一一事件後的形勢，加速新自由主義進攻和經濟全球化。

美貿易代表佐立克曾經說過，凡反對「自由貿易」的，就是不愛國，就等於支持了恐怖主義。佐立克在華盛頓郵報上寫道：「以前的敵人認爲美國是民主的兵工廠。今天的敵人將會認識到美國是自由、機會、和發展的經濟發動機了。爲此目的，美國的領導在促進國際經濟和貿易體系的發展中是具有決定性的。」

確切地說來，這場戰爭等於給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提供機會來維護和擴大其權力，並爲了追逐利潤而去剝削全世界的剝削者。

在針對沒有防禦能力的阿富汗人民所發動起來的野蠻進攻中，在以迂迴方式發展所謂「反恐怖聯盟」運動中，貝理雅費盡心思地要充當美帝國主義最親密盟友。

目前，擺在一切社會主義者和整個勞工運動面前的主要任務，是要動員一切力量去建立最大可能的反帝運動。我們必須制止對世界上任何一個最窮苦國家發動謀殺式的襲擊。我們必須搞清楚決非反戰運動不關心九·一一事件的死難者，而是掌握實權的統治者利用死難者的不幸去進一步地打擊全世界勞動人民。

我們不但要反對對阿富汗的轟炸，而且要立場堅定地反對對國內外公民自由權的侵犯。

（蕭明節譯自2001年10月號《社會主義展望》）

西方的狂轟濫炸只能助長恐怖主義

《工人鬥爭》

幾萬美國部隊再次開往中東。貝理雅再次急匆匆聽從布殊叫喊要訴諸武力，要作長期的作戰打算。他們宣稱要剷除恐怖主義，但他們究竟怎樣剷除恐怖主義呢？

——如布殊所說的，把阿富汗夷為平地，使拉登無藏身之地或者顛覆塔利班政權嗎？但，首先受到傷害的，還不是那些與事件毫不相干的、千千萬萬來不及逃離家園的阿富汗人嗎？

——中央情報局至今一直在譴責薩達姆·侯賽因支持恐怖主義，要轟炸伊拉克嗎？美英的飛機轟炸伊拉克達十一年之久，又有什麼結果呢？由於西方國家的轟炸和經濟封鎖，伊拉克付出150萬人死亡的代價。

——讓以色列沙龍反動政權自由自在地殺害巴勒斯坦人嗎？因為向那些要把所謂的「巴勒斯坦自治區」縮小成戰俘營的以色列坦克投擲石塊的巴勒斯坦年青人和老百姓，又有多少數以千計的人遭到殘殺和迫害呢？

無論布殊和貝理雅和他們的夥伴做什麼，中東人民都要為此付出可怕的代價，在他們當中會引起絕望、羞辱和仇恨，並且會促使更多的青年走向恐怖主義。

西方國家的恐怖行為不能證明發生在紐約和華盛頓的野蠻襲擊是正當的。但又有什麼東西來衡量西方強國施加於窮國人民的野蠻行徑是正當的呢？

就老百姓來說，恐怖行為常常是藉以自衛的不得已的措施。在依靠西方國家的獨裁政權和西方國家戰艦恐嚇之間，貧窮國家的人民看不見前途，而祇有空空如也的赤貧——這就是孳生恐怖主義的土壤。

這就是為什麼幾十年來美國政府在第三世界進行的不宣而戰的戰爭竟然也會降臨到美國陸軍的頭上。美國總統曾提醒人民注意這種事情的發生。而事實上，美國人都不曾注意到這樣的戰爭。但它終於爆發了。這是個可怕的創傷，付出了數以千計的無辜的工人生命作為代價。

但投擲到巴格達去的西方國家的導彈或者西方國家銀行，都不會使老百姓少受傷害——縱使他們的境況從未得到傳媒的關注。

那些死於世界貿易中心倒塌的受害者，不只是恐怖主義害死的，也是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在數千里之外推行的政策害死的。

今天，沒有人知道布殊和貝理雅炫耀武力會走得有多遠。但我們相信，他們發射的每一顆導彈和每一發子彈，只會使窮苦老百姓失望，並由此提供像拉登那樣的更多的志願者。

不管布殊和貝理雅怎樣說，這不是什麼「反對恐怖主義的戰爭」。這是幾個強國反對中東人民的國家恐怖行為的又一個實例。從緬甸到韓國，從越南到索馬里、伊拉克和塞爾維亞，臭名昭著的幾個大國的恐怖暴行造成了難以估量的破壞，比之紐約遭到自殺性的攻擊所造成的破壞更嚴重得多。

至於說到他們聲稱反對塔利班專制統治，為「民主」而戰。這是欺人之談。當初是誰武裝了塔利班的？難道不就是中央情報局嗎？對於由西方國家扶持登上權力寶座的中東、非洲、南美洲一大幫獨裁者能夠說些什麼呢？他們都是「民主的」嗎？

布殊和貝理雅不會用武裝直升飛機來保護老百姓和他們的「民主權利」——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中東。他們唯一的目的是保護多國公司掠奪世界的「權利」。他們打算對老百姓施行恐怖來達到這個目的。

所以，工人階級應當堅決站在美國勞動人民和9.11死難者一邊，但，我們也應當堅決站在正在面對西方國家的導彈恐怖的貧苦人民一邊。

在這兩種場合，都意味著反對使極少數人聚斂財富，而使全體人民陷於普遍貧困和失望之中的制度。

2001年9月24日

（蔚然譯）

(來論)

論恐怖主義

趙京

1927年8月21日，無政府主義者萬塞蒂Vanzetti與他的同志沙科Sacro在被執行槍決的前兩天，從麻州監獄死刑囚牢中為其兒子留下遺囑：「……假如我們在忍受了七年四個月十七天慘無人道的折磨與冤屈之後，還得非被處死不可的話，那原因我已經告訴了你：因為我們站在窮人一邊，反對這個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他們在臨刑前向所有支持者發出號召：以一切形式推翻這個制度！為我們報仇！

這是美國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判決，當麻州州長自己不敢簽字而請求以哈佛大學校長為首的委員會決定時，美國的法學院教授們還是站在窮人的敵對面維持這個制度。在這樣的社會公正已經不可能期待的情況下，無政府主義者保留或行使「替天行道」的最後手段（暗殺或恐怖行動），不但無可厚非，某種情形下還被拍手稱快！一位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在購訂返回意大利的機票後驅使一輛裝載炸彈的馬車衝向華爾街的貿易大樓，炸死炸傷上百餘人。美國當時沒有能力追查「兇手」，此「兇手」從此在意大利安居，無疾而終。在這個事件中，很顯然元兇是處決萬塞蒂與沙科的美國司法制度。

在某些極端的歷史條件下，暗殺是唯一的行使社會正義的手段，特別是在不伴隨無辜者傷亡的情況下。例如，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表達出朝鮮志士不甘當亡國奴的國魂。所謂恐怖行動，只是一種特殊的、敵我勢力極為懸殊條件下弱者迫不得已採取的戰爭方式。所以，對於恐怖行動、恐怖主義的譴責，並沒有超越反對戰爭的範疇。再看1996年聖誕節時秘魯游擊隊突襲日本駐秘魯大使館事件，游擊隊明確地把行動控制在人道主義的政治目的下，當場釋放婦女小孩、普通工作人員，甚至包括沒有直接支持藤森政權的加拿大外交官等。相反，藤森在解決事件的過程中，蒙騙包括紅十字會、加拿大政府等國際社會，殘暴地屠殺毫無抵抗準備的每一個游擊隊員。在這一類事例中，不論是出於膽怯或者是不贊同恐怖行為，都可以宣稱脫離恐怖主義，但我找不出譴責「恐怖份子」的任何理由。

恰好在一百年前的6月，日本偉大的無政府主義者思想家幸德秋水在《暗殺論》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國際公法如此缺乏判決國際糾紛的能力、經濟制度如此缺乏調解勞資衝突的手段，社會法律與良心如此喪失判斷與制裁個人或黨派行動的力量，則對此社會絕望的人，或者隱遁、或者發狂、或者自殺，或者訴諸暗殺行動。暗殺確為罪惡，但把他們推向絕望的社會不是更罪惡

嗎？」實際上，如果我們不忘記恐怖份子已經首先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這個事實，我們為什麼不譴責把他們推向死亡選擇的這個罪惡制度呢？

如果你把恐怖主義視為糞便，徹底清除它們的唯一方法是停止人的生存。恐怖倒更像是一個人身上的傷病，你不能因為手上生瘡而切斷手指、不能因為耳朵發炎而拿掉耳朵。這個關於恐怖主義、恐怖事件性質的常識，並不因為事件的具體特殊性而不同。

2001年9月的前幾個月，具有中國與日本研究背景的日本政策研究所創辦人查爾默斯·約翰遜Charlmers Johnson出版了題為《反戈一擊》(Blowback)的普及性讀物，批判美國的帝國主義外交政策，並預測到特別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反戈一擊。連Blowback這個字典裡沒有收錄的詞也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用於評估美國外交政策的副作用帶來的衝擊。實際上，當今世界上最具爆破性的三個國際性衝突點（中東、台灣海峽與朝鮮半島）都是美國外交罪惡的後果。曾經為克林頓當局出謀獻策的約翰遜比絕大多數的只是直接為主人效勞的「思想庫」think tank高明，深為美國國家的利益憂慮。

既然美國扶持的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長達半個世紀之久，既然美國十年來持續轟炸伊拉克，既然美國收買薩達特·穆巴拉克軍人集團鎮壓埃及穆斯林政治組織，既然美國、法國支持阿爾及利亞軍人集團推翻民主選舉中獲勝的伊斯蘭政治組織，既然美國扶持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的落後、反動君主制而得以駐軍，等等，從阿拉伯世界中產生向美國宣戰的軍事組織是必不可免的。美國實際上一直是處於戰爭狀態中的。

在這種戰爭狀態下，美國的政治中心（白宮、國會、CIA）、軍事中心（五角大樓）、經濟中心象徵（世界貿易大樓）成為攻擊要點是顯而易見的。的確，在這些建築物中，有許多迫於生計從事清掃或者低級秘書事務的勞動民眾，他們與遭受原子彈爆炸的廣大廣島、長崎民眾一樣，是遭到直接攻擊與被統治階級利用而犧牲的雙重受難者。那些在廣島、長崎經受原子彈爆炸的亞洲民眾從來沒有咒罵美國；即使是日本民眾，在沒有首先譴責日本軍國主義之前就譴責美國，也喪失了道義基礎。

我們看到巴勒斯坦普通民眾懷著解放了的喜悅慶祝「九·一一」事件的巨大成功，連任何偽善者也不能抵賴阿拉伯民眾的這種正當的感情。讀過《古蘭經》的人

更明白，那些執行戰鬥的戰士以此清除了自己生活中的罪過，得以升入天堂。對於那些有理解、同情阿拉伯民眾苦難的人，如果要譴責這個恐怖行為，就必須同時譴責美國在中東的反動外交政策，必須同時要求美軍停止轟炸和侵略阿富汗，必須同時要求美國停止轟炸和制裁伊拉克（那些十歲以下的兒童憑什麼要為侯賽因的政策受難呢？）。必須同時要求美國停止軍援以色列，必須同時要求美軍撤出中東、撤出亞洲、撤出一切非美國領土的地區……；否則，除了偽善者，或是被愚弄者，都不應該隨著華盛頓的節奏痛罵。

我們再看看美國全軍「最高統帥」的表現，在聽說

第一架飛機撞擊世界貿易大樓後仍不知事態之嚴重繼續向孩童宣教；在聽說第二架飛機撞擊後頓時逃得無影無蹤（事後知逃到印地安那和那布拉斯加州的地下了）；在得知敵人都已經死完後又宣佈戰爭，把整個美國和整個世界都投入一場毫無道義的恐怖屠殺中，對那些「九·一一」事件的犧牲者，進行再一次的褻瀆。

正如對待各種戰爭一樣，對待恐怖主義也要具體分析。不過，從恐怖主義行為常常帶來的更大恐怖罪惡的歷史事實看來，恐怖行動一般不應當被贊同、被鼓勵。和平抵抗才是更有效的反對暴力的形式，更值得提倡。

2001年12月20日，San Jose

誰說戰爭是好事！

車蘇多夫斯基

路透社2001年9月16日報道，布殊總統的談話說：「我對經濟的恢復懷有最大的信心。這次突然事件無疑會影響我們的經濟。但，我們要全世界看到，明天，商店要開門營業。工人要回廠工作。」布殊總統打算發動「及時的」軍事打擊來提高證券市場的信心。

美國對戰時經濟又作何規劃呢？在恐怖行動襲擊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樓之前五天，布殊總統曾經預示：

「我一再申說，祇是在戰爭時期，在衰退時期，或者在突發事件的艱難時期，才動用社會保障資金。我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總統的花言巧語的口氣表明了他已安排好擴大美國戰爭機器時限。噦噦喳喳的「衰退」和「戰爭」叫聲，是用來製造美國的輿論，以便把國家的財力物力完全轉移到軍事工業方面去。

緊接著，從恐怖襲擊的惡夢中驚醒過來的傳媒，在每天的政治評論中，充滿了「愛家鄉」、「忠誠」和「愛國家」的詞句。而在這些詞句背後隱藏的目的，卻是製造新的法律依據，為「更新充實國家的防禦力量」敞開大門；同時也為美國在各地區採取直接的軍事行動提供正當的理由。

這樣把民用生產轉為軍工生產，就會使財富從民用必需消費方面流入國防承包商的手中。

在布殊政府背後的是強大的「五大」國防承包商：洛歇·馬丁（Lockheed Martin），波音（Boeing），雷塞安（Raytheon）等等。他們日益同能源巨頭結成夥伴。這就是沿著戰略輸油管道發生的許多地區戰爭和暴亂的幕後文章。

五角大樓的國防承包商已經把人員和資源從「民用」改為「軍事」的生產線了。舉例說，美國最大的國防承包商洛歇·馬丁（LMT）由於商業衛星市場「需求平淡」，大幅度縮減衛星部門。公司發言人一再保證說：洛歇把它的財力資源從麻煩多多的商業性企業轉移到能賺大錢的生產系列先進武器，包括生產F22猛禽式高科技噴氣戰鬥機的「正確方向」來了。這種戰鬥機是在佐治亞的洛歇·馬丁公司屬下的馬里埃達（Marietta's）飛機工廠裝配的。每架價值8,500萬美元。而3,000個直接的職業崗位一個工期最節約的花費為2,000萬美元。

波音公司以2億美元投標獲得與國防部簽訂生產聯合殲擊戰鬥機（JSF）承包合同，僅僅保住了三千個職業崗位，仍然抵銷不了近年來波音公司西雅圖飛機工廠的大批解僱。在波音公司，每一工期生產JSF聯合殲擊戰鬥機計劃要花費納稅人6,670萬美元（《西雅圖郵報》2001年9月7日）。難怪美國政府要削減社會保障計劃了。

今天美國生產系列先進武器未必能夠消退高漲的失業浪潮。

美國經濟的新趨向，會產生上百萬億美元的高額利潤，這將使少數大企業得以填飽私囊。

使用為民用經濟解僱的有特殊技能和專業的工人這個豐富的人力資源為美國公司籌措資金——以所謂「對外投資」的形式——美帝便能擴展到全世界的各個地區。

（蔚然節譯自加拿大《新社會主義者》2001年10月號）

以色列要摧毀巴勒斯坦的經濟

梅爾

以色列的軍事圍攻，使巴勒斯坦被佔領區的死亡人數不斷上升，有更多人受到經濟圍攻的打擊。至今近10個月來，有600以上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至少有51%是被暗殺的，與此同時，約有13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上（每人每月生活費僅2美元或更少），約有半數人口失業，每一個巴勒斯坦人爲全面內外封鎖付出代價，而被佔領區早已被分割成好幾百個「飛地」了。

經濟圍攻並非是最近全面封鎖的發明，早在奧斯陸協議簽訂之前，即在以色列佔領26年間已經埋下根子，奧斯陸協議爲大規模經濟戰的必需的基礎設施畫上最後一筆。

經濟戰是對基本人權的侵犯

經濟戰尚未普遍地被認爲是對基本人權的侵犯，這是由於西方國家「權利」自由觀念的不平衡造成的。西方國家的偏見是公民權、政治權遠勝於經濟、社會、文化權。以色列採取的奴役和暗殺政策已被普遍認爲是對國際法和人權標準的破壞，另一方面，教育、衛生經費的減少，失業和貧困人數的增加，卻不被認爲是對基本人權的侵犯。其結果，以色列的經濟戰政策很少受到國際的譴責。

過去34年中，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佔領區所實施的限制、調整和破壞的經濟政策，意味著既無獨立的巴勒斯坦經濟，也不可能擁有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家。即使明天停火可以落實，各方回到談判桌上來，但只要巴勒斯坦經濟結構問題得不到解決，那就沒有什麼和平可言。

協議簽訂前，以色列爲佔領奠定基礎

奧斯陸協議簽訂前，在以色列佔領的26年間，被佔領區內的經濟調整都是爲了以色列的經濟和政治目的的。1985年，以國防部長拉賓便說過：「在佔領區內不准發展『民族經濟』，不准擴大工農業，來同以國競爭。」

事實也就是如此。甚至以色列經濟政策迫使巴勒斯坦勞動力爲以色列經濟服務。1987年，加沙地帶全部勞動力中的47%，都在以色列工作，依靠以國發

的工資而生存。

巴勒斯坦經濟遭受長期貿易赤字和無數貿易限制，其進出口業務絕大部份與以色列貿易有關，因此完全依賴以色列的經濟，這不僅表現在就業方面，也表現在生產、貿易和消費方面。巴勒斯坦被佔領區內的經濟逐漸成爲以色列產品的市場，供給廉價勞動力的源泉。這樣，以色列便完全控制了被佔領區生產資源及其經濟增長的潛力。

以色列利用奧斯陸協議簽訂前的幾十年裡，沒收了巴勒斯坦的資源與土地，並使猶太人定居在被佔領區內，使約旦西岸和加沙地帶永遠無法建立巴勒斯坦民族國家。1987年，西岸的52%土地和加沙地帶30%土地都被沒收來作軍事用途或用作猶太人定居點。以色列政府和各猶太復國主義機構共花去15億美元把猶太人定居在被佔領區，定居在加沙地帶的猶太人爲2500人，僅佔加沙總人口的0.4%，但平均每人耗水量19倍於巴勒斯坦人平均量，猶太定居者平均每人佔有土地爲2.6英畝，而巴勒斯坦人僅爲0.06英畝。

1967-1987年在以色列統治的20年中，被佔領區居民支付給以色列的「佔領稅」高達8億美元，2倍半於以色列在該地區的投資。僅1987年，以色列花在巴勒斯坦人的服務設施和發展設施上僅2億4千萬美元，而稅收則達3億9千3百萬美元。

當奧斯陸協議簽訂時，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雙方之間經濟不平衡更加尖銳化了。1993年，以色列平均每人收入爲13.880美元，而西岸僅2500美元，加沙僅2400美元。失業人口同樣是不平衡的，以色列爲7.5%，而加沙爲45%。

奧斯陸協議加速加深經濟衰退

奧斯陸協議簽訂前夕，以色列採取內外封鎖政策。外封鎖爲了切斷被佔領區與埃及、約旦、以色列以及外部世界的聯繫；內封鎖則使被佔領區分割成許多飛地，互不聯繫。內外封鎖政策造成的後果是巴勒斯坦人失業人口增加了，1990-1993平均每年失業人數爲33900人，而1994-1998之間則平均每年爲81300，增加139.1%。

在奧斯陸協議簽訂期間，土地沒收政策更惡化

了，以色列工黨政府和利庫德政府加快速度沒收巴勒斯坦人土地，因而猶太非法定居者在被佔領區內人數從27萬人猛增到40萬人，其中包括東耶路撒冷的20萬人。隨之而來的是定居點的不斷擴大，定居點建設也突然增加了，以2000年上半年為例，建設項目超過1999年同期的96%，所有上述種種，都需要拆散巴勒斯坦人的家園，破壞他們的農田，沒收他們的自然資源，如用水資源和採石場等。巴勒斯坦經濟對外來的衝擊已變得更加脆弱無能了，因為它的一切如貿易、就業、外來投資、服務設施都要受到經濟封鎖的支配。

在奧斯陸協議期間，佔主要地位的新經濟模式是「解除了封鎖」的貿易區，在這個貿易區裡，以色列資本就可利用巴勒斯坦勞動力，為以巴邊境的出口加工區服務。

儘管在奧斯陸協議規定下，巴勒斯坦經濟的絕大部份遭受損失，但「綠線西岸」的精英階級個別份子卻受益不淺，這些巴勒斯坦供應者享有特權可與以色列生產商進行交易（如水泥），迫使巴勒斯坦中小企業退出市場。所以R·馬頓說：「奧斯陸協議是富人的和平、而不是勇敢者的和平」。

經濟戰帶來的衝擊

被佔領區受到全面內外封鎖，區內分割成飛地，這種集體性經濟懲罰，已使巴勒斯坦人屈服了。此外，以色列還利用更低價外國勞動力來取代巴勒斯坦人，後來在以色列工作的具有許可證的近6萬巴勒

坦人受到解僱。

此外，國際社會對經濟戰採取容忍態度。以色列在被佔領區內的經濟政策沒有被認為是對人權的侵犯，也沒有引起媒體的注意。

在過去10個月中，經濟戰給巴勒斯坦被佔領區帶來的衝擊是十分嚴重的。在全面封鎖期間，25000棵橄欖樹和果樹被連根拔掉。42000單位（Dunum）土地用推土機輾平，4千座大樓，其中1200座是住宅樓，全被破壞，留下1500戶人無家可歸。

此外，70%巴勒斯坦農村人口無醫療保障，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51%，失業人口上升到50%，每年人均收入下降為800美元（而以色列人則為18000美元）

在以色列內部，經濟上入不敷出的社區人民也成為經濟戰的第二個犧牲者。國家預算用在軍事上，而社會福利開支大為削減，受到打擊的是大多數以色列在經濟上、政治上最脆弱的那部份人，包括巴勒斯坦人和米茲臘希人（Mizrahim），這份人組成了以色列工人階級多數和城市貧民。因此，從許多方面來說，以色列的經濟戰是一把雙刃劍，既犧牲了巴勒斯坦，也犧牲了以色列的工人階級。

（蕭明摘譯自巴勒斯坦出版的《在兩條路線之間》01年8月號）

附註：作者露西·梅爾（Lucy Mair）是紐約的社會經濟權利中心的董事。

從西雅圖、魁北克到熱那亞

——一個新興的群眾運動

田友

近年來，大凡資本主義強國的領導集團召開世界性重要會議的地方，都爆發了來自世界各地民間團體組織的聲勢浩大的群眾性抗議示威。從1999年12月3日到今年7月20日，在短短的一年又八個月不到的時間裡，群眾性的抗議示威運動便發生了12起之多：

1999年12月1起。2000年5起。今年到目前為止，已發生6起。下面只簡單介紹比較重大的幾起事件。

一、

1999年12月3日，世界貿易組織（WTO）在西雅圖召開大會，遭到了來自世界各地民間組織的群眾4

萬多人的抗議示威。示威群眾同警察發生武力衝突，引起了嚴重的騷亂，有十多人受傷，西雅圖被迫宣佈緊急狀態，實行宵禁，整座城市陷於癱瘓。此後，抗議示威者即以「西雅圖人」的名聲載入史冊。

二、

2000年2月12日，在曼谷召開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事前，貿發會秘書長里庫佩羅宣稱：「曼谷可以治好西雅圖的創傷」。泰國政府出動了7千警察來防衛，以防止發生西雅圖那樣的事件。但仍有大群自發的群眾擁上街頭遊行示威，抗議貿發會議的召開。示威者舉起的橫幅寫著：「WB（世界銀行）=最差銀行」，「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黑手黨基金組織」。

三、

2000年9月26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布拉格開會，1萬多人在會場外舉行示威，表示抗議，與警方發生衝突，約100人受傷，400人受到警方質詢。

四、

2000年12月6日，在尼斯，有5萬人上街遊行示威，抗議歐盟首腦會議的召開，與警方發生衝突，有24名警察受傷，示威者有42人受警方拘詢，2人被判監禁。

五、

2001年4月16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華盛頓開會，就在距白宮僅數街區之隔的世界銀行中心所在地，有6千多群眾舉行和平示威，遭到警察的鎮壓，有200人被捕，其中有《華盛頓郵報》的著名攝影師卡羅爾·古齊。

六、

2001年4月20日，第三屆美洲國家首腦會議在魁北克舉行，商討美國提出的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協議。與此同時，有成千上萬的人群，代表90多個勞工、婦女、學生和環保團體，紛紛從各地匯集到魁北克來，舉行一連串的抗議示威活動。有數千人甚至是徒步穿越美國和加拿大的邊界，就在美國的華盛頓州和加拿大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交界的國家公園舉行集會抗議。在魁北克市，有2萬多人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同警察發生對抗。從21日直到22日晚上，在為保護國家首腦開會而設立的被稱做「恥辱的圍牆」周圍的街區，示威者同警察發生了延綿不斷的巷戰，警察使用催淚瓦斯，橡皮彈和警棍，追捕領導群眾抗議示威的領導人，如著名的Jaggi Singh等人。被捕的抗議者有500人以上。受傷的群眾有的傷勢很嚴重。

警方有19人受傷。整個抗議活動，持續進行了一星期之久。

七、

2001年6月25日，原定世界銀行在巴塞羅那開會，當即有1萬人上街遊行示威表示反對。示威群眾與警察發生衝突，有32人受傷，22人被捕。由於害怕發生更嚴重的暴力事件，世界銀行被迫取消這次會議。

八、

在7月20日至23日，熱那亞舉行西方七個工業最發達的國家，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和俄國等八國首腦會議。在會議之前，東道國意大利政府為了保證會議安全，採取了一系列防衛措施，在市中心的主要街道設立紅色禁區，用混凝土築成高牆封鎖街區，下水道全部焊死。在主會場，用高達4米的鐵欄柵圍起來。還動用2萬名軍警便衣，配備了催淚彈、高壓水槍、盾牌、警棍等。意大利軍方甚至部署戰鬥機、驅逐艦、地對空導彈，在會議之前幾天，熱那亞當局關閉了火車站、機場，停止地鐵營運，還停止執行歐共體公民可以自由入境條約。出入港口的船隻必需在指定的碼頭停泊。這一切防衛措施，有如面臨大敵一樣，使這座名聞遐邇的古老海港城市變成了一座孤零零的「死城」。但，這一切仍然阻止不了在八國首腦會議之前，便有來自世界各地，代表多達324個民間群眾組織的10萬以上的群眾集中到了熱那亞。從7月19日起便開始了對八國首腦會議舉行聲勢浩大的抗議示威活動。特別使八國首腦驚異的、萬萬沒有料想到的，是這些到熱那亞來參加抗議示威的群眾已組成名為「熱那亞論壇」的臨時機構，負責領導、指揮和協調群眾的抗議示威活動。這就使本來是分散的各自為政的群眾抗議示威活動，會合成為浩浩盪盪的大軍。

八國首腦會議舉行3天，十多萬人的抗議也進行了3天。在八國首腦會議的頭一天（即7月20日）下午，示威群眾同軍警發生衝突，有一名叫朱利亞尼的年僅23歲的意大利青年被警察開槍打死，總共有184人受傷，其中示威群眾114人，記者10人，警察60人；有56名示威者被警察逮捕。第二天，15萬群眾再次走上街頭，抗議警察濫用暴力，槍殺示威群眾，人們臂纏黑紗，憤怒的群眾沿途向軍警高喊：「兇手！」「兇手！」。示威者再次與軍警發生衝突，警方用高壓水槍、催淚彈來對待群眾，有200人受傷。22日清晨，意大利警方突擊搜查示威群眾組織設在一所學校裡的總部，帶走了一批計算機磁盤，有6人受

傷，15人被捕。

以上這些震撼人心的群眾抗議示威運動的舉行，都是針對當今少數幾個資本主義強國的統治集團，爲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協調它們推行的政治、軍事、經濟和社會的國際政策，並強加給其他國家的。對於這一點，特別明顯地表現在今年4月間魁北克的美洲國家首腦會議的前夕（古巴卡斯特羅總統被排除在外，沒有參加會議），到魁北克去參加抗議示威的群眾，針鋒相對召開了美洲民間組織的第二次美洲人民峰會。峰會發表了一項聲明說：「我們反對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的提案，反對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反對私有化。新自由主義模式是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性的，它對生態是一種破壞。我們主張建立以民主、平等和尊重環境和人權爲基礎的新的一體化渠道」。聲明指出：美洲國家首腦會議提出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提案，是爲投資者制定的權利和自由，它把資本凌駕於勞動之上，把人的生命和世界變成商品，否定人的基本權利，踐踏民主，破壞國家主權。這個提案將加劇富國與窮國、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將會破壞人類與環境間的生態鏈，將會導致各國經濟偏向於出口，破壞當地居民的需求，將會使地球和人類的資源商品化，危及當地的農業生產，特別對婦女勞動有著嚴重的威脅。聲明鄭重提出：「我們主張保持各國歷史和文化的多樣性的同時，在美洲各國人民之間駕設橋樑，鞏固代議制和參與性民主，讓婦女和男人真正平等地生活在一起」。

在7月間，對熱那亞八國首腦會議的15萬人抗議示威行動中，也像魁北克的第二次人民峰會一樣，召開了聲勢浩大的「熱那亞社會論壇」，同八國首腦會議大唱對台戲，針對八國首腦會議提出的政治、軍事、經濟和社會的國際政策，就反對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環境保護、人權及勞工權益等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公的問題展開了群眾性的大辯論。

美洲人民第二次峰會發表的聲明，可以說代表了歷次抗議示威群眾的呼聲，反映了全世界廣大社會階層的人民群眾，對以美國爲首的資本主義強國統治者推行的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政策的極大不滿，並提出了強烈的挑戰。

如果從17世紀中葉克倫威爾領導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處死國王查理一世，宣佈成立英吉利共和國算起，資本主義制度推行至今，已經300多年。這300多年間，資本主義制度在人類歷史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創造了值得誇耀的物質文明和巨大的財富。但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制度也給人類帶來無窮無盡的災

難和痛苦：頻繁的戰爭，核武器、生物化學武器、生態環境的破壞，熱帶雨林的毀滅，臭氧層的破壞空氣和水源的污染，貧困、飢餓、瘟疫和傳染病，等等，無一不與資本主義制度有關，無一不在威脅著人類的生存。

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已經達到最嚴重的地步。就社會分配來說，據近年的一些調查報告指出，2000年全世界擁有高淨財產的富豪有720萬人，其中北美250萬，歐洲230萬，亞洲170萬，中東22萬，拉丁美洲27萬。這些富豪佔全世界60億人口的極少數，卻擁有淨財產達27萬億美元，比同年全世界的總產值30萬億只差3萬億美元。而全球人均日生活費不足1美元的窮人有13億；不超過2美元的有30億。聯合國的一份報告說，358個億萬富豪的收入竟超過23億窮人收入的總和。全世界每日有8億人挨餓，每年有1,300萬兒童因貧困、飢餓、疾病而死亡。這些觸目驚心的數字，說明了資本主義制度早已不適合人類生存的需要，人類有權利選擇和創建更加適合人類生存需要的社會制度，這應該說是天經地義。

近年來，在資本主義各國投資不足，公司大批裁員、失業率驟升、消費疲軟、金融市場混亂、股市動盪的情況下，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日益迫近的陰影籠罩下，世界各階層人民正在急速覺醒，並採取抗爭的行動，這無疑是未來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的開端。儘管人民群眾抗爭的戰略目標還不十分明確，行動還不夠協調一致，特別是在歷次群眾抗議示威行動中，還未能同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以及當今社會主義左翼運動結合在一起，這不能不說是個最大的缺陷。但隨著鬥爭的深入開展，一個更偉大雄壯的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必定會展現出來。

恩格斯在1894年初應意大利社會黨人的請求寫了《未來的意大利革命和社會黨》一文，其中說：「《共產黨宣言》的策略是：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發展階段上，社會主義者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他們爲工人階級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鬥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所以，在醞釀中的革命運動的勝利只能使我們更加強大，並且給我們創造出更爲有利的環境。假如我們站在一旁，假如我們對各『親戚』黨只限於純粹消極的批判，那末，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我們有責任支持任何一種真正的人民運動」。

恩格斯的話說得多好啊！一切真誠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都應該積極行動起來，投入到當今新興

起的反對不合理的現存資本主義制度的群眾鬥爭中來，同廣大人民群眾一起，去爭取一個又一個的勝

利，為實現民主、自由、平等的社會主義制度而奮鬥。

全球化與婦女

蔚然輯譯

在工業發達的西方國家，由於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把大量婦女趕到祇簽訂臨時合同的和從事家務勞動的自由市場中去。雖然這些新的勞動市場允許婦女在工作和家庭之間得到和諧協調，但真正的贏家卻是資本家的公司。

在嬰兒搖床和爐灶之間安置一台電腦，這是公司的新措施和分散經營戰略的一項舉措。這看來大大方便了婦女，但實際上，它卻為公司節省了租金、電費和電話費用。公司還因此省去了為婦女設置網址，這樣，婦女的病假工資、懷孕和生育補助乃至退休金等權利便被一筆勾銷了。

在經濟不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千百萬的婦女被投入到為工業發達國家消費服務的工廠和辦公室的工作中去。為了增加利潤和更好利用廉價勞動力，公司進行重新佈置，由銀行把承包的數據自動記入設在牙買加或班加羅的公司辦事處去，而在那裡工作的婦女們就得用她們的「靈巧的」手指在一個鐘頭之內在電腦的鍵盤上敲打12,000次。

在30個不發達國家的服裝業工作的工人約有40萬人，其中90%是婦女。她們每天所得的工資少於1美元。而當這些女工為爭取自己的利益組織起來進行鬥爭，像1997年雅加達1萬名女工要求得到最低限度的工資進行罷工鬥爭時，資本家便從中國、越南找到更加廉價的勞動力來代替她們。

不發達國家的貧困迫使婦女們到工業發達國家去找工作。千百萬青年婦女離開她們的家，到歐洲和美國等地去充當女傭。據估計，菲律賓有7百萬人在國外工作，其中60%是婦女。她們中的大部份人做了工資微薄的女傭，另一些人則淪為娼妓。今日的波蘭是向歐洲供應妓女的國家。資本主義復辟導致經濟衰退的波蘭，祇有54%的婦女找到工作做。根據確鑿的資料證明，這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政策造成的。而婦女則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全世界的窮人

70%是婦女。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表明，津巴布韋1993年同1991年相比，40%的婦女沒能做X光檢驗，20-30%的醫院缺少病床，產婦死亡成倍增長，平均壽命縮短了5年，26%的學齡兒童不能上學。

這些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帶給各國婦女的惡果。

有一種觀點認為資本主義有好有壞。我們祇要看看上面列舉的事實，便可以知道這種觀點是十分錯誤的了。

資本主義制度是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的制度，它祇對資本家和地主階級有利，而對工人階級、勞動農民，特別是勞動婦女不利。

從墨西哥到金邊，千百萬婦女已經加入到工人階級的隊伍中。把各大陸各國的勞動婦女組織起來，加強她們之間的國際團結，同工人階級的鬥爭結合在一起，就如同一把鉗手能夠把國際資本主義狠狠地鉗死。

今日的工人階級婦女需要有明確的鬥爭目標和鬥爭精神，在全世界掀起革命的婦女運動。要使反對資本主義的婦女運動取得成果，新一代的婦女運動戰士們必需開展爭取土地權，反對性暴行，和爭取生育權利的鬥爭。

工人階級的婦女運動，要為團結全世界勞動婦女進行鬥爭，要同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鬥爭團結一致來摧毀資本主義制度。



抗議大氣污染

「地球氣候變暖」會議以失敗告終

利文斯頓

2000年11月25日在海牙舉行的為期2周的地球氣候變暖會議，以失敗告終。這一失敗對世界各國勞動人民是一次打擊。這次打擊不是任何別的國家，而正是美國政府給予的。

海牙會談的用意在於使1997年在日本簽署的京都議定書內容充實起來。議定書決定要世界各工業化國家承擔義務，到2012年時把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下降到低於1990年水平的5%。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工業化國家已經批准這一議定書，大多數環境保衛科學家認定這種情況是阻止地球氣候變暖的軟弱無力的表現。歐洲人希望在5月間繼續進行會談。

資產階級的提案弄虛作假

造成會談失敗的美國政府堅持認為，議定書有很多漏洞，最終會使它變得毫無意義。1990年，美國排出的與二氧化碳等值物的總量佔38%。自1990年以來，美國氣體排放量幾乎增長22%，遠遠超過了任何其他國家。在同一時期內，俄羅斯溫室氣體排放下降57.6%，德國下降16.1%，英國下降8.9%。美國統治階級認定，東京議定書給美國規定的下降率要求目標，是過份苛刻，無法完成的。

克林頓的「地球事務副國務卿」F.E.洛伊，同時也是美國首席談判代表，首先提出要把林地面積算作「碳氣的下降因素」。其次，洛伊要求建立污染貿易體制（如果某一國氣體排放量已經超過下降率的目標要求，可把這種污染權出賣給另一國，以便達到目標要求）。第三，洛伊要求美國政府和各大公司能把資本投放在世界各地「未污染」能源上以取得信任。借助這第三項建議，美國便可以投資巴西的核電站，通過使用「未污染」的能源，有助於巴西溫室氣體排放的總下降量。多數歐洲國家反對用這種方式輸出核技術。

洛伊的建議反映出克林頓——戈爾政府的環境保護政策。歐盟以及美國環境保護的專家們，批評美國建議是過於軟弱無力。這些建議的後果必將使美國各

大公司在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所應作出的努力縮減到最低點。環境保護專家們對美國談判代表洛伊非常氣憤，指責他在會議即將結束時的記者招待會上盡在他自己臉上塗脂抹粉。

當地球燃燒起來時

會議召開前不久，地球氣候變暖後果的另一跡象出現了。2000年是美國大陸有史記載以來介於第7與第12氣候最暖的年頭之間。那年的11月和12月特別寒冷，總算挽救了2000年不是美國大陸最暖的一年。在世界範圍內，2000年是有記載的第5個最暖年。從1982年以來，地球上最暖的10年都已出現了，其中包括1998年是有史記載以來的最暖一年。

地球氣候變熱最易看到的可怖跡象就是：當旅遊者在8月裡乘坐俄羅斯破冰船就能發現北極地帶一片遼闊無垠的水面。這消息成了媒體的大字標題，同時也為這令人不安事實提供明顯形象。衛星拍攝的照片表明，極地冰蓋面積已縮減6%，根據聲納測定冰的平均厚度已縮減了42%。在北美住過的任何人都知道，這就意味著冰蓋正在融解（冰蓋變薄之前好久，覆蓋著冰的面積已經縮減到可觀程度了）。

同時，科學家發現一種新的溫室氣體（三氟鉀基硫五氟化物），是一種烈性氣體，需要1,000多年才能分解，通常這種溫室氣體是很少見的，而現在在大氣中迅速地增加。這種氣體按其吸熱能力而言，比二氧化碳強過18,000倍。政府裡的科學家迄今尚未追蹤到產生這種氣體的公司，而這種氣體很可能是使用氟來加工製造的副產品。

歐洲人為什麼要抵制

歐盟國家不能接受美國建議，是有兩個理由：第一，這些建議迫使歐洲資本家處於不利地位。例如，歐洲國家不具備大面積林地用作「碳氣下降因素」。結果，他們不得不採取其他措施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例如嚴格限制電力廠和汽車尾氣排放，要投資在

規模大的運輸系統等等。歐洲人同時指出，森林可能被砍伐，或在林火中毀滅，不論在那一種情況下，都不能起到有效的使碳氣下降的作用。林地全部砍光，在美國、加拿大是很普遍的，那裡的大面積森林為取得木材而被夷平了。全部砍光的森林顯然也不能起到使碳氣下降的作用，代替全部砍光的辦法是種植低衝擊度（Low impact）的森林，所謂低衝擊度森林是較頻繁、較有選擇性的收穫林木，並可保持最大限度的林地作為生態系統，這些最大限度的林地同樣是重要的下降碳氣因素。（芬蘭是一個例子，芬蘭的林地僅佔世界林地的1%，而世界25%的紙張和木材卻是芬蘭的產品。）令人感到驚訝不已的是，美國人採用全部砍光森林的辦法從中取得高額利潤。但也是美國政府提出林地面積算作下降碳氣的因素，而美國公司仍繼續不斷地砍光全部林木。這就是美國資本家的如意算盤：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

第二個理由是：歐洲各國政府面臨著強大的群眾運動，這運動致力於保護環境。並在工會中，以及左派政黨（特別是綠黨）中都有基礎，歐洲這些組織能大膽地動員群眾舉行大規模抗議，如同美國作比較，美國僅有數百人，主要是由「綠色和平」組織起來，他們參加會議是為了在議員中作遊說工作，而歐洲人民則能組織大規模抗議，並進而在會場周圍築起沙袋堤防來。兩種情況顯然完全不同。

布殊或戈爾態度如何

當選總統布殊反對地球氣候變暖條約。事實上，他不認為存在著地球氣候會變暖問題。反之，副總統戈爾則表示支持地球氣候變暖問題，並力圖主張要挽救1997年在日本簽署的、尚無成效的京都議定書。如果把戈爾說成是一位強有力的環境保護者，那就言過其實了。戈爾實際上是主張「以市場為基礎的刺激法」並遵循在海牙會議的美國談判代表提出的「靈活方法」。紐約時報指出：「即使戈爾勝利了，他還需要得到參議院的批准，在100參議員中要有67人支持他，這就無異於走上坡路、十分吃力」。即使戈爾當選總統，美國也未必簽署這項條約。

誰應受到譴責？

真正應受譴責的，不是什麼執行強硬路線的環境保護者，而是美國政府與美國資產階級。正如「綠色

和平」組織在會議結束後所指出的，美國代表團要撫慰國內的工商業家，並衛護他們的投資利益的願望是牢不可破的。

基層運動開始了

環境保護的主流傾向，要推行一種戰略，即採取遊說和幕後談判的戰略去迫使美國政府採取行動，但失敗了，因為反對勢力來自大企業，來自親工業的環境保護者。基層運動所需要的是群眾性行動戰略。運動的開端已可在綠色和平組織以及教會的主流傾向中（特別是激進主義活動家中）看得到。

全國性的和地區性的各不同教會領導人，在明尼蘇達州聖克勞德市附近集會，這是由明尼蘇達宗教會議組織起來的，兩天會議期間便組織了各種不同信仰運動，宣佈地球氣候變暖。類似運動在其他15個州裡也正在組織起來。儘管距離群眾性運動尚遠，但這些不同信仰運動的存在，是走向建立真正群眾運動的重要一步。

運動的迫切要求是不難一一列舉出來的，例如不斷增加大規模運輸體制、重新振興鐵路貨運系統，限制城市的蔓延擴大、保存歷史悠久的古森林連同低衝擊、低影響的伐木等等，便可切實地減少美國溫室氣體排放。我們同時需要在一大批工業中限制工業污染。

當然，美國大公司必然起來反對這些措施的。沒有鬥爭，就沒有所得。

資本主義長期來把自然界作為私人財產，而自然界是屬於全人類及其子孫後代的，以原始積累方式，把屬於人人所有的財產被資本家盜竊利用了，為的是謀取利潤。人類呼吸的空氣，飲的水以及整個生物圈都被盜竊利用了，而人類是整個生物圈的一部份也是它的產品。反對地球氣候變暖的鬥爭，將會充分提出我們迫切的要求，並且要抗擊真正的魔鬼——毀滅我們星球和人類生命的資本主義制度。

（蕭明譯自《勞工旗幟》2001年第1期）

恐慌籠罩世界經濟

基米斯特

英國《經濟學人》在3月24日的社論上公開談論「新世界經濟的第一次衰退」的可能性。近幾個月來股票市場的下跌，從美國傳播到歐洲和其他地方，並且從高技術部門到其他部門。

許多美國公司正在大量裁員，並且終止20萬個製造業的工作機會。預料這種情況今年會在英國發生。這些問題對於全球資本主義嚴重到什麼程度？這個世界是不是面臨衰退的邊緣？

世界經濟現時所直接面對的這些問題，正是近10年的經歷和在此時期資本所追隨的戰略的結果。在《社會主義展望》中，我們曾經爭論過在一些時候，在20世紀90年代晚期，發生大量的分散而又互相連結起來發展的時候，就需要看到全球經濟的動盪了。

三個特定的問題尤其重要：

1. 日本經濟的長期停滯；
2. 美國的投機泡沫經濟；
3. 國際金融市場的混亂，導致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持續貨幣危機。

這個惡夢，對於資本家階級已經成為可能了。這三種情況的發展可能匯合起來成為一般化的危機。這個危機將會動搖其餘的世界，尤其是脆弱的歐元計劃。

這樣的一種發展本可能在1997和1998年發生，但它不發生在那時候，其原因是美國政府和中央銀行決定以一切代價去維持美國的繁榮，縱然這樣會意味進一步鼓勵投機事業。

在這個時期，東亞和東南亞的大量資金湧流到美國去。隨著歐元的貶值，美國美元堅挺的政策讓歐洲的某些經濟得到復興，並且為了亞洲出口的繁榮逐漸地使許多地區脫離了衰退。

期望美國採取行動避免任何全球性的災難，金融市場恢復了一些自信。1998年在俄羅斯和1999年在巴西的貨幣危機的結果，儘管是地區性的，每個國家只有局部的衝擊，但他們的影響是嚴重的。

現在有什麼不同呢？最明顯地，美國不再處於1998年它所扮演的角色那個地位了。因為美國要繼

續從世界其他的地方進口像過去幾年那樣的數量，以維持美國消費者持續的需要。

這種需要看來是愈來愈減少了。因為美國國民隨著股票市場貶值和失業上升而使其財富減少了。

此外，美國不再顯得是從前那樣的安全投資目的地了。其結果是在金融市場上引起恐慌。地區性的投資者，如東南亞，面臨兩種情況：由於美國經濟放緩，從各地來的出口衰退；由於抽走了他們的資金，其他地方就短缺了。

在這樣的形勢下，每個資本家將試圖盡快採取行動保護他們的資金，但是所有用這種方法行動的結果，很容易激發起一場危機。

在這些所謂興起市場的第一個國家中，遭受這種精神上痛苦的是土耳其，它經歷一個金融自由化的過程，類似於20世紀90年代的東亞和東南亞曾經有過同樣的鼓勵投機事業投資的結果，同時，這種優先的利潤率並不被說成為投機性的。

這樣的獲得激發起貨幣的暴跌。但這種困擾對於國際資本進入亞洲和拉丁美洲，比起土耳其要多的多。

像《經濟學人》這樣的觀察者在過去兩年就曾經認為，亞洲在自由市場的方針指導下，要重建他們自己的經濟，並不如在1997年之後曾經有過的那麼多的希望。

美國力量的擴張意味了在沒有清除大量的、無利可圖的資本情況下，在對美國大量出口增長的基礎上，南韓、泰國和馬來西亞能夠開始再度增長。

但這一來，美國在經濟延長下降的情況下，捨棄這一類非常脆弱的國家，結果就有可能在亞洲重新引起金融恐慌。

在拉丁美洲對美國出口的依賴是少得多的。但是，任何貨幣的波動所引起的緊張是局部地感覺到的。

1999年，當巴西的貨幣貶值的時候，只有把高度的緊張寄望於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烏拉圭的墨柯塞（Mercosur）貿易集團來解決。現在處在仔細

觀察的國家有阿根廷。

現在，隨著經濟的衰退差不多有三年了，拖欠債務的威脅普遍。阿根廷政府已經採取行動提高消費商品的關稅，這個行動在墨柯塞集團內部引發了較大的爭論。

在阿根廷，因為這個國家採用固定匯率的制度，它的貨幣危機就具有特殊的意義。阿根廷是許多國家中最大利用著名的「貨幣委員會」的。這個委員會對外匯儲備水平流通的金額加以限制。

可是，爲了保持貨幣的價值而要忍受無限期的衰退，就須看資本家和工人的意願了。

如果阿根廷的貨幣價值陡直下跌，那麼貨幣委員會的信用將會嚴重受到動搖。這就可能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引起另一回恐慌。

對於政府發展經濟方面也會呈現一個較大的政治窘境。這個抉擇將會被赤裸裸地提出來：要麼讓貨幣隨著市場升或降，要麼實際上適應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貨幣，有名的金元政策。

近幾年來，這樣的金元化，被拉丁美洲和其他各地的精英們再三地討論，作爲一個辦法，使這個地區結合入全球化的計劃中。但是，這樣一個計劃的潛力，對於提高階級鬥爭的水平已經戲劇性地於去年在厄瓜多爾顯示出來了。

到那時候，不能排除美國經濟衰退同另一個時期的國際金融市場的不穩定同時發生的可能性。

除了這個問題之外，在日本經濟方面，仍有延而不決的問題。過去幾年，日本曾出現過多次的開始增長，卻不能維持較長的時期。

在日本，中心問題在於：所有增長的嘗試，全部依靠政府借款的大量增加，這樣的借貸現在已經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8%。這種戰略，通過政府的購買而吸收商品，在缺乏私人消費和投資好轉的情況下，解決生產過剩的危機。

這裡的問題是日本的商戶和工人深知這些債務終歸不得不償還，那麼，他們很可能面對更高的稅負和削減未來的公共開支。他們的反應就是要增加他們的儲蓄。

這一來甚至鼓勵降低價格，使日本的利息率降到零的水平。在這樣的情況下，延遲到將來去購買才有意義。政府開支越多，國家的其餘部份在開銷上就越退縮不前，而且勢必造成更大的赤字。

從這種形勢中冒出兩個問題，對於英國社會主義

者是重要的。第一，這些孤立的問題是怎樣才能真的匯在一起，產生一個全球性的危機？二，這些發展在英國將產生什麼影響？

一個世界經濟危機，現在比之1997年和1998年的任何時候都要更大，那是清楚的。這樣的經濟危機是怎樣可能發展的，依靠於許多的因素，這些因素，還是難以預料的。

最重要的，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戰略，在試圖通過利率的削減去支援美國經濟，怎樣取得成功，還是不明朗的。

現在國際金融投資者是否會再使用1997年所做的同樣方法。歐洲的還是日本的經濟，能否依靠提高它們的增長率，去克服由於美國的發展所留下來的不景氣，這些都是不明朗的。

可是，我們能說的是：現在資本所採取的戰略試圖避免經濟危機，必定給未來積聚更多的問題。美國一個時期以來，當債務已經達到創紀錄水平的時候，通過削減利率來鼓勵更多的借款。

日本政府的預算赤字正在向一個再不能長期承受的水平前進。以先前的「成功故事」像阿根廷面對的維持貨幣的價值問題，對於發展中國家開放的選擇範圍是顯著地狹窄的。

有些人曾經爭辯：這樣的發展對英國的直接影響是有限的。它曾經被指出，德國對美國的出口按比例多於英國，但這種觀點忽視了兩個因素。

第一，資本國際化增加的影響意味著全球動亂的間接影響，可能要比直接影響重要得多。如果亞洲經濟走入困境，又如美國因此而放緩生產，那時候，這個影響將彈回英國。

第二，英美之間的聯繫，通過外國投資比通過貿易要多得多，英國的海外投資的價值下降，同金融不穩定連在一起影響到倫敦城，這對於英國必將引起一系列的問題。

要預言當前全球資本主義將要面對的一系列困難會如何嚴重，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論什麼樣的最後結果，這些發展給社會主義者提供一個豐富的機會去辯論他們的情況。

今天，面對世界爭論的中心問題，是市場的作用，和它的破壞性影響。

（柳真節譯自《社會主義展望》2001年4月號）

大量失業與小泉政權的破壞僱用政策

高島義一

今年7月的完全失業率，自從1953年的調查以來，首次突破5%的大關，失業者人數達330萬人。當然，實際的失業人數遠不止如此。

按照日本的失業統計方法，即使在調查月的最後一周有一個小時的收入，都不叫「完全失業者」。與此相比，法國的失業者是指每月工作36小時以下的人。另外，那些在每月最後一周沒有找工作的人，都被劃為「非勞動人口」。根據日本政府總務省今年2月的「勞動人口特別調查」，所謂希望就業卻沒有就業機會的「非勞動人口」達982萬人。這樣算來，日本實際上有1,300多萬的失業者，失業率達17%。

就此，小泉對記者答道：「在改革期間，失業者增加是不可避免的。」厚生省5月3日的協議會上，小泉提出改變以終生僱用為前提的現行僱用制度，「如果企業可以先僱用兩、三年，再可以自由解僱的話，就可以增加僱用。」實際上，各企業已經在削減正式職工的僱用，大量僱用臨時工、派遣（合同）工人

了。現在，不僅中高年勞動者，連大學、高中畢業生也越來越多地剛出校門就找不到工作而失業了。

那麼，是不是日本真的缺乏工作機會呢？讓我們來看一組數據：東京都產業勞動局今年4月發表的「關於勞動時間管理的實態調查」，39.4%的工人有免費加班，16.6%的工人要把工作帶回家裡加班。日本實際的勞動時間應為標準（正常）年間勞動1,800小時，加上300小時的加班時間，比歐洲工人的年1,500小時多50%。如果把這些時間的勞動量僱用失業者，日本會出現人手不足的現象。

所以，我們應該要求取消免費加班、取消加班制度，制定35小時工作周制度，制定限制解僱的法律，賦與臨時、合同工人同樣的社會保障權利，增加醫療、福祉、教育、防災等公用範圍的僱用。

（趙京譯自日本新時代社《橋樑》周刊2001年9月3日第1696號）。

（來論） 勞動權是一項基本的人權 趙京

我來美國後第一份正式的「永久」工作是在電話上銷售電視天線與節目，報酬略高於法定最低工資。業務相當輕鬆，平均只有三分之一的時間為公司工作。

按照經驗，每當工作量不足時，公司總會採取各種措施，最終實行裁員（Lay off，不同於因為職工個人理由而離去的辭職或開性解僱）。我們都預感到將被裁員，只是因為那時相同待遇的工作比較容易找到，也沒有心理壓力。

一天晚上，我接到公司經理電話，讓我第二天提前一個小時上班。我意識到這可能會宣佈裁員事項，並期待著一頓免費午餐。

第二天我到達公司時，發現同項目的職工都到齊了。公司宣佈：因為電視公司取消了此項目合同，從今天起，所有職工全部被裁員。我們在簽署了不控告

公司聲明後，領到相當於兩週工資的遣散費，並可以申請州政府的失業保險。

這對在日本公司裡工作過的我，是一個記憶深刻的體驗，美國的僱用制度竟然允許一個公司只是為了一個項目而僱用或當天解僱職工！

我也曾在一個「地球上最好公司之一」的純軟件開發公司（其人均產值超過五十萬美元）工作過。我感到自己無法適應人品惡劣的經理。也很驚奇為什麼職工同事們為討好上司竟然不擇手段。我當面向公司總裁建議公司考慮改善管理制度，適當地評價、檢查對職工握有太大權勢（從僱用、提升到解僱）的各級經理。

當時，美國的泡沫經濟正達到頂峰，這個有兩千職工的公司聲稱下一年將要招收一千名新職工。所以，我這樣的資本主義體制異端也有一定的使用價值

得以生存下來。我同時預感到美國經濟也有泡沫破滅的時候，爲了能夠在跨部門範圍內組織職工應付可能的衝突，我積極組織全公司範圍的乒乓球比賽、參加演講俱樂部等，特別希望有可能在硅谷的高科技產業內也組織起工會來。不過，事態的展開完全超出個人主觀設想之外。

2001年9月11日，我較早趕到公司，知道了發生在紐約和華盛頓的事件。公司總裁當即決定當天放假（付工資），大家都驚恐、慌張地往回趕。我留下來與警備、清掃的工人（他們不屬於公司職工）「堅守陣地」，因爲我知道沒有人會來此公司找麻煩。就連美國略有頭腦的學者如Chalmers Johnson，都預測到同性質的攻擊行動（他在事件之前剛出版了一本叫做《反戈一擊》的書批判美國的帝國主義外交）。我當時很可惜公司爲此損失上百萬美元。現在想來，公司此舉是爲了保護公司最大財產——職工，因爲公司大樓或設備並沒有多大價值，且不能創造剩餘價值。

我可以預知國際政治的大體趨向，卻不能控制公司的隨之而來的變動。當我被經理告知我處於「再配置」過程時，心情很欣慰，期待著新的經理和工作無論如何都比目前的好。但是，我最終還是被解僱了。因爲在美國的公司裡，得罪了經理就不能在公司裡留下來。

對於英美式資本主義而言，歐日式資本主義帶有更多的社會主義性質。歐洲各國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經常執政，工會也十分強大，在普遍蕭條之際，一般採用降低工作時間（降低收入）的方式「同舟共濟」。日本的《勞動基準法》只簡單規定「必須在解僱前三十天通知」，但按照東京高等裁判所的判例，還必須考慮「人員削減的必要性」、「選擇解僱方式的必要性」、「確定解僱對象的妥當性」、「勞資協議程序上的妥當性」等基準。這就是日本資本主義「終身僱用」特徵的法律基礎。我也向公司建議此方式，並得到一般職工的贊同。公司管理階層其實也不反對。但是，華爾街不高興，不允許這樣做。

日本的上市公司每年只須公佈一次財務報告，且股東大會都選在同一天舉行以防止股東們有理無理的控制或干涉。再加上多數公司都隸屬於以銀行爲主力的所謂六大系列，公司之間交叉控股，公司管理階層直接受股票控制而改變經營、削減職工的壓力不大。相反，美國上市公司每個季節必須公佈財務報告，一旦出現虧損，就必須最終以裁員的方式反饋給股票市場。特別要指出，幾乎所有上市公司都以「股票選擇權」（即股票數額）的形式獎勵員工，以及管理階

層，典型的公司總裁甚至不要工資，只要「股票選擇權」以示對股東的忠心。這種經營方式，已經遠遠脫離傳統資本主義的「樸素」信條，把整個社會的經濟運營越來越多地置於甚至連傳統金融產業也控制不了的股票投機上。

很顯然，越貧窮的人越沒有本錢和膽量參與市場投機；而市場投機的全體平均回報或虧損，不是由生產力發展狀況決定，而是由生產關係即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經濟政策決定的。美國的資本主義屬於成熟、腐朽型，把政治上的民主形式（主要指選舉時的一人一票制）與經濟上的自由放任形式（即消費時的一元一票制）完全脫節。「民主政治」提供了壟斷經濟必須的勞動力能夠在市場上自由買賣，同時，也製造出大批沒有「賣主」（僱用公司）的「庫存」（勞動者）——其中許多人擁有高等學歷與技能。總體而言，我們所聽到的還沒有被淘汰的美國公司都很有競爭能力，但整個社會的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與浪費。

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戰後的日本、德國的經濟完全被拋向市場，不但不會有所謂的「經濟奇跡」，恐怕會陷入墨西哥今天的處境，或者爆發社會主義革命。德、日的統治階層因爲戰敗，也沒有能力推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比較「謙虛」地吸取教訓，把全體勞動者的就業視爲社會秩序安定的必要條件。其結果是：保障了僱用，又極大地促進了增長。這對美國式資本主義而言，確實是奇跡。

冷戰結束以後，支持日本過去成功發展的國際條件不復存在，驕傲自大的日本資產階級追逐的泡沫經濟加速了日本經濟的衰退。隨著日本政治上進一步附屬於美國，來自美國的經濟政策改變的壓力越來越大，迫使日本一步步效法美國經濟，同時在政治上更加軍國主義化，以防止、鎮壓即將到來的社會矛盾帶來的動盪。但民眾的抵抗仍然頑強，焦點就是僱用與解僱的制度改變。

依靠一國霸權地位的美國因計算機通訊技術的突破（美國高科技公司45歲以下的技術員多數來自外國），得以拖延經濟的崩潰，但更加劇了社會分化。在高科技產業工作的階層，人數並不爲多，尚沒有工會那樣的組織方式，許多人被解僱後失去了居留身份，不得不離開美國。一般人工作在我第一次正式就職那樣的略高於法定最低工資的公司。或者根本沒有正式的工作，即使被組織在勞聯——產聯的工會旗號下，根本沒有權力與公司交涉包括受僱用權在內的勞動權。例如，加利福尼亞州法律規定：任何工人無論

什麼原因，只要參加過三次罷工，就可以被開除解僱。

作為一個產業，如果它整體上不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就不是勞動行為。所以，按照「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股票投機行業即使禁止不了，也不能讓它膨脹得足以支配、影響經濟。目前世界經濟的危機來自於它的政治制度：廣大的迫切希望提供自己的勞動力的勞動者找不到「買主」。這告訴我們這個制度已經破產。任何制度都必須確立在勞動權這個基本人

權之上，只有這個基本人權獲得了保障，才有可能為進一步的社會政治權益，如受教育權、基本醫療福利等提供基礎。勞動權其實就是生存權，因為每一個有勞動能力的人都希望、都必須勞動才能生存。不能提供、保障勞動權的制度就是不合理的、不道德的，也是反人類的制度；與奴隸制度一樣，這樣的制度應該被廢止、被摧毀。

2001年11月29至30日於何聖西

歐洲聯盟要擴大到東歐去， 左派的對策是什麼？

沙瑪利

參加歐洲聯盟，在目前這個時刻，是已在前東方集團各國走上政權的左、右各主要政治力量無可避免的視野。只有民族主義者的各團體和那些與農民環境有特殊關係的人們，才擔心加入後的社會——經濟效果。

首先，對這樣一種加入表示有信念，是給外國各債權人、各投資人的保證，是為吸引資本而說明過去確實已經過去的一個方法。

對社會民主黨化的前共黨份子們而言，那也是被世界各國承認為“可信的”對話者的條件。在這裡，日益增大的風險是，只有右翼派系，才對西方“新事物”，提出社會性批判性的論文。歐盟候選國的地位，也允許陪伴著“制度性的轉變”的緊縮政策，在有相關的國家合法化。

波蘭新選出的政府曾經要求，關於他們的候選國地位的協商，不要被關於歐盟的運轉的未解決的爭論所推遲或阻礙：他們說，必須使這個過渡不能倒轉。於是，這個轉變的加速，因以下的“緊要事情”而變得有情有理了：為了使以調整歐盟的機構和機制為目的的措施可信，必須盡快加入歐盟。

在民意測驗中，某些程度的不信任是明顯的。可是，進入歐盟，無疑地仍然是（正確地或錯誤地）與希望在富裕的歐洲過更好生活有關。在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國中最發達的共和國斯洛伐尼亞，由於具有整個

“前社會主義陣營”中最高的人均收入，參加歐盟的最現實的支持者是如此表示他們的選擇：“與其是鄉村中最富者，不如是城鎮中最窮者”。如果東歐有些人也有這個“未來的景觀”的話，其他的人卻更天真地相信，加入新自由主義的歐洲將會帶給他們它的平均生活水平，正像德國的統一對東邊國土（Eastern Lander）的人意味著共同享有西德人民的生活水平的那個希望一樣。

警告

像莫德塞萊夫斯基^{<1>}那樣提出警告反對毫無保障地加入世界資本主義秩序的人們是少有的。以德國的統一為例，他認為，德國的統一“已是一個經濟災難”，我們應該從中得出教訓。他又說：“德國是歐洲最富有的國家（……）。聯邦預算為了滿足東邊國土所花費的億萬巨款，雖然已經緩和了社會主義經濟在一天又一天地猛扭下猛撞進西方的經濟制度之後所造成的社會後果，但是還沒有阻止它的毀滅。如果德國人也許有財力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廢墟上建立一個全新的、適應世界要求的經濟，其他後共產主義國家幾乎不能夢想那個了。”^{<2>}

我們在事後可以看到，進行統一所需的費用比預測高了很多。已“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廢墟上”建

立起的，是使很多有關的人民失望的一種意大利南部地區（Mezzogiorno）。德國的統一和東部的開放（值得注意的是工業區的遷移）正在德國當前各社會衝突中被用來鞏固這樣一種做法的邏輯：摧毀過去是“社會市場模式”這個東西的社會收穫。中、東歐之併入歐盟，既不會清除福利國家，又將不會清除“民族”資本，也將不會清除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已有的強大的工會。

但是，在對馬斯特里希特條約下的歐洲缺乏一條可信的左的對策情況下，人民心中所恐懼的是，留在歐洲聯盟之外，會更被推到邊緣，會失去更多的東西。在目前，“歐洲的”選擇（現時非常重要的詞匯是：你只有在歐盟之中，才算是在“歐洲”），把根據馬斯特里希特標準的“結構調整”政策合法化了。

農業代表一個真正敏感的領域，一個加入歐盟有關的中央檔案。這不但是因為它在經濟中的重量，而且是因為它確實與以下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有關：在貧窮家庭的預算中，花在食物上的比例日漸增加。由於貧窮的增多，使得有償付能力的需求有了戲劇性的下降，現時的市場價格，在前東方集團，比在歐盟中，低了很多。基本食品價格（通過與歐盟價格的聯線）的增加，勢必引起社會爆炸。這一點通常是被“成本效益分析”所忽略的。可是，關於（歐盟）共同農業政策的未來，仍然可能有好幾個腳本，加入以後的效果將會是多個的。

有些國家的農業生產量在1990年相當於當時歐盟農業生產量的20%到50%（比例因部門而不同<3>）。對這些國家而言，有希望得到歐盟對農業收入的補助，以及歐盟為農業重組所作的援助，自然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因素。可是，對參加歐盟顧慮最多的，也是在農村之中，因為參加歐盟，也意味著要與得到大量補助、高度現代化的農業，進行野蠻的競爭。事實上，最難預料的是，加入後會有什麼好處。它可能在烏拉圭輪（Uruguay Round）的多輪談判中加速對共同農業政策的威脅。歐盟價格可能與（接近東歐價格的）世界價格一致，直接補助可能賠還（補償？）因這些調整引起的收入損失。那末，前東方集團的農民收入會不會被弄成與西方農民的收入一致呢？那是令人懷疑的，因為他們的產品價格不會有什麼改變。儘管如此，重建基金是可以動用的。不過問題是，在什麼條件下？

在前東方集團中，農業像其他部門一樣，一直受到尋求生產資料“強迫私有化”的“制度性轉變”的支配。可是，它還沒被穩定下來。在新的私有公司的

背後，舊的合作社大都被保持。<4>專家們強調說：

“共同農業政策當然意味著非常強烈的干涉。不過這種干涉是在不壟斷往上游或往下游活動的市場經濟的一般架構中、在收入轉為受控制的情況下進行的。如果在老是虧損的國家農場中，甚至在生產合作社和為數眾多的、土地上的財產仍然是非常不準確的情況中，援助是按照公頃和牲畜而分發的，那末情況會是怎樣呢？<5>在另一個極端，參加歐盟，會讓增多了的、目前在農村中以保證自立和使失業者有退路的方法來緩衝社會爆炸的個體戶們（individual micro-properties）不受傷害嗎？

敏感領域

農業也是另一敏感領域中的一個因素：與歐盟貿易的領域。拆卸舊價格制度、開放對外貿易和禁止經互會等等的後果之一已經是：前東方集團的對外貿易大大地轉向歐盟——以及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現在包括捷克共和國在內，出現國際收支上的赤字。輸入量迅速上升。至於輸出，其份量更是有限，而且時常被在東方從事分包活動的西方公司拿去報賬〔譯者註〕。製衣業的情況就是如此。它在前東方集團的輸出中所佔的份量，自從1988年以來已經加倍了——這大部份是因為許多歐洲公司將其工廠從亞洲遷移到東歐。機械和器材業的情況也是如此。

再者，如果結合的協定為前東方集團的產品放寬了進入歐洲市場的限制，這些協定也包括許多受特定條例所支配的例外和份量的限制：紡織業、煤炭和鋼鐵部門、某幾個基本產品和被認為是“敏感的”、主要是營養食物方面的產品。主要原因是東歐各國在這些部門持有第一流的競爭優勢。歐盟針對東方來的動物及鐵、鋼產品的輸入所採取的保護措施，已導致1993年的銷售量大約降低了10%。這就是兩面孔的語言和政策：東歐不許採取保護措施，而這些保護措施卻被西方強烈地保持。

左派對於這樣一個以新自由主義歐洲的各種要求為基礎的聯盟，可以提出什麼對策呢？莫德塞萊夫斯基警告，大家要提防毫無保障地融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危險，因為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效率是按照社會收穫被摧毀的程度來測量的，“生產力”則是按照僱員被解僱的人數。

歐盟在它的向東方擴大的政策方面，面臨一些主要矛盾：

* 有人爭辯說，選擇是否要擴大，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但是，所設想的“制度性轉變”卻豎立了新的

銀牆，因此也造成了新的衝突。對於這一點，南斯拉夫綜合症狀就是證明。

* 另外，歐盟要求前東方集團進行與它的各機構、它的“市場模式”一致的“機構調整”，但是在這同時，它把“支持競爭的能力”作為進入歐盟的一個先決條件。因此，歐盟要求，前東方集團就不應該有太多的失業、生活水平太多的降低和太多的社會危機，因為所有這些都會啟動享用結構基金的。可是，在這同時，歐盟所強加的這種過渡，不可阻擋地具有社會爆炸性。我們必須製訂出另一個以通過發展得到的穩定和真正收入的一致性為基石的安全邏輯。那是一個在合作的基礎上結合的邏輯（a cooperative logic of integration）。這個邏輯考慮到不同的生產力水平，尊重每個人的價值。但是，在實際上，這個邏輯對現有的各歐盟國家也是適合的。

有些左的派系主張，只要歐盟還沒有改變它的性質，還沒有民主化、更社會化，就要反對它的擴大。總之，你得先鞏固然後才擴大。可是，他們在東方卻說：“讓我們有你們的問題吧……。”還有，加入歐盟已受到廣泛的（正確或錯誤的）支持，反對它，必然會被看成企圖建造一個“富人的歐洲”，豎立一個“堡壘歐洲”。

在多個戰線上抗爭

所以，在多個戰線上抗爭是必要的：

- * 在透明度與知情權的戰線上，應該使（東、西方）各種各樣有關的人民了解歐盟的現實，了解已推行的經濟政策的效果，了解這些政策所引起的爭論；
- * 在團結和合作性的擴大的戰線上，團結和合作性的擴大也意味著保衛各個國家的粘附的權利——只要它們支持它。但另一方面，要顯示，如果歐盟像它被構想的那樣，不歡迎想要參加的國家，就有必要與這些國家聯合起來改變歐盟。
- * 在選擇多樣化的戰線上：我們必須倒轉爭論的次序。應先討論什麼是聯盟的終結，應選擇什麼社會？然後才討論到達那邊的方法（包括貨幣制度）；
- * 在民主的戰線上：民主允許對重大決定的控制。新自由主義的歐洲主張，以金融市場或未受控制的技術結構所作出的社會選擇，來取代中央化計劃和單一黨的獨裁制。要反對這個，創造一種尊重人權和民權的個人、集體的民主是必要的。

我們需要從具體地批判新自由主義歐洲開始，製訂另一“條約”來建立另一歐洲。這只能從歐盟內外雙管齊下地去做。每個民族都有權決定最適合它的東

西——而且與其他民族一起，一步一步地得出結論。

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

對於所有這些問題，我們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正在世界上起作用的這個新自由主義邏輯到處向社會收穫挑戰。在這裡，像在其他各地一樣，我們不能夠單純地保衛這些受到威脅的“收穫”，保衛現存的公有部門反對私有化，而不對官僚主義進行急進的批評、不對管理這些服務的其他機制、其他標準重新下定義。那就是在歐盟內部針對以下各問題，進行反對馬斯特里希特的歐洲的各種鬥爭、各種爭論的意義：在社會安全或公共服務的問題上，在就業的問題上。應該讓東方知道這些爭論與鬥爭。

我們也必須在歐洲的規模上增加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蹂躪的聯合網絡與工會網絡。因為對策不僅僅是在觀念上。另一歐洲在“理論上”是可能的，即使是有歐元。但是，馬斯特里希特的歐元不是一個可以單單用爭論來改正的“錯誤”。只有力量關係的改變才可以強加另一邏輯。但是，為了要實現那一點，我們也需要從鬥爭中鍛鍊出來的新共同方案。左的對策就不會在東方存在，如果它不先在歐盟存在的話。

東歐的人民，像西方的人民一樣，擔心目前的歐洲建設方案缺乏民主。單一的貨幣？為了什麼目的？選擇怎樣的社會？有關的人民對他們的前途有什麼控制？如果我們不知道什麼共同方案正被追求，對聯邦或邦聯、多數票或一致意見的爭論是沒有意義的。

註釋：

- <1> 莫德塞萊夫斯基（Karol Moodzelevsky），《Quelle voie apres le communisme》〔共產主義之後的道路是什麼？〕，L'Aube 1995版，第87頁。
 - <2> 同上書，第84頁。
 - <3> 國有部門佔80%以上的可耕地（除波蘭和前南斯拉夫以外，這兩國都約佔20%），佔工作大軍的比率是從12%（捷克斯洛伐克）到大約30%（羅馬尼亞），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是在15到30%之間。
 - <4> 值得注意的有L.P. Mahe、J.Cordier、H.Guyomard和T. Rose等人合寫的文章“L'agriculture et l'elargissement”〔農業與擴大〕刊《Economie internationale》〔國際經濟季刊〕，第62期，1995年第2季。
 - <5> 同上雜誌，第249頁。
- 〔譯者註〕報賬的目的大概是為了可以獲得稅務優惠。
〔兆立譯自《國際觀點》第325期，2000年11月號〕

資本主義與社會需要對立

馬克西姆

自從上一次第四國際世界大會以來，資本主義經濟走了一條彎曲的道路。它在1997、1998年經歷了一連串財政危機以後，改正了它自己的路程。這個復甦，在1999年推使歐元（euro）上市、以某種愉快心情進入2000年成為可能，因而在美國引起了『新經濟』的談論。我們需要從這些混亂的上下波動中，辨別出主要傾向，建造一條可供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新方案必須在這些主要傾向的基礎上成形。

1. 新的帝國主義統治

1.1. 南部的財政危機

1.1.1. 一連串貨幣危機打擊了亞洲、拉丁美洲的國家，這些危機是新自由主義的最好學生和陳列櫃。在1994-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以後，這個震波襲擊了亞洲最有動力的幾個國家（泰國、印尼、南韓）。這個危機彈回到拉丁美洲，特別是巴西。在每一種情況中，這些危機都顯示出新自由主義模式、特別是將重點放在向世界市場開放上，是不可行的。這些危機不只是在財政方面；它們的根源是一種繼續的依賴，表達在貿易逆差、幣值崩潰和逃離投機資金上。在某些情況中，例如在南韓，這個危機是被輸出品（包括工業輸出品）價格突然降低所觸發。

1.1.2. 工人們是這個危機的主要受害者，為它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只因為各帝國主義國家的股票市場收復了在1998年夏天所失去的陣地，就說這個危機已被「抑制」。嚴格說來，這是帝國主義者的觀念。因為對於有關的國家而言，生產的降落、數以百萬計工人生活水平的降低，可說是非常殘忍的；日後的復甦，並沒有完全消除失去工作、工資降低所造成的禍害。

1.1.3. 在危機所帶來的緊急狀態中，許多國家以行動來控制外匯匯率和資本流動。這些措施，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那樣的組織專橫地強加的帝國主義法律，則是非法的。因此，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已在全部依賴國家中，深深地、長久地受到質疑。

1.1.4. 俄國也受到盧布危機震波的全部衝擊，這個危機，已把它在向經濟、社會退化的道路上，推出了一個新門檻。這就影響到大多數前「蘇聯集團」。只有幾個國家（匈牙利、波蘭、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才從更持久的增長中受惠，而且有參加歐盟的希望。

1.2. 帝國主義的新衣

1.2.1. 今天，基本的帝國主義法律讀起來是如此：南部的國家，必須不再有任何權利，來對貿易流動、資

本流通，強加任何束縛。這是WTO和多方面投資協定（MAI）的意義。南部的國家已被放在互相競爭的地位，而且被要求再生產它們的有利條件，以使用低工資和幾乎完全免稅、幾乎完全擺脫社會保障或環境保護的立法，來吸引資金。

1.2.2. 這種政策帶來的經濟發展，只能是不穩定的、截頭去尾的、經常受威脅的。除非在例外的情況，它不能導致國內市場成比例的增長，特別是因為國內市場必然會與擴大的貿易逆差相衝撞。南部的國家，為了繼續吸引資金，特別是在貨幣不穩定的時候，被迫提高它們的利率到完全無理性的水平。

1.2.3. 資本主義的聯合大企業，通過這個途徑，耗盡超級利潤，為它們的剩餘產品獲取銷路，保護它們的技術壟斷，將原料價格壓得極低等等。這些機制，在許多方面都使人聯想起對第三世界掠奪的古典描述。資本主義制度的妙處，就是它稱這個退步的過程為「自由貿易」。

1.2.4. 主要的新奇現象之一，是在世界規模上把這些遊戲規則制度化，其所用的主要方法，是使WTO成為一個有處罰權的超級貿易仲裁法庭。

1.2.5. 在依賴國家內，這個功能的邏輯導致極端的社會分裂。在一個極端，是從這個制度中得到久遠利益的狹小社會層份；在另一個極端，是受到經濟增長的後果、沒有充分地從經濟增長中得到利益的貧窮層份。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當經濟的成敗互相接續的時候，世界中產階級就在構成基本上是不平等政權的狹小社會基礎，與變成了被弄得貧困的民粹派或原教旨主義者。

2. 世界經濟的新等級制度

在過去幾年中，美國已經自封為世界上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的頭號強國。與〔美、歐、日〕「三頭分立」的對稱、過份平衡的形象對比，這個傾向有兩個互相矛盾的方面：美國起支配作用的影響是把世界經濟連在一起的骨架；但是它也包含了大大地加深帝國主義之間矛盾的種子。

2.1. 日本的停滯

2.1.1. 過去六年來，日本的增長率大約是零。這個局面更加使人驚奇，因為「豐田主義」曾被呈現為新的生產模式，而且事實上已經在美國和歐洲影響了勞動組織的形式。太平洋邊緣地區曾經似乎是世界經濟動力的一個可能的泉源。

2.1.2. 今天，我們能夠更容易地看到，1980年代

中期有了一個轉折點，在那個時候，美國向它的歐洲、特別是日本「伙伴」強加了一次很大的美元貶值。這次貶值，以突然提高日本輸出品價格，恢復了美國的市場佔有成份，打破了日本的增長機器。這個震盪接著就炸掉了在日本堆積如山的投機買賣（特別是房地產的投機），挫敗了重新發動日本國內增長的所有企圖。

2.2. 歐元的成功

2.2.1. 歐元的或多或少地確定的設立，標誌歐洲資本主義統一的新階段。許多因素造成了這個幸運的結果——幸運是對資產階級而言。第一個因素是社會民主黨的決定性的推動，特別是在法國和意大利。它一走上政權，就吞下（在法國）或者直接地實行（在意大利）所需要的調整，以致歐元能夠推廣到歐盟的幾乎所有國家，而不是局限在法德兩國之間。德國的統一也重新改變局面，因為德國貨幣的力量被它的貿易順差所減弱。

2.2.2. 建立歐元的最後階段，似非而是的是，因美國繁榮的活力，而變得更容易。這在事實上，只在馬斯特里希特的限期前幾個月，導致美元的升值，因此大大地刺激了歐洲的輸出。曾在1993年造成非常嚴重經濟衰退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因此可以放鬆了。

2.2.3. 歐洲也從財政危機的似非而是的效果中得到利益。資本的回流，為了逃避震動「新興市場」的暴風雨，使利率的放鬆、貨幣市場的穩定和金融市場的漲價成為可能。甚至通貨緊縮也使工資購買力的增加、持久的國內需求成為可能。這些因素導致經濟週期的向上轉動。

2.3. 美國的「新經濟」？

2.3.1. 臆想中的「新經濟」的基礎，在於一種技術革命，這個技術革命可能會使生產力有很大進展、同時資金的花費能夠經濟化。資訊技術被認為應該可能使利潤繼續不斷增加、同時將這些生產力的增進部份再分配給工資勞動者。

2.3.2. 「新經濟」的第二方面的目標是，修改工資關係，甚至以設立以下一種雙重的支付制度，把作為群體的勞動者們拆散：基本工資，輔以金融收入（股份、優先認股權、退休金基金等等）。財政資本主義試圖以這個方法給它自己一個階級基礎，甚至是一個狹小的基礎（世界中產階級），它所採取的途徑，嚴格地說來，是把工資勞動者與它試圖捆在它自己利益上的工資勞動者分開。

2.3.3. 這個模式的貌似真實，依靠於股票市場的狂喜。股票市場的價格高漲已經長遠地脫離了利潤的任何客觀測量，達到資本主義制度下是史無前例的程度。有些以利息為基礎的公司已經看到它們的股票價格像火箭升空那樣的上漲，在這同時它們的利潤事實上是零。在

這裡有兩個可能性：要麼股票市場只是預期將來的利潤，而調整的發生將會通過利潤的一次新跳躍；要麼股票價格的大漲將一定會被一次尖銳的校正所停止，將會被帶回真正的利潤水平。所有頭腦清醒的觀察家（包括資產階級觀察家）認為第二種情形較可能發生，但是無法預測這個泡沫的爆破。

2.3.4. 這個模式的易碎性被美國模式的中心弱點所加強，這個弱點就是，它不能夠為它自己的資本積累提供資金。美國的儲蓄率是非常低，甚至是零，而它的貿易逆差卻非常大。這就意味著與歐洲、日本的貿易順差相應的資本數量流進美國來補充它的逆差。但是，也是這個頭號帝國主義的強大力量，才能夠把這個不對稱的結構強加給美國以外的地方，感謝美元之作為一個世界到處通用的貨幣。就美國國內而言，人民的大部份收入花在消費上，而消費還被金錢的遺產或債務的增加所鼓勵。至少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這個模式決不能推廣到整個帝國主義中心去。

2.3.5. 這是一個極端不穩定的先驗圖式，而且依靠歐洲、日本之接受美國的主宰，特別是美國的貨幣主宰。因此，很可能的是美國的較慢增長可能導致整個事情所依靠的財政大山突然崩潰。這個後果將會局部地依靠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軟著陸就需要在世界規模上共同擔負損失，這很可能會被拒絕。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就會看到歐盟與美國之間、歐盟本身內部發生很大的緊張。

2.4. 社會退步的全球化

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趨向可以總結為這個原則：人類需要滿足，必須在商品的形式中發生，而商品的生產必須根據與最好的投資成績相比的利潤率水平。任何不是商品的事物、任何不能獲利的東西都因此必須被排除。

2.4.1. 排除任何不是商品的事物，意味著把一定份量的社會化壓低到原來的水平。其所用的方法是：將公有部門私有化，減少社會保障並以私營服務代替之，以及削減社會費用或公共投資。這個攻勢在不同情況中採取不同形式，但是它有一個完全一致的邏輯。這種型式的「改革」的典型，是企圖粉碎或凍結現繳現付（pay-as-you-go）的退休金制度，以退休金基金代替之。

2.4.2. 排除任何不能獲利的東西，意味著使整個地球的生產者互相競爭，不管他們的非常不同的生產力水平。這種態度引致獲利本事小的生產者被排除，例如南部的傳統農業。使這個機制能夠實行的工具是世界市場的形成、資本流通的絕對自由，以及資本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集中過程。

2.4.3. 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必要的批評，不能夠跟著

股票市場的指數而上下起伏。不管有沒有暴跌，資本主義正以其背向著將來走進第三個一千年。事實上，它的主要特徵是，它非常狹窄地（從社會上、也從地理上說來）分配增長的益處。

3. 另一條可供選擇的道路的要點

3.1. 另一條可供選擇的道路的主觀基礎

今天，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從社會上及從地理上看來，都非常有限，而且讓我們看到三個重大的弱點。

3.1.1. 資本主義不能向南部各國家提供一個一致的發展模式。它的成功只能是暫時的、不穩定的、截頭去尾的。除了少數幾個例外，佔絕大多數的，是社會破碎。

3.1.2. 資本主義正在證明它越來越不能夠照顧經濟增長的生態環境方面。它特別是不能夠建立全球性的、以同時提高生活水平、符合持久發展要求為目的的能源和糧食計劃。

3.1.3. 在歐洲，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social democracy）正在忘記怎樣去奉行社會民主主義，而且正向新自由主義的社會變種傾斜。這是一個老是與工人們發生衝突的泉源，因為工人們要保持過去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收穫，要保持有工作的權利。

3.2. 四個交叉的綱領的要點

3.2.1. 面對著當代資本主義特別贊同的不平等和貧窮的增多，社會平等這個原則必須再度受到確認。男女之間的平等是在這個領域的主要維度和重大試驗。保證普遍的權利，從最低工資開始，是一切社會進步必須依靠的具體基石。在民主的社會中，稅是重新分配財富、注滿社會基金的一個方法。最後一點，傳統農業必須要給以穩定它自己，然後逐漸地向前移動的方法（例如基礎措施、信貸和價格保證。）這些建議的共同基本點是把平等的宗旨放在利潤的追求之前。

3.2.2. 世界市場必須在合理的基礎上重新組織起來。對自由貿易的狂熱必須被丟棄，而被代之以一個重新確認：確認各國有控制它們自己插入世界市場、組織地區性合作的權利。債務，已經償還了好幾倍了，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國家而必須轉移持久的發展模式所必需的技術，來償還它們所欠的生態債務。這就需要把在世界規模上所協調、所計劃的能源和農業政策放在適當的地方。

3.2.3. 社會權利的擴張被資本主義所抑制，因為資本主義根據它自己的目的來利用技術進步的潛勢力，而且把主要的社會、生態選擇緊緊局限在與獲利相符的東西。對比之下，生產力的新增加應該循著社會化的途徑來加以利用。縮短工作週是回到新的充分就業的最簡單

途徑。這個途徑不但可以擴展空暇時間的範圍，而且可以朝向非唯生產力論的道路上發展。擴展社會保障、通過儘可能與它們的使用者緊密聯繫機制來管理社會服務，是能夠滿足社會需要的非市場的方法。

3.2.4. 計劃與財產。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以及脫離了控制的財政部門，一次又一次地把技術進步轉變為社會或生態的大災禍。為了使其他標準、其他方向佔優勢，它們必須被強加在市場的自發功能上。但是，這就往往會牽涉到財產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現在可以再一次依據活生生的經驗，以具體的方法解決。財政部門把利潤私有化，在這同時，把它的損失社會化，以基本的經濟不穩定為代價。這就更加把銀行國有化提上了議事日程，因為在實際上它正是在緊急狀態中（例如在墨西哥及日本）所採取的一個措施。堅持滿足基本需要、要求質素與安全、反對貪污、腐敗，使強調運輸（例如英國鐵路、油輪）、糧食、水和電的國有化或合理化的要求成為可能。

3.3. 從自發性的反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方案

3.3.1. 目前這個時期標誌著一個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分水界的開始，我們必須以教育的（和謙虛的）態度來伴隨這個開始。我們的態度依靠這個事實：今天的資本主義用它的經濟效率的概念的名義，要求對社會退步有正正式式的權利。因此，面對著一個高聲地解釋充分就業是無法達到、社會保障對經濟是不好的制度，保衛過去的收穫、基本要求的滿足，正獲得了一個直接反對資本主義的特性。

3.3.2. 在這些情況下，我們的任務，一方面是為在激進左派中立即製成一個綜合的綱領作出貢獻，另一方面是致力於重新定出可供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我們的基本目標是製訂人民、公民控制的軸心，而且從中演繹出挑戰私有財產的必要。但是我們必須尊重目標與方法之間的區別：我們的方案是建立一個人人都過著舒適生活的社會；我們的政治綱領是要顯示沒收（土地、財產等）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但是，這個立場顯然不是使我們自己獻身於許多不同種類社會鬥爭的先決條件。

3.3.3. 使人民在世界市場上互相競爭，是全球化的根源。它（也許是第一次）為工人組織採取國際形式的真正客觀的必要性，提供了基礎。這是有效地反對全球化影響的唯一方法。它也是進行反對民族主義——因為民族主義必然會走向反動——的鬥爭、反對原教旨主義的引誘、反對絕望地進行更多野蠻戰爭的保證。

（2000年1月）

〔兆立譯〕

摩爾多亞：紅色總統上台以後

肖軍

十年慘史

摩爾多亞共和國位於羅馬尼亞和烏克蘭之間，蘇聯時代以盛產水果蔬菜聞名。資本主義復辟十年，摩國結結實實地上了一堂「資本主義現代文明」課：至2000年為止，全國85%總人口處於貧困線以下，平均每人每月收入20-25美元，一半居民月收入不足10美元，而官方公佈的最低生活水準為80美元一個月。1990年工業產值佔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十年後僅佔10%。平均工業開工率為10%-15%，大部份工業企業的機器設備被當作一般的有色金屬變賣出口。水泥、建材、洗衣機、電視機、冰箱的產量降到1958年的水平，而收音機和服裝的生產下降了27倍。農業領域同樣大幅度滑坡：1999年肉類產量同1990年相比下降14倍，奶製品：15倍，黃油：11倍，罐頭：20倍，糖果：5倍，食糖：3倍。工業製成品年產量十年來下跌了10倍，而人均購買力下降了30倍。1990年每人每天從所吃的食物中吸收3,800卡洛里熱量，2000年這個數字下降到1,500卡洛里。1/3的城鎮鄉村居民點中人口出生率僅佔死亡率的兩成，而平均人口出生率下降了18倍。4百萬人口中70至100萬人在國外打工，國家預算全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支持，這個小國目前欠外債15億美元。

十年來國家政權一直由親西方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把持，這批人的口號可以歸納如下：「政治多黨化，經濟私有化，文化宗教化，軍隊僱傭化」。目前全國能源通訊等關鍵部門已經三文不值兩文賣給國外大老闆。

摩國群眾十年前是蘇聯折騰得最起勁的幾個少數民族之一。今天幾乎沒有人不後悔的，確切地說是無人不罵，無人不恨（政府）。權威民意測驗表明，81%居民對生活「不滿意」或「極不滿」，「滿意」或「比較滿意」的僅佔5%。

城頭變幻大王旗

2001年2月25日，國會提前選舉，在此以前已佔有40席的摩爾多亞共產黨人黨（一般簡稱摩共）大勝。在101席的國會中摩共贏得70席，按現行法律規

定，國家總統由議會選舉產生，政府也由議會任命。摩共一躍而成為執政黨。黨魁瓦洛寧於4月4日成為總統。

摩共成立於1994年初，領袖瓦洛寧作為原共和國內務部長擁有頗多關係。建黨的決定是在莫斯科由俄聯共高層作出的。黨中央官方資料顯示，摩共黨員人數在1997年為5,800人，2000年為1萬人，2001年4月為止已有12,000人。在1,500個居民點中一半以上有摩共支部。目前黨員中30歲以下的僅有500人，30-40的黨員：1,500人，40-60歲黨員：6,000人，60歲以上的約有4,000人。今年4月22日召開的摩共四大承認「青年工作極為薄弱」。民族成份在摩共中大體符合國內民族成份對比：約1/3俄羅斯族人，60%摩爾多亞人，還有一些其它民族成員。黨員的社會身份本來是最讓人感興趣的，但摩共偏避口不談。瓦洛寧在國會選舉前夕的記者會上表示：「我黨是工農、知識份子、自由企業家的黨，我們的目標是鞏固國家政權，因為今天沒有政府，只有一片廢墟」。

在摩共黨綱中，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下面這些段落：

「摩共是工人階級、勞動農民、人民知識份子、全體勞動者的政黨。我黨堅持非資本主義前途的國家發展道路，爭取達到最終目標：共產主義」；

「我們的現期目標是建設革新的社會主義，恢復人民權力，在允許其他成份存在的前提下，以公有制為主體」；

「20世紀下半葉，西方國家通過對第三世界的資源巧取豪奪，轉化國內階級矛盾為「南——北矛盾」；

「蘇共領導在20世紀80年代犯了驕傲自滿的錯誤，脫離群眾，在戈爾巴喬夫路線下驅使全黨和全國落入國家崩潰的深淵之中」；

「由自由派推行的資本主義化促使社會矛盾激化，教育、文化、衛生系統陷於全面瓦解的狀態中，而政府部門癱瘓，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

「我國傳統的東正教受到無理壓迫，同時由部份當局高官有意推行的天主教的滲透，造成人民群眾中的文化危機，信仰危機」；

「在忠於社會主義原則的前提下，我黨堅決反對一切教條主義，主張馬列主義與我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道路」。

近五年來摩共影響穩步上升，三次國會選舉中的得票量分別為：30萬，50萬，80萬。在地方立法機關中擁有兩千名議員，約佔黨員人數20%。

共產總統，紅皮白心

瓦洛寧在四大上作報告時承認：「沒有料到會有這麼多的選票，沒有料到這麼快就上台」。摩共領導層是由原蘇共失意政客組成的，目的是利用廣泛懷舊心理撈取選票，通過議會同資產階級新精英實行整合。3月份由議會批准的政府總理瓦·塔爾列夫是首都一家大型糖果生產加工廠總經理，由於經營有方當選為「全國企業家協會」主席。政府成員大多數為上屆政府舊人，力主經濟自由化的副總理，經濟改革部部長庫庫保留了自己的職位。由摩共派出的三名政府成員分別就任農業部長，教育部長，和第一副總理。

瓦洛寧在今年年初召集了全國有地位的商人、工業家、銀行家，同他們親切座談。瓦同志保證新政府會全力下調企業稅，創造自由企業制度發展的外部條件。這一許諾在4月四大上被摩共正式通過，納入以大會名義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中。在大會發言中，瓦主席宣佈：「我黨的社會基礎是全社會一切有生力量。一切階層。不分敵我」。「摩爾多亞要翻身，我看就得靠那些誠實正派的生意人。私有企業主是今天社會上最積極、最進步、最健康的一部份」。「那些拿無產階級專政來嚇唬孩子的右派評論員是些沒文化的老粗。所謂共產黨主張階級鬥爭的奇談怪論是自由主義者的空想」。在大會召開前夕，瓦洛寧表示：「私有化也好，國有化也好，一切由經濟法則決定」。

摩共在北部許多市鎮擁有地方政權。他們的具體工作方向可以從下面一個例子看出來：2001年5月25日黨中央機關報《共產黨人》刊登了別利茲市委書記舒加科夫的文章：《我們的競選綱領》。原來今年夏天別利茲市長換屆選舉，地方黨組織推出某建築公司總經理潘丘克參選。主要選舉綱領是這樣的：「需要增加稅收，辦法只有一個：通過對企業所屬地皮實行私有化。我市企業普遍缺乏現金，所以市政府可以用地皮換取企業股份，本市企業欠市裡稅款40萬美元，欠中央財政350萬美元。以股份抵稅款可以兩全其美。收上來的股份一半上交中央，一半留地方財政。如果市裡需要現金，我們可以把股份賣掉……」。

摩共幾年來一直對右派經濟政策橫眉怒目，今天已把這些過了時的批評一併收起。四大決議中的經濟復興藥方共有兩副：1、擴大國家預算；2、發展私有企業。如何擴大？如何發展？沒有答案。

生活沒有停頓下來。4月27日擁有5條摩國電力幹線中的3條的西班牙公司宣佈停電。經過與政府的緊急磋商，西班牙老闆大發慈悲，僅對首都的一個區施加了24小時停電的懲罰。這家公司（全稱Union Fenosa International）今年3月已停止向首都消防單位供電，進入4月份以後，首都中心街道的路燈也被關掉了。被懲罰的主要對象之一是中小學和幼稚園。欠款總額約100萬美元，政府拿不出錢來，西班牙人趁機要求轉交給電力公司一批市政企業（比如說，消防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新政府先是擺出一付冷面孔，經過瓦洛寧再三解釋、疏通，雙方關係開始好轉。5月份在摩首都舉行了雙邊會談，瓦洛寧使出渾身解數想爭取新一輪貸款，但沒有成功。西方老爺要求繼續對工業進行私有化（釀酒業、煙草生產），共產黨總統一口應承，外長也急忙宣佈「我國對外政策重心是歐盟，這一方針不會改變」。國際貨幣基金對這些表忠心的姿態半信半疑，決定再觀察一個階段。2001年35%國家預算用於償還外債，2002年這一比例會達到50%。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給摩爾多亞開出的藥方是「與俄國實行經濟整合，以本國部份企業控股權換取俄方開放農產品市場」。白俄羅斯近五年採納這一方針，受益不小，經濟5年增長近70%，恢復了蘇聯時代的水平。摩共上台前也一再宣傳過這一親俄路線，再說摩共上層與俄聯共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上台以後，鑒於西方的壓力，摩共對任何類似言論都十分小心。儘管如此，普遍認為兩國整合的機會還是很大的。

為什麼工人階級保持沉默？首先，過去蘇聯時代富足的生活使摩爾多亞工人完全喪失了階級意識和組織經驗；其次，十年非工業化，使近百萬年青力壯和有專業的人遠走國外，工人階級的數量下降了幾倍，特別是青年工人。工人階級的政治化尚未開始。摩共四大承認「應把工作重心轉向企業，與工會的合作尚未開始，而我黨在工人運動中的陣地極薄弱」。其實所謂「工人運動」恐怕也要拿著放大鏡才能看到一點點輪廓。革命左派運動的興起雖不能說遙遙無期，至少要等到烏克蘭的局勢發生重大變化以後。今天這是對摩爾多亞最現實的政治影響因素。

來自哈薩克斯坦的報道

肖軍

2001年1月由較左的部份人士在哈薩克共產黨內成立了「馬列主義綱領派」，同中央多數派抗爭。反對派要求黨內生活民主化，反對中央準備的黨章修改草案。在3月份舉行的中央全會上，反對派動員了大批支持者試圖闖入會議地點，但沒有成功。中央多數派在4月黨代會前夕解散了阿拉木圖黨組織，把它劃為4個獨立的部份，其中一個部份直屬中央。阿克馬林州組織也被類似的手法肢解。這兩個黨組織的不滿情緒最嚴重。黨代會召開前兩天，哈薩克首都黨組織被解散。代表大會在緊張的氣氛中召開，1/3地方來的代表被拒絕登記，卡拉甘達州委原第一書記邦達連柯試圖在大會上發言，被召來的警察拘留。中央多數派（阿布基利亨、索洛京、哈拉特科夫）提出準備好的黨綱修正草案（包括哈共政治目標是建立「階級合作的議會制共和國」等有重大意義的條文）和黨章修正草案。新黨章在中央看來，應授權上級組織有解散下級組織權，應建立候補中央委員制，把有投票權的中央委員數目縮小，應加強對黨組織的理論控制。

經過激烈的交鋒以後，黨代會決定在夏天召開非常黨大會，在本次大會上把所有爭議推遲到非常黨大會上去解決。大會結束以後，附屬哈共的群眾組織「團結」作出了一系列為從哈共分裂出來作準備的決定。哈共中央的「哈薩克斯坦真理報」被「團結」正式拒絕出售，同時一部份「團結」內部的工運份子開始進行成立「工人黨」的準備工作。

哈共中央多數派早有意同執政當局合作。今年一月在共產黨總書記阿布基利京倡議下，國會通過了「外流資本大赦法」。納扎爾巴耶夫總統正處於財政醜聞困擾中，瑞士銀行凍結了幾個美元賬戶，以調查哈國資本非法洗錢的內幕。這一醜聞與總統親信有關，「外流資本大赦法」對有犯罪背景的資本自動實行豁免，為總統解除了潛在的威脅。難怪總統立即頒發了共產黨總書記二級「勇敢」勳章。

哈工會運動處於一個調整時期，兩年前通過的勞動法大大縮小了工會的權利。對工作期間的勞動量、勞動條件、工資問題工會無權過問；每年的假期由一

個月降到18天；8小時工作日被正式取消；僱主有權以關廠的手段懲罰罷工工人。今年春天在阿克賽市郊的卡拉切卡納克石油天然氣開採基地，爆發了6千人的罷工。對石油、天然氣的開採權屬於一個特別為此建立起來的國際銀團，包括歐洲和俄國的大企業。目前進行的是外圍建築工作，承包人為一家希臘公司。建築工人全是從當地召來的。這6千工人有自己的工會組織，為了安全起見，成立了臨時性的罷工委員會。罷工工人提出的條件是：1、改善勞動條件；2、廢除罰款制度；3、提高工資。罷工者特別選擇了總理托卡耶夫來工地視察的機會發動罷工，包圍了總理車隊幾個小時。托卡耶夫在同工人對話時承諾向外國公司交涉。第二天州議會接見了十人工會代表團。希臘公司作出了一些讓步。

3月6日在卡拉甘達市發生了工人佔領法院的事件。市法院對「卡倫坡」公司工會的訴訟作出了不利於工會的判決，工會積極份子立即佔領了法院，結果招來趕到現場的特警隊毒打。40名工人被打傷。兩名工會負責人被拘留。工會的訴訟目標是要求礦業公司對工傷殘疾人發放補助金，這樣一個經濟要求也不能得到滿足。被拘留的工會領導現已被釋放，但檢察機關已立案檢控。

哈共議會黨團不久前支持了政府提出的「大眾傳媒法」。這一法律允許檢察機關不經法院同意關閉報刊。對電腦網絡也開始進行控制。所有的網頁都要登記，每一家網絡服務公司都要自費（3萬美元左右）安裝對網上通信內容進行監視的機器。哈共議員還參與了允許農業用地買賣的「土地法」起草工作。這一法律對城市居民在鄉下的自留地（所謂的「別墅」，其實是菜園子）徵收「財產稅」。在經濟滑坡、收入下降的年月，這些菜園子起著非同一般的意義，沒有它們，哈薩克一般人早活不下去了。政府為了搜刮民財，充實國庫，也真是到了不管人民死活的地步。共產黨作為當局幫兇的角色很得總統歡心，總統辦公廳主任瑪·塔仁公開談話時指出，哈共應成為支撐政治制度的兩、三個大黨之一。

團結起來 消除分歧

——希臘左派現狀分析

邁特拉利亞斯

希臘左派自從參加由新民主黨（右翼保守派）領導的短期聯合政府以來，十多年間由於意見分歧、方向迷失、脫離社會等因素，一直處於衰退之中。從那以後，左派的有生力量不斷地流失，終於在一年前以議會選舉的慘敗而達到頂峰：左翼的三個議會政黨所獲選票總數低於百分之十，這是希臘左派在戰後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慘敗。

因此，便很自然地從希臘各地不斷的響起了呼聲：「反對左派分裂、反對宗派主義，我們支持對話和行動一致。」但有一件事仍然十分明顯：只要意見分歧仍然支配著一切，左派中大大小小的組成成份，事實上不可能有所作為，也不可能對抗由社會民主黨所驅動的新自由主義的高壓勢力。

然而，種種跡象表明，左翼群眾的影響和關切還不足以迫使難以糾正的領導層改變策略。理由很簡單：主要的障礙來自希臘共產黨（KKE）和從希共分裂出來的Synaspismos，他們都犯有病態的、粗暴的宗派主義，障礙還來自從有組織的工人運動中脫離出來的驕傲自滿的極左派份子。

正當去年選舉失敗之後，一些革命戰士採取的第一步，便是要求把贊成行動一致、重組左翼力量的人們團結起來。

「重建左翼」的倡議是在2000年9月間由「共產主義者——生態派左翼革新者（AKOA）」發起的，還包括理論雜誌《論點》派和第四國際希臘支部（DKDE）的戰士們。幾乎在此同時，上述三股力量聯合從希共分裂出來的Synaspismos中的左派創建了一份月刊取名為《宣言》，這份月刊旨在成為議會內外整個左派唯一的、國際主義的、急進傾向的研究論壇。

僅在8個月之後，我們可以說已取得了成就。首先是由原先發起的三組織即AKOA、第四國際希臘支部和《論點》雜誌開創了「左翼對話和共同行動新天地」（以下簡稱為「新天地」）。其次還吸收了以下各黨派加入，如民主統一左派運動、工人國際主義左派（即英國托派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希臘的姐妹組織）。綠色政治學家（生態派）以及左翼政治學家

等。

但仍然忠於斯大林主義傳統的希共領導則聲明說，他們不參加是有理由的，因為「新天地」吸收了被希共開除了的前政治局委員，前議會黨團主席和前總工會主席等人。

團聚在「新天地」周圍的各勢力的廣度和多樣化，超出了創始者的希望。僅在幾個月前所無法想象的事，到2001年5月都變成了現實。這是幾十年來的第一次，希臘左派力量建立起統一構架，並開始對話和共同行動。

異常明顯的是，誰也不能否認他們面臨著十分艱巨的問題，許多事猶待解決，重建希臘左派的第一步就是要獲得所必需的動力，去堅定不移地衝破大小小黨的官僚統治者的傳統宗派主義。然而，熱情與相互信任的氣氛在「新天地」最初幾次會議中躍居支配地位。

根據各黨派的共同協議，「新天地」始終向新的要求加入者敞開大門，並立即開始檢驗一下他們在以下各條戰線上的介入能力：

- * 擺在第一位的是：要促使工人運動和政府去抗擊對退休金和社會保險體制實施新自由主義的改革；

- * 動員起來反對新的「反恐怖主義」法，因為這項法令嚴重地限制了民主權利和自由；

- * 為廣大希臘人民參加在熱那亞舉行的國際示威遊行作好準備工作，去反對8強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上述三個創始組織的戰士們，還深入到「新天地」在政治上的優先工作，如：堅定不移地保護工人運動的社會福利，保護民主權利和自由，發揮積極的國際主義，參與反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國際運動等等。第四國際的希臘組織，儘管在人數上只能算是個小組組織，但在準備「新天地」活動和創辦月刊方面，《宣言》都發揮了主要作用。可以看得清楚的是，現在是時候了，這些來自戰鬥小組的戰士們，只要能正確地分析時代形勢，採取不帶宗派主義方法，把全部左派力量團結起來，為什麼不可以勇敢地去承擔能估計得到的風險呢！？

（蕭明譯）

印尼的政治動盪

田友輯譯

印尼傳媒在瓦希德下台前有一項調查說，印尼人民寧願要前獨裁者蘇哈托，而不要民主的瓦希德的人是26:1。這一驚人的報道反映人民對當前國家的經濟狀況深感絕望。印尼是全世界第四個人口最多的國家，至今仍感受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痛苦。首都雅加達的政治精英們進行的改革並沒有取得真正的成果而宣告破產。將軍們為維護自己擁有地位而施加壓力，使得國家到處爆發了民族主義、種族和宗教的暴力衝突。

國會在5月30日以365票對4票通過彈劾總統瓦希德。瓦希德曾以警察對支持總統的群眾示威處理不當為由，下令解除國家警察總長比曼托羅的職務。但遭到了得到國會議員支持的比曼托羅的拒絕。瓦希德又企圖通過實行戒嚴令，強行解散國會，但卻得不到軍隊方面的支持。儘管如此，仍有8000名公務員在總統府前舉行示威要求他不要辭去總統職務。

瓦希德為兩樁貪污醜聞被控訴。事實上，他之被控訴是由於他沒能緩和經濟危機。自從去年底，國際貨幣基金會取消給印尼4億美元貸款，世界銀行和日本銀行的合作銀行也採取了同樣的措施，除非瓦希德為別人所取代。印尼盾貶值，這使國家償還145億外債更感困難。2000年11月份就沒錢給公務員發薪了。預定的經濟增長4%，已經減為2.5%。外國投資者失去了投資的信心。國內資本家的長期壞賬，國內消費不足，出口不穩定。這一切結合到一起，便促成經濟的衰退。國基會堅持要政府大幅度削減石油價格的津貼，使貧苦人家的生活更加艱難。正正是油價的暴漲引發了革命。

經濟危機並非瓦希德造成，但他卻成了替罪羊。從國際資本的觀點來看，基本的情況是，要消除危機，就得要向那些在瓦希德麾下的雅加達和軍隊中的精英人物的腐敗開火。做不到這一點，就不可能在財政和法律上有透明度。而這正是恢復外國投資的前提。但瓦希德卻不努力做到這一點。他對國際商行裝出一副民主的面孔，又不敢得罪擁護他的精英們。他的權力就是建立在這樣的不穩定的平衡之上。

副總統梅加瓦蒂和她領導的民主鬥爭黨（PDI-D）失去了廣大群眾的推動，她便轉向同以前的敵人蘇哈托的專業集團結盟來反對瓦希德，這使她成了印尼統治階級喜歡選擇的下屆總統人選。她一向支持國基會的調整，而且，因為她是國父蘇加諾的女兒，能

得公眾的信任，這就意味著她必定是下屆總統了。但，無論如何，在國基會的現金旁邊，困擾現政權的同一的經濟危機，仍會推動她走向獨裁的方向。她那刺耳的演說，贊成軍隊反對各地方的少數民族的分裂，就指明了這一趨勢。

印尼社會上層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指出國家前進的出路。他們寧可讓統治階級中各派為著各自勢力的鞏固進行日益擴大和嚴重的流血鬥爭。這就是為什麼左派中最主要的力量印尼人民民主黨（PRD）作出支持瓦希德這一選擇。但，六月初在雅加達召開的國際反資本主義的會議遭到武裝襲擊，足以證明這一選擇存在著危險。

在雅加達召開的這次會議才開了一天半，便遭到警察的襲擊和壓制，參加會議的32位外國代表，來自12個國家的新聞工作者，全部被拘禁，護照被沒收。會議是在血泊中被終止的。

印尼人民民主黨是這次國際會議的組織者。會議得到許多群眾組織的支持。其中有：印尼全國學生爭取民主聯合會，印尼全國農民聯盟，印尼勞動鬥爭全國陣線，印尼人民文化網絡，印尼人民青年運動和印尼人民援助基金會等。

會議的目的是提高印尼人民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本質和作用的認識，幫助印尼進步運動選擇自己國家的發展道路，而不是按照國際貨幣基金會給印尼描繪的新自由主義的戰略：發展亞太同歐洲、北美、和拉丁美洲的區域合作，推進國際參與印尼的改革，增進社會權力，進行根本的社會改造。官方壓制這次會議的真正原因就在於會議的反對資本主義的政治宣言嚇壞了印尼政府和跨國公司的合作者。這次鎮壓行動說明了前獨裁者蘇哈托的極右政黨正在復活。

儘管處境極端困難，左派必須提出自下而上的反對統治階級的可行辦法來。01年五，一節雅加達的船塢工人工會的8000工人關閉港口的偉大行動，證明了自下而上的改革是行得通的。

統治階級的精英正在分裂。新工會聯盟（SRRI）要擔當起責任，動員青年工人戰士同其他活動份子積極行動起來，如同六月初雅加達的反資本主義大會那樣，從總結運動的經驗得出必要的結論來。如果左派擔當起領導的責任，在油價暴漲或其他突然變故的打擊下，就很可能爆發廣泛的群眾鬥爭。

菲律賓局勢的發展及其前景一瞥

塔邦班瓦

引言

2001年1月16日，是個難忘的日子。菲律賓參議員對開啓埃斯特拉達受賄的銀行單據封包進行表決。親埃斯特拉達的11名議員投反對票，這表明他們政治生命的結束，反埃派10名議員投贊成票，表決雖然沒有通過，但他們（包括阿羅約、拉莫斯集團在內）在反腐化反賄賂運動中得到了人民支持。下文主要是環繞著對埃斯特拉達的彈劾審判而展開的。菲律賓在此時期內主要有三種勢力，親埃斯特拉達派、以阿羅約——拉莫斯集團為首的反埃派，以及要求直接民主的左翼份子、進步份子和教會勢力。教會勢力一直不受重視，但天主教會、基督教會、穆斯林聯盟都在人民政權（EDSA神廟區）起義中發揮了作用。

I. 2001年1月16日前經濟、政治形勢

1. 菲律賓經濟形勢非常糟糕，披索55元兌1美元，生產者所需的材料幾乎都依靠進口，使生產陷於停頓。約有2,000戶中小企業停工關閉，直到2001年1月間，每天有200工人被解僱。
2. 通脹率和失業率達到2位數字。
3. 在這段時期內，由於經濟和政治不穩，50%外國投資撤出菲律賓。美元匯兌率升高改變了投資者的心理，他們對菲律賓經濟能力失去了信心。埃斯特拉達受賄醜聞和貿易工業部長離職，更使外國投資者信心動搖。
4. 政府的破產還表現在開支赤字的無限增加。預算赤字高達1,390億披索，而在石油產品消費稅的徵收上，向總統的親信網開一面，這都使得菲律賓經濟繼續處在亞洲經濟危機的病態狀態之中。據估計每年約有20%的國家預算落在各級政府官員的口袋中，這表明貪污腐化已泛濫成災。
5. 當彈劾總統審判日益逼近時，埃斯特拉達辯護律師正設法為他開脫，但彈劾的成功或失敗，是決定披索升值或貶值的因素。在檢舉起訴的過程中，已使得人民對彈劾總統憲法程序的最後希望逐漸減退，其中包括教會人士，工商界和相當部份基本群眾。

6. 在彈劾總統問題上，分成兩派，即親埃派與反埃派如上所述。但在反埃斯特拉達一派中，不同集團有不同的態度和不同觀點（下文將有詳細說明），這裡著重一提的是，阿羅約——拉莫斯集團的觀點是，「要求埃斯特拉達政府全面辭職」，「和平過渡到新政府」，而且「不要使局勢有利於左翼份子和進步份子」。但遺憾的是沒有充分發動相當部份的工人階級，以及未能利用統治集團的現有分裂，也未能使分裂達到最大限度。

7. 兩極化進程並不是沿著階級路線，而是沿著親埃斯特拉達統治集團與反埃斯特拉達集團展開的。很明顯，菲律賓統治集團已經明顯分裂了。但工人階級同樣分裂了。在此時期內，埃斯特拉達仍然得到軍方、警方、內閣及市民社會中的一部份夥伴的支持。但群眾對政府的支持率顯然下降了。彈劾總統的審判案所提出的大量證據，使支持他的群眾面臨困境；另一方面，反對埃斯特拉達的勢力，缺乏在職軍人支持，只有退伍軍官表示公開支持。

看得清楚的是：此時具有決定性的群眾運動尚未充分發展起來。誰也無法知道在什麼時候，在什麼事件上會激起群眾的憤怒而使反埃斯特拉達的閘門打開。

根據1月16日前的民意調查，埃斯特拉達比之憲法授權的阿羅約還稍得人心，埃斯特拉達的反對票佔百分之十六，而阿羅約則佔百分之四十四。

II. 從參議院的彈劾審判到街頭議會

1. 2001年1月16日，參議院裡發生兩件大事：

第一，在對埃斯特拉達彈劾審判的聽證會上，部份參議員要求開啓埃斯特拉達銀行賬戶封包，據認為賬戶中包含有總統非法收入高達33億菲律賓披索，在投票決定開啓封包時，參議院主席阿基利諾·皮門特爾（Aquilino Pimentel）也是投贊成票的，但在投票未通過後，他便辭去了參議院主席之職。

第二，開啓封包應由主持法官作出最後決定，這時首席法官迪維德（Divide）堅持要開啓封包，但被親埃斯特拉達的參議員們先下手為強，又失敗了。

投票後以及參議院主席辭職之後，提出公訴的檢察官便退出了參議院。馬尼拉的人民被動員起來走向EDSA神廟，表達他們對參議院彈劾審判失敗的憤怒。

就在1月16日當天晚上，菲律賓人民對民主體制、國會失去了信心，他們開始要強化街頭議會了。有人稱此為「群氓的文明統治」，有人則稱此為純粹的民主體制。

2. 顯然，有利的時機已展現在有組織的力量面前，但誰也沒有足夠準備利用這樣的時機。成千上萬群眾（甚至超過百萬人）以1月16日到1月26日齊集到EDSA神廟，那時埃斯特拉達已離開總統府了。

根據現實估計，參加EDSA神廟和平起義的人中僅百分之一是具有組織性的，而百分之九十九是自發性的。這種形勢已經說明了幾個現實問題：

- (a) 左派及進步份子並沒有克服他們之間分歧；
 - (b) 反埃斯特拉達的統治集團起到了作用並縮小他們與左派之間分歧，但左派卻沒有利用統治集團之間的分裂。
 - (c) 左派及進步政黨沒有深深地扎根在工人和城市貧民之中。因此在起義時，顯不出他們的力量；
 - (d) 市民社會的基層群眾顯然是分裂的，因此在放逐埃斯特拉達運動中也會彼此不協調；
 - (e) 埃斯特拉達認定，反對他的運動是由馬卡蒂（Makati）即菲律賓商業中心唆使起來的，這個中心是由富人組成的，而埃斯特拉達自己是得到貧民支持的，這是一場以商業中心的富人與支持埃斯特拉達的貧民之間的鬥爭，這便說明即使埃斯特拉達下台或在鬥爭過程中，一部份貧民會不惜生命來保衛他的。
3. 在反埃斯特拉達的勢力中，最有組織性的屬於兩位前總統拉莫斯集團和阿基諾集團。拉莫斯及其軍方聯繫者正在進行準備工作。副總統阿羅約是屬於拉莫斯的黨，這個黨的主要戰略是使政權從舊的統治集團和平而又有序地轉移到新的統治集團手中。

但要實現這個戰略目標，需要解決兩大問題：

- (a) 如何能爭取到菲律賓的武裝力量和全國警察部隊呢？這就需要把現役軍官爭取到人民一邊，需要退休軍官在現役的年輕軍官中做好精神說服工作，並且還要得到美國政府的認可，至少不加干涉，最好能提供各方面幫助。從EDSA神廟第一次起義中所取得的教訓就是：如果反埃斯特拉達的軍方勢力同支持他的軍方勢力發生了衝突，那就是對運動的破壞和分化。

(b) 如何加強和有效地保持人民的動員工作？

這裡首先要處理好極左翼和進步組織的協調關係，前總統阿基諾在這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EDSA神廟地區不但聯繫好舊有勢力，而且特別是做好教會、教會學校和媒體網絡的工作。這些有組織的團體已經成功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動員人民的工作上，其目的在於以和平方式驅逐埃斯特拉達。如果能在全國再有幾個其他城市把人民動員起來，其後果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在首都馬尼拉以外的拉莫斯集團，便意識到極左翼的進步份子的力量是比較強大的。這個集團認為處理不好這些力量，對下屆總統必將帶來更糟糕的混亂局面。

2001年1月20日，埃斯特拉達準備通過私下談判，同拉莫斯—阿羅約集團作出讓步，他要求在他離開馬拉蒼南（Malacanang）之前給他5天時間作準備。但據可靠消息估計，這5天時間就夠埃斯特拉達重新集合他的勢力去抗擊EDSA神廟的反對派了。

在EDSA神廟地區的各派勢力間發生一場爭論，以紅衣主教辛海綿為首的，要留在神廟區作動員工作，而左翼和進步份子則要從神廟區推到馬拉蒼南去趕走埃斯特拉達，結果是各幹各的。

為了避免馬拉蒼南地區親埃斯特拉達和反埃斯特拉達兩派力量之間的血腥衝突，拉莫斯—德·維拉派將軍們去勸說埃斯特拉達，在左翼力量到達之前他必須離開馬拉蒼南。拉莫斯集團這一行動實際上是削弱了革命組織的勢力。

菲律賓軍方和警方的領導人這種有組織的變節行為，簡直是難以設想的「奇蹟」。1月19日軍警領導人包括國防部長、內務部長和地方政府，把軍隊調到了EDSA神廟地區，他們便立即變成了英雄了。

當然，這一行動只是埃斯特拉達政府垮台的最後一根稻草。早在1月16日軍隊調動時，在棉蘭老島上以及全國各地區都有報道，意思是為了實現政權和平移交，革命組織應當保持中立。

拉莫斯集團要確保在政治領導層的變更中，武裝的革命組織不能利用這一暫時的真空期，他們的軍事行動主要是為了預防，必要時先下手為強。

1月19日，即埃斯特拉達下台前夕，祕密談判已在拉莫斯—阿羅約與埃斯特拉達政府之間進行。政府裡新的精英集團進行祕密談判的目的，旨在使政權能從舊的與埃斯特拉達有聯繫的精英集團手中和平地移交出來。

上述事件可使我們了解到EDSA人民政權的概念、實質以及其他許多事。它說明了左翼和進步派各自領導他們組織的原動力及其危險的傾向。

有組織、有決心的拉莫斯集團，與組織較鬆懈的阿基諾集團都想利用左翼、進步派的不團結和力量的分散，把他們的候選人安插到新政權中去。

副總統阿羅約並沒有強有力的支持者，她主要依靠以拉莫斯為首的黨——全國基督教民主聯盟（Lakas-NUCD）。人民起義的力量已經在3天中得到了加強，而在第四天卻被拉莫斯軍人會同軍方和警方領導在半途將其攔阻住了。

人民起義是爲了反對腐化透頂的埃斯特拉達政府的，現時卻被統治集團中的新精英份子所取代，他們要使美國深信，這是人民起義，並得到菲律賓軍方支持。取代埃斯特拉達的新政權要比舊政權有效得多，優越得多，這定會加強而不是削弱菲律賓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工程。

III. 在走向未來的阿羅約政府的過渡期

1. 阿羅約總統就職後僅一個星期，她的政治家族中便出現裂痕。她與她的政黨——全國基督教民主聯盟任命一個選舉委員會，但民主聯盟推薦的人選，只有10%曾受到阿羅約的注意。

2. 阿羅約任總統後未滿一週，國防部長O·默卡多（O.Mercardo）便提出辭職，因爲他反對退休將軍、前參謀長L·阿巴迪埃（L.Abadia）出任國家安全顧問。而L·阿巴迪埃則是阿羅約總統的行政秘書長（相當於總統）德·維拉的人選。

另一個任命是全國警察部隊總監L·門多薩（L.Mendoza），他受到參加EDSA起義人民的反對，但L·門多薩也是德·維拉的人選。

迄今爲止，上述任命的兩位將軍都沒有表示要辭職的跡象。從這些任命中可以表明，所有這些現役的或退休的將軍，都與德·維拉以及前總統拉莫斯有相互聯繫的。如果把另一項任命加上，即國會議員S·達杜曼農（S.Datumanong）被任命爲公共工程及公路部長，他又是民主聯盟在棉蘭老島上的副主席，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拉莫斯—德·維拉集團完全控制了阿羅約的總統府。

3. 前總統阿基諾並沒有公平地分享到EDSA起義後的果實，唯有V·格奇托莉娜被任命爲總統的（工商）管理部長，她是與馬卡蒂商業俱樂部有聯繫的。

對分享不公叫得最響的是阿基諾的兄弟科朱恩庫（Cojuangco），他的集團組織「菲律賓國事委員會」（COPA）以及海軍中將埃斯皮諾薩（Espinosa）和「左派」份子波波伊·拉格曼（Popoy Lagman）等，拉格曼集團則號召新政府總辭職運動，反過來這使COPA與阿羅約分享權利之爭處於尷尬境地了。此外，科朱恩庫集團與拉莫斯集團爲了任命農業部長及農業改革部長紛爭不已。由此可以看出新政府阿羅約在任命內閣部長問題上顯得軟弱無力，實際上她已成爲將軍們與傳統政客們手中的人質了。

4. 教會、商界、進步份子和左派集團以及青年組織（他們中有80%是支持EDSA神廟區的起義的）對於新上任的阿羅約總統有不同的態度，不同的理解。他們密切注視著阿羅約政府的軍事化，並對她領導國家沒有遠見、沒有方向，只可能走下坡路而感到厭煩，因此他們以多種不同方式同意，EDSA人民政權第三次起義將會帶來新的局面。

由CPP-NPA-NDF領導的各公開的群眾組織希望，新上任的阿羅約政府，在她的政治體制被內外夾攻下將會削弱下去，然而這些組織內部卻出現了紛爭，例如對EDSA第二次起義是民主革命勝利抑或統治集團的全球化計劃的勝利，將於5月間到來的選舉鬥爭是純爲了宣傳目的抑或進一步去爭取鬥爭的勝利，這鬥爭會削弱統治體制抑或加強現有的統治體制，所有這些爭論將會導致這個公開群眾組織的分裂。

5. 與此同時，阿羅約總統號召醫治人民創傷和重建國家，但這一號召須同審判和懲罰埃斯特拉達及其支持者結合在一起。但遺憾的是，在號召過程中，國家又出現了分歧，以天主教主教和參議院議長阿基利諾·皮門特爾爲首的一批人主張放逐埃斯特拉達，而政府內外包括一些進步的、革命的組織則主張立即起訴並審判埃斯特拉達及其支持者。

6. 阿羅約政權的過渡期，實際上是個混合體，小部份是屬於前總統阿基諾集團的勢力，例如由阿基諾親信創建的卡馬加納克公司重新返回了，這小部份勢力具有發動政變的不穩因素，而且爲審判新馬科斯——即埃斯特拉達增添困難；大部份是屬前總統拉莫斯的勢力，他將推行基於資本主義全球化原則的經濟發展計劃；另一小部份是屬於埃斯特拉達所控制的勢力，企圖安插他的一批親信進入政府。

如果阿羅約政權的軟弱性繼續存在下去，則必成

為將軍們所玩弄的一場遊戲罷了。

7、當阿羅約總統就職後最初幾天內，也曾承諾建立清廉而有效的政府，她提出優先要辦的四件事：第一，要為人民提供有效服務；第二，繼續執行糧食安全保障項目；第三，從她的政治家族開始消滅貪污腐化；第四，確保和平、有秩序的進程。但要落實這些優先任務，遇到了重重困難。困難在於：（一）政府缺少資金，預算和財政部門無法籌集7,250億披索，而且也不能得到國會批准；（二）處於破產狀態的政府只能發給公職人員固定工資，卻不能增加工資；（三）通貨膨脹嚴重，披索繼續貶值。

至於由阿羅約發起的和平進程，本來是可以做到的。假如她順利地完成了埃斯特拉達留下的總統任期，又能競選連任下屆總統，共計九年，在這期間內就使她與各革命組織共同商討和平談判的議事日程了。

IV. 菲律賓的2004年與棉蘭老因素

1. 阿羅約總統為要鞏固她的地位，首先必須採取迅速行動，起訴並審判埃斯特拉達；要堅決使她的政府和政治家族非軍事化；要接受阿巴迪埃辭去國家安全顧問、門多薩辭去警察總監職務，要切實為人民提供基本服務而不是空談福利；要直接與各革命組織、政黨談判建立和平與秩序。

2. 距今不到5個月，就要舉行地方選舉（17,000席），參議院半數議員（12席）也要改選，這是為2004年舉行全國大選作好準備，全國各黨派各組織都要顯示它們的實力了。其中最主要的政黨有前總統埃斯特拉達的行政秘書E·安加拉（E. Angara）領導的LDP黨，有前總統的內閣大臣控制的PMP黨、阿羅約—拉莫斯集團主持的全國基督教民主聯盟（NUCD）以及埃斯特拉達的親信科朱恩庫拉控制的全國人民聯盟（NPC）等。

阿羅約的副總統人選正在角逐中，前總統拉莫斯和阿基諾各自推薦自己的候選人，而因揭發埃斯特拉達醜聞辭去參議院主席的皮門特爾的呼聲最高。阿羅約決定挑選那一位任副總統，這將決定阿羅約政府的穩定性或不穩定性。與阿羅約的全國基督教民主聯盟緊密合作的還有其他三個小黨派。毫無疑問，埃斯特拉達陣營及其盟友也正利用他們的一切手段，要重新奪回政權。在此時期，阿羅約總統發出警告，要粉碎一切危及政府的不穩企圖。自從1月20日以來，菲律

賓軍方已加強了他們的警惕性。

3. 在經濟領域內，拉莫斯集團的發展藍圖佔了優勢，阿羅約已任命拉莫斯駐瑞士達沃斯（Davos）的特派代表。這個國家的唯一優勢是人力資源，即廉價勞動力。一部份勞力輸出去，留下來的勞力將可滿足多國公司的需求。現在菲律賓的任務是向資本主義全球化開放市場，並在亞太經濟會議及東南亞經濟組織中發揮積極作用。其弱點是政府無能保護農業，從而讓進口的農產品無限制地流入到國內來，更糟的是基本工業尚未建成，而重要的工業產品只能依賴進口，因此形成了長期的貿易逆差。

4. 拉莫斯經濟發展藍圖的成與敗，要取決於棉蘭老島上各因素。棉蘭老將可發展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工業，並能同文萊、印尼、馬來西亞諸國市場連接起來。棉蘭老對菲律賓2004年取得成功的有利因素，除人力外，還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棉蘭老之所以被置於內閣的戰略位置上，就是與島上的基礎設施、交通運輸以及電力工業有關。據估計棉蘭老可提供70%的農業和水產資源，幾乎100%供出口的農產品。就這層意義來說，我們便可理解保羅·多明格（Paul Dominquez）先生的作用，他被任命為農村發展的總統顧問，東南亞國家的特使，因為他是棉蘭老島出生的人，而且曾是拉莫斯總統任職期內在棉蘭老島的關鍵人物。

5. 阿羅約—拉莫斯集團為要取得2004年選舉大勝，就必須有一個政治上的穩定，才能推動經濟發展，這樣，在全國範圍內必須同CPP-NPA-NDF黨派集團進行和平談判，而在棉蘭老島必須同MILF/BIAF各政黨集團進行和平談判。但這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問題。對於前一政黨集團，阿羅約要解決軍事衝突的危機，而對後一政治集團，不僅要看到他們要趕走埃斯特拉達，而且還要看到這個政治集團對阿羅約—拉莫斯政權也不是放心的，一有機會他們還有可能把進攻矛頭指向現政權。除此外，存在問題還有處理俘虜的具體進程，修改1987年的憲法以利於經濟全球化，棉蘭老在形式上的獨立，建成穆斯林棉蘭老島自治區，以便與其他各州結盟，建成一個更強有力的菲律賓聯合國。所有這些都是阿羅約—拉莫斯統治集團最棘手的問題。2001年5月選舉將是阿羅約向2004年的晴雨表，而拉莫斯及其男女親信則是阿羅約在2004-2008之間政治生涯的成功或失敗的決定因素。

（蕭明節譯自《國際觀點》2001年2月號）

藤原彰《餓死的英靈們》讀後感

平井純一

小泉首相最喜歡引用那些「堂堂正正爲國捐軀」的特攻隊等戰死學生兵的手記，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死的230萬日本士兵都很自豪於戰死在沙場。

但是，藤原此書（青木書店出版，2,500日元）告訴我們：「這場戰爭的特徵是，戰死的日本軍人半數以上並非戰鬥死亡，而是餓死、病死的。那些供奉在靖國神社的英靈並非死於戰場，而是在飢餓與病困的地獄掙扎而死。」

藤原本人1922年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後，即成爲職業軍人，直到他1944年作爲中隊長在中國前線負傷復員。日本戰敗後他進入東京大學學習歷史，深切反省軍國主義的過去，在學期間作爲「全學連」創立幹部投身反戰運動。他在此書的序言中申明：「餓死病死比戰死者多。這不是一個戰場的局部特徵，而是整個戰事全體的特徵，由此可見日本軍隊的本質。當我們回憶起大量的日本青年被這樣人爲地陷入飢餓、病困而死的境地，就必須明確這個罪行的責任，替死者討回公道。這就是本書的目的。」

藤原可稱爲研究舊帝國軍隊反動、腐敗性質的權威，在此書中，他嚴厲揭露軍部統治集團的罪行。他基於公開的戰史與厚生省援護局等的資料，推算出餓死病死者佔全部死亡軍人的六成以上。例如，「（南太平洋）卡達魯卡那魯島戰鬥中，方面軍司令官承認：戰死者5,000、餓死者15,000名。布根比魯島在塔羅克那戰以後的2萬人，幾乎都是餓死的。所羅門群島上四分之三的死亡日本軍（66,000人）也是餓死的。」「厚生省的調查顯示，東部新幾內亞死亡人數爲127,600人。同時，各部隊的報告都說九成以上是餓死的；也就是說，有115,000人以上是餓死的。」

在緬甸方面軍，有78%，即超過145,000人是餓死的。在與美軍展開激戰的中太平洋諸島，在戰鬥之後許多島嶼被切斷後援，美軍也沒必要進攻，日軍只好等待餓死的命運。藤原推算有半數的日軍，即12萬人是餓死的。

日軍在太平洋戰場最多的死者是在菲律賓，大概有八成即40萬人是餓死的。日軍在中國戰線的死者也有455,700人，藤原推算有約四成是因爲營養失調、疾病等喪生的。總之，以作者的可根據的數據，在212萬死者中，有近128萬是餓、病死的。再加上沒有統計的死亡人數，可以作出結論：有140萬左右的軍人是餓、病死者。

爲什麼日本軍人的非戰鬥死亡率如此之高呢？從軍事作戰上看，有「無視補給的計劃、作戰參謀部的獨斷」等缺陷；從本質上看，反映出日本帝國軍隊無視下級士兵人權的性質。例如，中太平洋馬利亞納群島的日軍被切斷後援等待餓死期間，因爲「軍紀嚴正」受到天皇裕仁的嘉獎。所謂「軍紀嚴正」就是處死偷竊食物的士兵以保證軍官的供給。結果，到日本投降時，有七成的軍官存活下來，而士兵生存者不足兩成。

這其中最極端的就是禁止投降的軍事體制。如果允許那些喪失戰鬥能力的軍人投降，許多人都可以免於餓死的命運。

今天，日本政府仍然以國家的權力強制拜祭靖國神社裡的（大部份是餓死者）靈位，這一方面是免除戰爭統治集團的罪行，同時也是爲了製造新的、同樣的「爲國捐軀」者。這本書從歷史事實的研究，揭露了這一點，值得一讀。

（趙京譯自新時代社發行《橋樑》周刊2001年9月10日第1697號。）



靖國神社第二鳥居前抗議

巴西工人黨的勝利震驚右派

巴斯托斯

〔編者按：本刊2000年第一期，曾譯刊出《巴西南里州的重要政治勢力——工人黨》和《巴西阿雷格里港的急進左翼政府》兩文。現在，又刊出以下一文，進一步介紹這個工人黨的重要進步發展，以饗讀者。〕

紅色的浪潮又獲得確認了。2000年10月，工人黨在巴西的市政選舉中，在南方和北方都獲得良好的結果。作為卡多索總統的全國性反對派的力量，震驚了右派，並對2002年總統的選舉產生了新的好影響。

六個州首府的勝利是：在阿雷格里港和貝倫的改選，聖保羅和戈亞尼亞市長再度當選；在東北部兩個首府累西腓和阿歷卡尤，後者在第一輪就取得成功。在重要城市，如佩羅塔斯（南里奧格蘭德）、維多利亞·達·康奎斯塔（巴希亞州），印柏勒特利茨（馬蘭豪州），戈畢納多·瓦勒打爾斯（米納斯·格拉斯州）和克利斯馬（聖塔·卡塔利那州）都得到勝利。在南卡西亞斯（南里奧格蘭德）和聖多安得爾（聖保羅州）的改選連任。

1996年，工人黨曾經贏得105個市的選舉；在2000年選舉中，它獲得187個，增長78%。在巴西5,500個市縣中，工人黨現在管理了總數的3%，不管怎樣，這些市長贏得了代表將近2,500萬居民。這意味著工人黨治理著巴西人口的15%。在巴西最大的62個城市中，工人黨贏得27%。1996年在這些大城市中，它只贏得5個市的勝利，這就是說，增加了240%。這62個市中，包括了巴西26個州的省會；代表巴西接近40%的選民。在這些城市投給工人黨的票，從1996年的3,593,540張，提高到2000年的7,838,465張，增加了118%。PSDB <1>贏得4,469,463票；PFL得3,846,266票；PMDB得2,492,293票。<1>

從工人黨勝利的特點來說，頭等重要的是在聖保羅州有38個城市取得了選舉勝利；在南里奧格蘭德州有35個；在米納斯·格拉斯州有34個。在聖塔·卡塔利那州，工人黨在13個城市競選獲勝，值得注意的

是其中5個是在內地康柯爾地亞、克利斯馬、南里奧、查比柯、和布倫門諾。在南馬陀·格羅斯索州，工人黨參加了州政府。工人黨從控制一個市政擴大到11個，增長率是最大的。在阿克爾州，隨同七個市的勝利，工人黨也參加了那個州政府，工人黨現在主管著該州32%的市政。

擴大

工人黨在選舉的擴大也表現在更多城市中獲勝。在薩爾瓦多（巴希亞州）、特里西那（皮沃衣州）、那它爾（北里奧格蘭德州）和奧沙斯科（聖保羅州），工人黨得到意義重大的選票，居於第二位。

在16個城市中，工人黨作為最大的黨，進入第二輪選舉，贏得了13個，只在求里蒂巴（巴拉那州）、山托斯（聖保羅州）和坎諾亞斯（南里奧格蘭德州）三個城市宣告失敗。工人黨同巴西共產黨<2>一起贏得了奧林達（柏楠布科州），但失去了科塔利沙（茨亞拉州）的選舉。在比羅·荷拉松特，工人黨同巴西社會黨（PSB）<3>結盟選出市長代表，打敗了巴西社會民主黨，在這個唯一的首府同自由陣線黨爭奪第二輪選舉，同樣，工人黨同民主工黨（PDT）<4>一起，贏得工人黨在尼特羅（里約熱內盧州）的市長，打敗了加羅庭荷州長（他支持戴爾德·格羅波的候選人，反對民主工黨的候選人）。

總的說來，工人黨的市議員，在這些選舉中增加了38%，從1996年的1,800位增到2,485位。

在消極方面也應該提到，在不少於五萬選民的重要小城市中，工人黨在它管轄的49個城市遭到挫折，這可從這些小城市中的通訊設備差去解釋，而首要的是當地的右派聯合起來反對工人黨的候選人。在南里奧格蘭德，政治上的兩極分化仍在繼續，工人黨得到大部份的選票，並且在重要的城市像比治、山塔·瑪利亞（santa maria）和彼羅塔斯取得了勝利，但卻失去了它曾經管治過的15個城市。

在米納斯州，工人黨也失去了它曾控制過的15個城市，其後果是黨的分裂，以及同依他瑪爾政府的

曲折關係。在里約熱內盧，黨的分裂、民主工黨的領導人來去不定和加羅庭荷政府領導到一個決定性的挫敗。工人黨喪失了安格拉·雷斯和巴拉門沙州。工人黨的不確定的和模稜兩可的方案對此也可能起了作用。

右派分析家曾說，這些選舉將由市政問題所支配，選民的選擇將完全取決於候選人能否提出管治城市的最好建議。這種過份簡單化的分析，掩飾了對全國性的鬥爭性質的恐懼，害怕那些支持聯盟政府卡多索總統的候選人的身份爲人所識破；這個總統造成經濟衰退、失業和令人絕望。

實際上，工人黨的成功導源於許多的因素。工人黨的建議代表一套綜合的具體的辦法，這種辦法曾經在一些地方成功地運用過。工人黨顯出它自己同樣有統治的能力和經驗，這就削弱了工人黨的敵對者的批評，反對者說工人黨一些候選人從沒領導過一個市。

道德和腐敗的問題是另一種基本因素。在未來的市長的品質中，誠實是一個基本要求。腐敗意味著更減少社會投入的資源，這種事實被人民了解到超乎意料的程度。許多市長和地方議員被捲入去的大量醜聞，在聖保羅州皮塔的行政機關被特別地提到，這類問題的嚴重程度已成爲全國性的了。

對於這些因素，外界或多或少地贊許地方的事態，加上一種反抗聯邦政府的主觀因素，這個因素能夠說明工人黨的勝利。沒有這個主觀因素，去了解全國的成果是不可能的，除非是用地方的角度，一個個情況地、一個個城市地去分析，是要犯錯誤的。

全國性的勝利

工人黨的勝利是全國性的。投給工人黨的票就是爲了它有能力去管治和誠實的一票，而且也是投給反對黨的一票，爲了改革而自覺地投給的一票。一般情況是，哪裡有工人黨的熱情競選，有它自豪的紅旗和旗上的星，它就勝利了。它若在哪裡偽裝它自己，或者採用半心半意的言論，它就會失敗。

也會有人說：工人黨的勝利是由於前幾年黨建立下來的能力和反抗的結果。那裡需要急進的改革，工人黨就是大多數人的願望象徵。一般地說，工人黨取得勝利的地方，是同左派聯盟的。

工人黨面臨一個巨大的任務，那就是組織一個社會的和政治的集團，具有贏取得下一屆總統選舉勝利的能力。一個全國性的勝利要求預先準備好措施，規

定好目標，一個政府綱領和具有必勝意志的政治領導。

民主和大眾的反對派，反對那些追隨國際貨幣基金會、世貿組織和世界銀行配方的人，那些反對派人士相信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我們組織的社會和政治力量，主要存在於我們的人民的鬥爭和動員之中。可是，它只能通過政治的對抗，和爲了這個對抗把它自己組成爲有支配性的力量，這個工人黨是重要的和最有價值的工具。

緊迫的任務

工人黨和它所聯合的其他黨派的迫切任務，是開始一個全國性的爭論，以合法的首創精神結束改選的政治改革，籌集競選運動的公共資金，和實行對黨的忠誠。控制不審慎地利用民意測驗和訊息工具也是必要的。無論如何，要幫助加強工人黨宣稱所代表的巨大社會成份的民主覺醒，那些改革選舉程序的措施是不夠的。它只能通過積極的數百萬人的政治參與去爭取公民的權利，打斷那罪惡的統治制度所連結起的貧困和排擠的鎖鍊。通過市政公共機構，工人黨已經促進人民大眾的參與。參加預算，和其他的首創精神，是提高政治意識的學校和對民主的確認。

（楊萍節譯自《國際觀點》2001年2月號）

註釋：

- <1> PSDB（巴西社會民主黨），是現任巴西總統卡多索的黨。PEL（自由陣線黨）起源自軍事獨裁的舊黨，是社民黨之外的卡多索重要支持者。PMDB（巴西民主運動黨）根源於軍事獨裁期間的合法反對派；它支持卡多索，且是他的政府一部份。
- <2> PC do B（巴西共產黨），前毛派，以前親阿爾巴尼亞，逐漸質疑它對斯大林主義的忠誠。它在1989、1994和1998年總統選舉中都支持「盧拉」競選。
- <3> PSB（巴西社會黨）是帶有社會民主派左傾形象的小黨。它支持「盧拉」在1989、1994和1998年的總統競選。
- <4> PDT（民主工黨）是以民粹主義爲中心的左派，由里安奴·巴拉素拉領導，親社會黨國際。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四)

曼德爾著 兆立譯

四

托洛茨基在這個問題方面的活動，不止是理論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是組織性的。就是因為這點，才解釋官僚層和斯大林個人對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義的日益增大的敵視和稍後的有妄想狂傾向的仇恨。

官僚層以它自己的方式來了解托洛茨基的分析和建議的意義。他們之中許多人，特別是斯大林，小心地研究托洛茨基的著作。但是，這個官僚層非常講究實際，對理論毫無興趣；它在智識上、文化上越來越變成爲一個落後層份。〈21〉他們所怕的是，托洛茨基——及他在左派反對派中的“核心力量”——已經準備好，不但爲他的思想而戰鬥，而且爲這個目的先在黨內把工人階級共產黨員和青年組織起來，然後在蘇聯社會中把所有潛在的具有反對思想的工人和青年組織起來。

官僚層和斯大林都知道，他們所對付的是有經驗的布爾什維克激進份子。好多人曾受到內戰的鍛鍊，好多人是從非法活動時期來的“老布爾什維克”。他們能夠與工廠中有批判力的工人、有批判力的學生、管理部門中有批判力的官員，建立聯繫。他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冒險主義，更不必說恐怖主義了。他們的目標是，在將來的某一天，如果工人階級再度活躍起來了，他們希望能夠成爲吸引更多廣大層份共產黨員的中心。官僚層把這件事看成爲能夠威脅他們的主要危險。〈22〉他們的恐懼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就是這個恐懼，才在很大程度上解釋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者對托洛茨基主義的心神不寧。

在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鬥爭中，將他的活動擴張到黨員以外去，並不是他輕易作出的一個決定。一直到他被黨排除出去的時候，他幾乎沒有考慮到這件事情。這種自我限制的理由，並不是對於黨內的官僚壓制有什麼低估。而是由於他的被經驗所

證實的信念：黨仍然是由數以萬計的忠實共產黨員所組成，並不只是包括腐敗的一味追求名利的人。這些共產黨員遲早會認識到斯大林派、蘇維埃官僚層和蘇維埃熱月反動的真實性質。〈23〉歷史倒證實了托洛茨基這個觀點的正確性，但是並沒有按照他所假設的進程發展。

這個只在黨內進行工作的決定，主要是從一個對蘇聯工人階級的情況的客觀分析而來的。托洛茨基確信，群眾運動的衰落是深刻的，會延續一段長時間的。只有共產主義者先鋒隊對這個過程進行正確的干涉，才可以在短期或中期內停止這個普遍的衰落。將政治活動集中在黨內，就是從這個分析邏輯地推衍出來的。托洛茨基也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不管黨內民主的壓制，甚至左派反對派的建議的某些部份得到有限度的接受，也可能帶來黨的正式路線的改變。這些改變會保護蘇聯國家，使之脫離嚴重的危險，因為這個國家的存在，托洛茨基一定要繼續不斷地加以充分的保衛的。

因爲這點，爲了能夠留在黨內，左派反對派才準備作出策略上的後退。爲了原則性的理由，他們也準備接受在列寧主義意義上的民主集中制的規則，換句話說，忠誠地實行黨大會的多數決定，但不放棄他們自己的觀點，不放棄在下一輪的討論中保衛這些觀念的權利。

就是這個全面的觀點，才解釋爲什麼托洛茨基除了進行影響、組織工人階級的鬥爭之外，嚴格地反對任何方法的“爭取權力的鬥爭”。在1920年代，許多人不知道這點，只把托洛茨基看成爲拿破崙角色的潛在候選人。在1930年代，以及在開放（Glasnost）開始以後，也有一些人把托洛茨基之拒絕贊成任何其他方法，看成爲一個錯誤（例如傑米切夫教授在伍帕塔爾托洛茨基專題討論會上）。托洛茨基曾對這個問題清楚地解釋了他自己的立場：

“爲什麼托洛茨基在當時不用軍事機構來反對斯大林？”這個非常流行（及非常天真）的問

題，是世界上最明顯的證據，證明提問者不能或不要深思蘇維埃官僚層對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勝利的一般歷史原因……。

至於軍事機構，它是官僚機構的一部份，在性質上與它沒有什麼不同。只要說出內戰期間紅軍吸收了數以萬計前沙皇軍官就夠了……。在頭五年中，這些軍、政幹部，在先進工人們的直接壓力和監督之下，執行了他們的工作。在殘酷的戰火中，甚至不可能有軍官佔有特權位置的問題：特權這個詞，已從詞彙中擦掉了。但是，就在勝利已經爭到、局勢向和平轉變之後，軍事機構企圖變成整個官僚機構的最有影響力最有特權的部份。唯一會依靠軍官們來抓權的人，就會是某些準備比軍官階層的胃口走得更遠的人，那就是說，會為他們保證優越的地位、給他們晉升、勳章的人，也就是說，會在一次行動中做到斯大林主義官僚層在以後的十至十二年中慢慢做到的事情的人。毫無疑問的是，毫無困難地、甚至不流一滴血地實行一次反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等人的派系的軍事政變會是可能的；但是任何政變的結果就會是加速左派反對派所抗爭的這個官僚化、拿破崙主義的旋律。

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們的任務，就其本質來說，不是依靠軍事官僚制度來反對黨的官僚制度，而是依靠無產階級先鋒隊和通過它來依靠人民大眾，並且掌握整個官僚制度，剷除它的不良份子，保證工人們對它的警戒的控制，將它的政策帶回革命國際主義的軌道上。……毫無疑問，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們的旗幟團聚了數以萬計的最優秀的革命戰士，包括軍人。先進工人們同情反對派，但是那個同情仍是被動的；群眾不再相信，局勢能夠輕易地被鬥爭所改變。
<24>

在這個時候，即在托洛茨基被黨開除以前不久，他在工人、兵士中間所得到的支持和同情的程度，可由美聯社駐莫斯科記者威廉·雷斯威克的以下報告中看出：

1926年秋天，莫斯科蘇維埃召集了一次反對英國威脅要抵制蘇聯港口的示威集會。……黨和國家最出名的領導人們集合在主席台上，除了托洛茨基之外大家都參加了。但是，他的名字卻在每個人的嘴唇上，而且清楚的是，參加這次集

會的人群是來向前軍事人民委員歡呼的。自從他被降職為租讓人民委員以來，他尚未在公共場合出現過。……

在一個非常晴朗的下午五點鐘左右，這個大會在托洛茨基缺席下正式開始了。……演講者一個接一個來到講台前，讀他們的演說詞，接受不熱烈的鼓掌。主席台上的領導人物有賴可夫、斯大林、葉努基澤、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盧納恰爾斯基和布哈林等人。除了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每個人都講了話。……但是聽眾們卻奇特地平靜……。

接著，在加米涅夫演說中間，一陣遠方的呼嘯聲從開著的窗口傳了進來。它越來越響，像即將到來的暴風雨的雷。加米涅夫的演講聲完全給蓋住了。當他站在那裡、無望地做手勢時，托洛茨基走上主席台。大廳頓時被轉變為人群嚎叫、湧動和尖鳴的地方。人們站到椅子上，兵士、水手們拋他們的帽子到空中。他們高叫、大笑和向他們的偶像拋響了十五分鐘以上。<25>

一年以後，願意公開地在莫斯科表示支持反對派的人數少很多了，但是仍是相當多的。托洛茨基、左派反對派不再將他們的鬥爭限制在黨內，是因為官僚壓制的質的增加使這個內部鬥爭不可能繼續了。<26>十月革命十週年紀念日，反對派在莫斯科舉行了一次公共示威遊行，在被斯大林逼到自殺的越飛的葬禮上，又有一次群眾集會。<27>當斯大林違反了列寧主義的關於出版反對派政綱的規範，反對派企圖用非法的印刷機構來印出他們的觀點。在這一一切的活動中，他們嚴格遵守反對官僚層的政治運動與敵視國家的活動之間的界線。在他們反對官僚層的鬥爭中，他們完全反對使用任何恐怖主義的方法。<28>

組織的壓力導致反對派將其政治活動擴張到黨外去。不過，這個組織的壓力只是引起這個路線改變的因素之一；其他的因素是一個有關蘇聯社會所面對的眾多危險的政治決定。<29>當時的官僚層正在取消十月革命的基本收穫，特別在上層結構，但不只在那裡。鎮壓正在增加，而且不只針對反對派，也針對工農群眾。官僚層的推翻，漸增地變為蘇聯存或亡的問題。它不能夠用改革的方法來實現；它需要一次新的革命。但是，新革命需要新革命黨。從1933年春天開始，托洛茨基放棄了反對派只在老黨中建立一個派別的觀念。<30>現在的新路線是朝向建立一個新的

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政黨。至於這個路線改變是否來得太遲，現在反斯大林主義歷史學家仍有不同意見。

五

法國的熱月反動，使人了解到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的一條更一般的規律。它不是一個兜圈子的運動，像維科及其他悲觀主義者所爭辯的，社會像行星一樣，依據它的軌道，回到原來位置。（原先“革命”這個詞的確有這個天文學的意義，但是，真正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經驗，導致不回到現狀的徹底轉變這個近代觀念。）根據前面所說的，一個反革命可以被看成爲政治性的，如果它不牽涉到回到社會的起點。1640年英國革命所恢復的君主制，並不意味半封建社會的恢復。君主制在法國大革命之後恢復，首先在拿破崙的統治下，然後在波旁家族的統治下，並不意味著倒回大革命前的舊制度。黑人在美國內戰後、在政治上的解放之後不久，在美國南部各州中所遭受的種族隔離制，並不意味著奴隸制的重新引進。〈31〉托洛茨基和反對斯大林獨裁制的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就自問：這也適用於蘇維埃熱月反動嗎？

托洛茨基從來沒有偏離對這個問題的肯定答覆。對他而言，蘇維埃熱月反動是在社會生活各領域上的一個日益嚴重的倒退，但是並沒有倒回資本主義——私人或國家資本主義。由十月革命所創立的新社會經濟基礎大致上還保持著。這個社會經濟基礎具有歷史上進步的性質，必須受到蘇聯和國際的工人階級無條件的保衛，反對任何資本主義復辟的企圖，特別是在與帝國主義國家交戰的時候。〈32〉托洛茨基也確信，如果蘇聯被拉入世界大戰的話，這就會是蘇聯工人階級的態度，不管他們怎樣痛恨官僚特權。歷史證實了托洛茨基的這個預斷，也證實了他的蘇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戰爭會是正義戰爭的判斷。〈33〉

這並不意味，托洛茨基不知道在生產關係中類似的退步傾向。在1930年代初期開始的、對工農們的大規模鎮壓，對經濟增長，也有災禍性的後果。這也必須加以抗爭。在這個意義上，托洛茨基的“政治革命”的觀念，不純粹是政治性的，換句話說，不只是針對上層結構。對他來說，它也包含了許多社會——經濟的因素。〈34〉“政治革命”這個名詞，在這個意義、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被證明是正確的，那就是說，即將到來的“第二次革命”，並不是要更換

由十月革命所創立的新社會——經濟基礎，而是會根據歷史潮流——勞永逸地鞏固它，讓它有史以來第一次充分地、積極地發展起來。〈35〉

許多斯大林獨裁制的非資產階級批評家，以及他們的數目不少的支持者，〈36〉曾經批評托洛茨基的這個判斷。他所提供的不同立場——國家資本主義、“新階級”和“官僚集產主義”——仍然吸引到人們的支持。〈37〉這些理論當然是在小資產階級、社會民主黨圈子中唯一可接受的理論。由於斯大林主義政權在東歐的崩潰，加上它們朝向復辟古典、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的傾向，這些理論已經失去了許多昔日的吸引力。可是，托洛茨基的官僚化工人國家的理論，也就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過渡社會的理論，可就不同了，因為它明確地包括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38〉

托洛茨基認為，官僚層的專政是一個歷史過渡現象。這種現象，至少在長期中，會無可避免地導致資本主義的復辟，如果在這種復辟發生以前它不被工人權力、蘇維埃民主的恢復所取代的話。可是，會議（蘇維埃）民主，不能夠靠官僚層的自我改良來爭取，只能靠真正的從下而來的革命。（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描述了這樣一種革命的實際的綱領。）當蘇聯無產階級的群眾行動向上升級的時候，這個無產階級與官僚層之間的力量關係，就會使這個革命不需要武裝暴動，而會類似於一種外科手術行動，“切除一個惡性生長物”。〈39〉

前面的一章已經指出，對托洛茨基而言，蘇聯的階級性質的問題，是與國際階級鬥爭的問題連在一起的。他對“這個蘇聯是什麼？”這個問題不馬上用一個簡單的“是或不是”、百分之一百紅的或百分之一百黑的來回答，是與國際階級鬥爭的僵局有關。只有當這個僵局得到這樣或那樣的解決的時候，蘇聯的命運才會得到解決。托洛茨基在反對將蘇維埃官僚層定性爲新階級時，著重這個階層的寄生性質。他說，至少就它存在的一段時期而言，與每一個其他的統治階級不同，它在歷史上是沒有起進步作用的。就這一點而言，今天絕大多數蘇聯人民與托洛茨基的觀點相同。

（未完待續）

註釋：

<21>這對於以戈爾巴喬夫為政治代理人的“現代技術官僚”明顯地不再是事實。

<22>一個例子是M·柳京。他起初熱烈地支持斯大林派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及其他反對派組織。可是，他在1928年春天改變方向。他沒有被選進中央委員會，也失去了莫斯科地區黨書記的職位。到了1930年秋天，他被開除出黨。他於是組織了一個“非法的”共產主義組織，叫做蘇聯馬列主義者同盟。他發表了一篇很長的宣言，控訴斯大林在1923-24年已經準備了“霧月十八日”。雖然這份宣言也批評托洛茨基，它卻包含了一段對他的人品及他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寬宏大量的贊揚。它同時包含了對官僚體制及它的特權的嚴厲攻擊。斯大林的反應是要求死刑。見1990年5月27日的法文版《莫斯科新聞》對柳京事件的報道。Pierre Broue對賴可夫斯基在西伯利亞流放時的活動發表了一連串有趣的文件（關於托洛茨基的筆記本，第52號1944年1月，第53號1944年4月）。

<23>在1927年9月27日將托洛茨基開除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程序中，所給的理由，不但是違反紀律（在“反蘇特務”之幫忙下設立“非法印刷機構”），而且明確地是他與左派反對派的關於蘇維埃熱月反動、機關的墮落和“委任共產國際領導人”的措施等等的觀點。開除決議案的全文是由Octavio Rodriguez Araujo和Paulina Fernandez在1990年8月20日的墨西哥報紙《Perfil de la Jornada》〔簡譯為《每日新聞》〕上首次在西方發表。這全文是從1927年10月1日的真理報上轉載來的。

<24>“斯大林怎樣打敗反對派？”（1935年11月12日），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1935-36年》，紐約1977年，第172、175頁。

<25>引自《Leo Trotski 1879-1940. In den Augen von Zeitgenossen》〔《托洛茨基1879-1940年。在同時代的人們的眼中》〕，漢堡1979年，第112-113頁。

<26>斯大林在1927年8月1日的中央委員會、中央管制委員會的全會上宣稱：“這些幹部只能用內戰來清除”。他們不能夠被黨大會的自由選舉所“清除”嗎？在第十五次黨大會上，人們（用完全非民主、非列寧主義的方式）要求反對派不但應受紀律的約束，而且要違背他們自己的信念來宣佈他們的觀點是錯誤的。托洛茨基當時（1927年11月14日）已被黨開除。

<27>越飛及其葬禮時的集會，見Isaac Deutscher〔伊薩克·多依徹〕的《被解除武裝的先知》，牛津1970年，第380-384頁。

<28>托洛茨基於1934年12月28日在他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層與基洛夫暗殺案》一文中寫道：

只有把希望寄託在傻瓜上的政治騙子們才會試圖把尼科拉耶夫與左派反對派連結起來，即使只是假借在1926-27年存在的季諾維也夫集團的名義。共產主義青年的這個恐怖主義組織不是左派反對派培養的，而是官僚層及其內部的腐敗所滋養成的。個人恐怖主義就其本質而言是由裡往外翻的官僚主義。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這個規律不是昨天才發現的。官僚主義對群眾沒有信心，所以試圖以它自己來代替群眾。恐怖主義也是這樣的；它想要群眾快樂，但是不要他們參加。

今天，在蘇聯的人幾乎大家都同意，基洛夫的謀殺，不是什麼青年團體所組織的，而是由斯大林本人所組織的，一方面是作為這個大整肅的一個藉口，另一方面是報復基洛夫在第十七次黨大會上選舉中央委員時所得的票數比他多。Roy Medvedev曾報道說，卡加諾維奇在斯大林的指令下偽造了官方記錄。見Roy Medvedev的《讓歷史來判斷》，牛津1989年，第332頁。

（29）在左派反對派領導層之內，有一個派系（普列奧勃拉仁斯基、拉狄克、斯米爾加、皮亞塔科夫）不同意這個判斷。他們後來投降了斯大林。

<30>托洛茨基多年的秘書，吉恩·范·赫耶努爾特，回憶起托洛茨基在1933年7月初講的話：

一直到4月，我們還主張在除了德國以外的所有國家改革共產黨，而在德國，我們主張組織一個新黨。現在，我們可以採取一個對稱的立場，即是在除了蘇聯以外的所有國家建立新黨，而在蘇聯仍然主張改革布爾什維克黨。——吉恩·范·海耶諾特的《跟隨流放中的托洛茨基，從普林基博島到考約奧岡》，坎布里奇MA 1978年。

托洛茨基在1933年7月20日用Gussev〔古斯謝夫〕為筆名寫了一篇文章，“不可能與馬努易斯基、洛佐夫斯基等人留在同一國際了”，也主張在蘇聯成立一個新政黨。見《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紐約1972年，從第17頁開始。

<31>見Herbert Aptheker所編的《用文件組成的美國黑人史》，紐約1968年，第2卷。

<32>托洛茨基向與蘇聯結盟或敵對的國家的工人們建議的策略是在他的《戰爭與第四國際》（1934年6月10

日)中。見《托洛茨基文集, 1933-34年》, 第315-316頁。

<33>納粹們計劃在東歐實施的集體謀殺(所謂東方總計劃即意味著一億人的死亡), 後來被以一種在1933年根本沒有想到的方式來替這個政策辯護。

<34>托洛茨基在其《被背叛的革命》(紐約1972年)一書的第288-290頁中討論政治革命的“社會面貌”。他說: 這個革命將會改變“管理經濟的方法。……在工業中引進民主意味著徹底改革計劃, 以符合勞動者的利益。自由討論經濟問題將會減少官僚錯誤和曲折反覆的無謂費用。……“資產階級分配模式”將會限制在嚴格必需的範圍之內。”見《被背叛的革命》, 第289頁。

<35>戈爾巴喬夫也在他的《Perestroika》〔《改革》〕一書中替這個觀點辯護。社會學家 Tatyana Zaslavskaya 將她的書名定為《第二次社會主義革命》(倫敦1990年)。

<36>特別是 Viktor Serge 和 Carter、Burnham 這兩位美國人從1937年開始, Schachtman 從1941年開始, 英國托派 Tony Cliff 從1947年開始。

<37>“新階級”論最出名的支持人是南斯拉夫人 Milovan Djilas〔吉拉斯〕, 大家可從我〔曼德爾本人〕的《權力與金錢——論官僚層》(倫敦1992年)一書中找到對這些理論的批評。

<38>托洛茨基在1933年10月寫道:

官僚主義繼續無阻礙的發展, 必定會導致經濟、文化發展的停頓, 非常嚴重的社會危機和整個社會的向下滑落。但是這就不但會意味著無產階級專政的崩潰, 而且意味著官僚統治的結束。代替工人國家的, 將不會是“社會官僚的”制度, 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上文引自《托洛茨基文集, 1933-34年》中的《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質》一文(第115頁)。官僚層自我改良的論點得到了多依徹和 Moshe Lewin 的支持。托洛茨基有一個“從下面來的壓力——分化, 與從上面來的改革——政治革命”的辯證的交互作用的觀念。我在我的《Beyond Perestroika》〔暫譯為《超越了改革》〕(倫敦1989年)一書中廣泛地討論了這個問題, 特別是在第12章“改革與社會運動的辯證關係”。

<39>《托洛茨基文集, 1933-34年》, 第118頁。

《十月評論》代售下列書籍

第四國際簡史	法蘭克著	14元
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	格瓦拉著	20元
匈牙利悲劇	弗萊雅著	8元
1968年法國革命	南燦譯	18元
鄭超麟回憶錄	鄭超麟著	20元
雙山回憶錄	王凡西著	20元
我的回憶	陳碧蘭著	30元
記尹寬	鄭超麟著	40元
馬克思主義與第四國際	曼德爾著	3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一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二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三卷)	兆立譯	40元
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傳)3卷集	多伊徹著	100元
從蘇聯歸來	紀德著	12元
史事與回憶(3卷集)	鄭超麟著	20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一卷)	劉家良等著	3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二卷)	曼德爾等著	30元
香港的前途與社會主義運動	新苗	10元
論基本法與政制改革	新苗	10元
香港人的出路: 爭取民主收回主權	新苗	10元
八九民運的回顧與前瞻	新苗	10元
從官僚社會主義到官僚資本主義	向青、劉宇凡著	70元
論中國官僚社會主義	向青著	40元
台灣人民怎樣選擇	新苗	20元
新婦女論	柯俞泰著	54元
苦口詩詞草	謝山著	30元
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	曼德爾著	8元
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諸問題	曼德爾著	30元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導論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經濟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社會和經濟	曼德爾著	20元
關於過渡社會的理論	曼德爾著	10元
晚期資本主義	曼德爾著	45元
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	曼德爾著	24元
托洛茨基文集	托洛茨基著	40元
斯大林評傳	托洛茨基著	30元
托洛茨基自傳	托洛茨基著	25元
被背叛的革命	托洛茨基著	40元
過渡綱領	托洛茨基著	9元
論蘇聯的國家性質	托洛茨基著	22元
蘇聯的歷史大冤獄	托洛茨基著	5元
文學與革命	托洛茨基著	25元
十月教訓	托洛茨基著	10元
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	托洛茨基著	5元
論學生與知識份子	托洛茨基著	3元
熱月反動	托洛茨基著	3元
新路向	托洛茨基著	5元
流亡日記三種	托洛茨基著	5元
戰爭與第四國際	托洛茨基著	5元

The pros and con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Zhang Kai

After 15 years of negotiation, and making maximum concessions to WTO members, China eventually gained accession to the WTO. The mass media in China was filled with euphoria. However, let us take a close look at some of the facts revealed by the press in order to come to some assessment of the pros and cons of China's accession.

The editorial of the Hong Kong Wen Hui Bao, on the day following China's accession, wrote that this implies China will enjoy multi-lateral, steady and unconditional most favoured nation treatment, defend China's state interests, and prompt China's accelerated economic systemic reform and restructuring. This will also imply China's marke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editorial ended with the phrase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ll rise above all obstacles".

The sector that may benefit most from the accession is textiles. The USA, EU, Turkey and others will formally cancel all quota restrictions on China's textile exports by 2005. Next to that is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The World Bank gave an optimistic estimate of China's annual economic growth to be 2%. Niu Wenyuan, Chief Scientist of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Strategy Division of the China Academy of Sciences, estimated that in the next five to ten years, about 30 to 40 million jobs will be created.

However, there are worries about possible severe impacts on agriculture, state enterprises and current product quality. With China drastically reducing tariffs on imports, foreign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goods may be dumped into China, creating serious difficulties for Chinese products to compete. It is estimated that in the four years starting from the beginning of 2002, the overall level of tariffs on industrial goods will drop from 15.3% to 12%. The decrease will affect over 70% of tariff items, and low tariff items (lower than 10%) will increase to about half of all items. The average tariff rate for over 300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will be reduced to about 5%, of which over 100 items will be tariff-free. By 2005, there will be further drastic changes, and items with tariff over 25% will be reduced by half from now, and constitute less than 5% of all items. The general tariff rate will go below the average level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9-10%). The tariff for automobiles will go down from the current 70-90% to a standard 25% by July 2006. This will create much pressure on the domestic automobile industry.

It is also estimated that with such competition and with th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tens of millions of workers

will be laid off. The impact on peasants will also be serious. Take soya bean as example. The price of imported soya beans is lower by 15-20% compared to domestic products. The tariff rate is only 3%.

According to the tariff agreement, China will by stages reduce tariff on agricultural products starting from January 2001. By 2004, the average tariff rate on imports will be reduced from the present 20-30% to 14.5-15%. By 2006, the quota on certain import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soya oil and vegetable oil will be cancelled, and all tariffs will be uniformly reduced to 9%. The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of the USA commented that US farmers will immediately benefit from exporting agricultural goods to China, and it is estimated the annual increase will be USD 2 billion. It is also believed that more peasants will be transferring to the urban or industrial sector.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surance will be the two major sectors that will be open to foreign capital. Related ordinances restricting their operation by foreign capital have been removed. That means China could be attracting more foreign capital and investment, providing the ground for activity by global capitalism. Maj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ll also be restructured and shares will be sold to foreign investors. Statistics show that by the end of 1999, 81%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been corporatiz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operating mechanisms of two-thirds of smal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been changed through shareholding system, joint capital ventures, sale or bankruptcy.

There are also orientations towards privatization of land ownership through the idea of "operating agriculture by science and education". This could allow limited transfer of land use rights from individual peasants to corporations.

There have obviously been differences of views concerning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which is why the Premier Zhu Rongji, in a meeting on Dec 9, stressed that "all levels of leadership should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ccession to the WTO, and unify all opinions under the central leadership's policies." It is also expected that the masse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will resist the adverse impacts on their work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 with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and further concessions to the for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More resistances, protests and organization will inevitably follow.

25 December 2001

HONG KONG

- 2 The election campaign of the SAR Chief Executive Zhong Ming
5 From direct election of SAR Chief Executive Zhen Yan
6 Government is duty bound to address people's difficulty Wei Bo

TAIWAN

- 8 On Taiwan's legislative election Jun Xing

CHINA

- 10 The pros and con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Zhang Kai
13 Three documents and the problems facing the CCP Zhang Kai
15 Beijing supplies coolies for Capitalism C.Pottins

SPECIAL ON US AGGRESSION IN AFGHANISTAN

- 16 Foreword *October Review* editorial board
16 Voice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r) Wei Yan
18 U.S. government prepares for war on civil liberties M.Schreiber
20 The terror of racism unleashed by 9.11 N.Sharma
21 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 National Office of 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 Inc.
22 Social justice against terrorism (U.S.)Solidarity
23 "We are fighting a dual war" S.Bhatti
24 Afghan left appeals for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tr) Shi Dan
24 Stop the imperial aggression in Afghanistan Fourth International United Secretariat Bureau
25 Act of vengeance against a whole people IEC of Fourth International
27 Imperialist hands off Afghanistan *Socialist Outlook*
29 Western bombing fuels terrorism *Workers' Struggle*
30 On terrorism Zhao Jing
31 War is good for business M.Chossudovsky

INTERNATIONAL

- 32 Israel wants to destroy Palestinian economy L.Mair
33 Seattle, Quebec to Genoa, a new mass movement Tian Yau
36 Globalization and women (tr) Wei Yan
37 Global Warming Conference ends in failure M.Livingstone
39 Doubts linger over world economy A.Kilmister
41 Mass unemployment and government policy Takashima Yoshikazu
41 Working right is a basic human right Zhao Jing
43 EU enlargement to the east: what left alternative? C.Samary
46 Capitalism versus social needs D.Maxime
49 Moldavia since the red president Xiao Jun
51 Reports from Kazakhstan Xiao Jun
52 The Greek left today G.Mitrallias
53 Political turmoil in Indonesia (tr) Tian Yau
54 Philippines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H.Tobongbanwa
58 Review on *The Starved Souls* Hirai Junichi
59 PT victory surprises right H.Halena. B.Bastas
61 Trotsky as alternative (4) E.Mandel

ARTICLE IN ENGLISH

- 66 The pros and con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Zhang Kai



目錄

香港	2	從董建華的競選工程談起..... 仲明
	5	反對小圈子跟指定推選，爭取一人一票普選特首！..... 振言
	6	紓解嚴重民困 港府責無旁貸..... 微波
台灣	8	台灣立委選舉結果的意義和影響..... 軍行
中國	10	再論中國加入世貿的利與弊..... 張開
	13	從三份文件看中共面對的內外交困..... 張開
	15	中國輸出廉價勞工往以色列..... 保庭斯
美帝侵略 阿富汗 特輯	16	美帝侵略阿富汗特輯前言..... 《十月評論》編輯部
	16	美國人民的呼聲..... 蔚然輯譯
	18	美國政府向公民自由權利宣戰..... 施來伯
	20	9.11事件引發種族主義恐怖..... 沙瑪
	21	越戰退伍軍人組織就9.11襲擊的聲明..... 史丹譯
	22	用社會公義反對恐怖主義..... (美國)團結社
	23	阿富汗革命勞工打雙重戰爭..... 巴蒂
	24	阿富汗左派呼籲國際捐助..... 史丹譯
	24	帝國主義停止侵略阿富汗！..... 第四國際統一書記局
	25	反人民的軍事復仇行為——阿富汗戰爭的分析..... 第四國際執委會
	27	帝國主義者必須從阿富汗撤走..... (英國)《社會主義展望》社論
	29	西方的狂轟濫炸只能助長恐怖主義..... 《工人鬥爭》
	30	論恐怖主義..... (來論)趙京
	31	誰說戰爭是好事！..... 車蘇多夫斯基
國際	32	以色列要摧毀巴勒斯坦的經濟..... 梅爾
	33	從西雅圖、魁北克到熱那亞——一個新興的群眾運動..... 田友
	36	全球化與婦女..... 蔚然輯譯
	37	「地球氣候變暖」會議以失敗告終..... 利文斯頓
	39	恐慌籠罩世界經濟..... 基米斯特
	41	大量失業與小泉政權的破壞僱用政策..... 高島義一
	41	勞動權是一項基本的人權..... (來論)趙京
	43	歐洲聯盟要擴大到東歐去，左派的對策是什麼？..... 沙瑪利
	46	資本主義與社會需要對立..... 馬克西姆
	49	摩爾多亞：紅色總統上台以後..... 肖軍
	51	來自哈薩克斯坦的報道..... 肖軍
	52	團結起來 消除分歧——希臘左派現狀分析..... 邁特拉利亞斯
	53	印尼的政治動盪..... 田友輯譯
	54	菲律賓局勢的發展及其前景一瞥..... 塔邦班瓦
	58	藤原彰《餓死的英靈們》讀後感..... 平井純一
	59	巴西工人黨的勝利震驚右派..... 巴斯托斯
特譯	61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四）..... 曼德爾
英譯	62	The pros and con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Zhang Kai